

26

中国秘史

北朝秘史

(上)

[清]杜纲 著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 | 1 |
| 第 二 回 |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 | 7 |
| 第 三 回 | 改旧制胡妃免死
立新君高肇遭刑 | 13 |
| 第 四 回 |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 | 19 |
| 第 五 回 | 怒求婚兰春受责
暗行刺张仆亡身 | 26 |
| 第 六 回 | 谐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怿上蒸 | 33 |
| 第 七 回 | 幽母后二贼专权
失民心六镇皆反 | 40 |
| 第 八 回 | 太后垂帘重听政
统军灭贼致亡身 | 47 |
| 第 九 回 | 骋骑射沃野遇仙
迫危亡牛山避寇 | 54 |
| 第 十 回 | 五原路破胡斩将
安亭道延伯捐躯 | 60 |
| 第 十 一 回 | 天宝求贤问刘贵
洛周设计害高欢 | 67 |

第十二回	剪劣马英雄得路 庇幸臣宫阙成仇	74
第十三回	赐铁券欲图边帅 生公主假作储君	81
第十四回	内衅成肃宗遇毒 外难至灵后沉河	88
第十五回	改逆谋重扶魏主 贾余勇大破葛荣	96
第十六回	魏元颢长驱入洛 尔朱荣救驾还京	103
第十七回	赵嫔无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泄群谋	111
第十八回	明光殿强臣殒命 北中城逆党屯兵	118
第十九回	战丹谷阵亡伯凤 缩黄河天破洛阳	125
第二十回	救帝驾逢妖被阻 战恒山释怨成亲	132
第二十一回	尔朱兆晋阳败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139
第二十二回	立广陵建明让位 杀白鹞高乾起兵	146
第二十三回	假遣军六镇愿反 播流言万仁失援	153



第一回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

粤自炎汉之末，天下三分，曹操跨有中原，孙权雄据江东，先主偏安西蜀，鼎峙者数十年。司马氏兴，篡魏，灭蜀，吞吴，四海一统。晋武帝崩，惠帝继立，庸懦昏愚，贾后乱政，诸王日寻干戈，遂成五胡之乱。刘渊称汉，李特号蜀。刘曜继汉而称前赵，石勒灭曜而称后赵，前秦则符氏，后秦则姚氏，西秦则乞伏国仁，燕则前有慕容游，后有慕容垂，西为慕容冲，南为慕容德。其后冯跋据昌黎，又称北燕。凉亦分四，前凉张轨，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西凉李萇，北凉沮渠蒙逊。而赫连勃勃据朔方，国号大夏。晋之子孙在北者，屠灭殆尽。惟琅驩王睿，系宣帝曾孙，相传其母夏侯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当日见中原大乱，遂同西阳王猷等，渡江南来，众遂奉之为君。延西晋之统，而弃中州于不问，一任五胡云扰，互相吞噬。于时拓拔珪兴于代北，改代称魏。乘燕慕容氏衰，南取并州，东举幽、冀，国日以大。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帝位，建都平城，是为道武皇帝。道武殂，明元帝立。明元殂，太子焘立，是为太武帝。其时诸邦皆灭，惟北凉、北燕、夏三国尚存。太武悉平之，除却东南半壁，中土皆为魏有。太武殂，延及文成、献文，国家无事。孝文即位，宽仁慈爱，精勤庶务。以平城地寒，迁都洛阳，改称元氏。性好读书，善属文，诏策皆自为之。好贤乐善，百姓皆安，天下大治，魏世称为极盛。使承其后者克肖其德，则魏业之隆，可传之千世万世，何至一传而后，奸雄并起，遂成高氏、宇文氏篡夺之祸哉？贾子曰：“天下大



器也，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语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自古败亡之祸，未有不自朝廷无道始也。

话说魏自孝文帝崩，太子恪立，是为宣武帝。帝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政左右近臣。最用事者，国丈于烈、皇舅高肇。肇又尚帝姑高平公主，与于烈并为领军。手握重兵，权重一时，群臣侧目，虽诸王亦皆畏之。时有咸阳王元禧，系献文帝子，与于烈不睦。见帝宠信他，屡加显职，而身为帝叔，反遭疏忌，深怀怨望。府中蓄养丁壮，招纳四方术数之士。与御前值寝符承祖、薛魏孙，黄门侍郎李伯尚，值阁将军尹龙武，结为死党，专待朝廷有衅，从中举事。一日，帝将驾幸北邙，六军从行。禧谓承祖、魏孙曰：“主上出幸，京师虚弱，汝等为侍驾臣，朝夕在侧，图帝甚易，吾起于内，汝应于外，大事可立成，富贵共之。”二人应诺而去。次日，遂集其党数十人，在城西宅内，同议起兵。尹龙武曰：“主上虽出，高肇、于烈留守，必有严备，府中兵士，何足以济？贸然为之，恐无成而受祸，王宜缓之。”伯尚亦以为不可。于是众皆疑惧，其谋遂寝。

再说帝在邙山，因天气酷热，乃止于山之浮屠阴处，摆设卧具，假寐帐中。值寝薛魏孙、符承祖先预逆谋，而咸阳疑惧中止，却未之知。魏孙见帝睡熟，将利刃藏于衣底，便欲行刺。走至帐下，见帝容貌如神，未敢下手。承祖从后牵其衣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汝何利乎？”魏孙持刀而退。帝开眼见二人密语，形状闪烁，忙即起身。时于烈之子于登，亦司值寝，适至阶下，帝遂呼令执之。随驾者俱到，搜出利刃，将二人背剪，帝亲拷问。二人料难瞒隐，大



呼曰：“非臣敢反，乃咸阳王教臣如此耳！”帝大惊，遂囚二人于幕下。忽御前军士奏报，拿获一人刘小苟，系咸阳亲卒，来告咸阳反状。帝讯之得实，恐京师有变，深为疑惧。于登奏曰：“臣父为领军，必无所虑。”帝乃遣登飞马入京观之。登至京，其父于烈，已下令严备，使登回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足，禧等猖狂，不足为虑。愿帝徐还，以安人心。”帝闻奏大悦，谓登曰：“朕嘉卿忠款，赐卿以忠为名。”于是于登改名于忠。帝遂连夜起驾，五更即抵皇城。入宫后，即着于烈父子，领兵去捉咸阳。

且说咸阳王谋叛不成，心不自安，尚不知事已败露，与两个爱姬申屠夫人、张玉妹宿于洪池别馆。夜半左右来报，有千万马嘶之声，从洪池西北而来。王大惊，知事泄，急上马走。二姬及心腹二三十人，亦狼狈上马，相从而逃。行未数里，两姬在后，已被捉去。从人皆散，单存尹龙武一人。因向龙武道：“今投何处去好？”龙武道：“不如投梁。”盖其时南朝已易四代，正值梁武开基，故龙武劝其南奔。咸阳不应，龙武道：“我生死从王，今追兵已近，奈何？”行至柏坞岭，于烈父子追及，遂与尹龙武一同被执，解至洛阳。帝命囚之华林都亭，使军士守之。时热甚，帝敕断其水浆，咸阳渴闷垂死，侍中崔光见辄怜之，进以酪浆升余，王始苏。

却说咸阳兄弟七人：长孝文、次咸阳、三赵郡王、四广陵王、五高阳王、六彭城王、七北海王。昆弟中，惟彭城王勰最贤。当日闻咸阳反事，不胜悲悼。因在帝前与诸王大臣共议咸阳之罪，劝帝斥为庶人，幽之内省，尽其天年。帝未决，于烈、高肇共奏道：“咸阳无父无君，死罪难赦。”帝



从之，乃命归旧邸，并其妃李氏同日赐死。幽其子女，党叛者皆斩，籍没财产，以赐高、于两家。选其歌姬舞女，充入内廷。有旧宫人感咸阳之恩，作歌悲之，其歌曰：

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
夜宿霜与露。洛水湛湛弥长岸，行人哪得渡。

（歌极古雅）

其歌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闻之无不洒泪。

再说彭城友爱异常，当日不能救咸阳之死，心甚惨戚。后又闻其长子元通逃往河内太守陆秀家，秀不念旧恩，杀之，封首入朝，心益悲痛。故不遇朝谒，终日在府闷坐。一日，有天使来召，入朝见帝。帝赐坐，启口道：“有一事劳卿，卿为朕玉成之。朕大婚三载，尚无子嗣。今闻已故皇舅高偃，有女秀娥，年十六。前日高平公主来朝，称说其女才色兼备，德貌无双。朕欲纳之，烦卿去宣朕意。”彭城知事出高肇，欲图椒房之戚以固其宠，便奏道：“此系文昭皇后侄女，于陛下为表姊妹，不宜充作妃嫔。”帝曰：“此却何害？朕欲遣卿去者，观其色果何如耳。”彭城不敢违，先至肇家，宣达帝意。然后与肇同至偃府。肇令秀娥出见，果然天姿国色。暗想：“此女人宫，必得帝宠。但眼俊眉丰，恐无淑德。况肇非良善，现已恃宠弄权，将来又得内援，必更横行无忌，贻祸国家。”因即起身相别，回奏道：“此女虽有颜色，但轻盈而无肌骨，恐非受福之人。”帝闻奏，遂置不问。肇知之，深怨彭城。一日，帝坐便殿，值寝于忠侍帝。偶言高偃女有美色，彭城言其福薄，不可入宫，朕甚惜



之。忠亦与彭城不睦，因言：“彭城误我主矣，此女美丽如仙，岂无异福？”帝遂决意纳之，便命有司具礼迎入。帝见秀娥芳华淑贤，光采动人，后宫罕有其匹，不胜惊喜。是日，即册为贵嫔，宠冠六宫。于是疑彭城为欺己，益加恩高氏。

且说魏自孝文以来，崇尚佛教，大兴寺院，王侯贵家女子有入道修行者。武安伯胡国珍之妹，在胡统寺为尼，号曰静华真净禅师。以家门贵显，住持山门。国珍夫人皇甫氏，久无生育，于太和十三载，忽然怀孕，生下一女，红光紫气，照耀一室，国珍奇之。有卜人赵明者，密令卜之。赵云：“此女大贵，异日当为天下母，但恐不获善终。”国珍大喜，名之曰仙真。此即武灵胡太后也。后夫人又生一女，名曰琼真。夫人早卒，二女皆幼。净师哀其无母，携仙真人寺抚养。仙真渐长，性质聪明，妙通文墨，圣经佛典，一览便晓，容色更极美丽。净师初欲收之为徒，恐其不了。年十六，送归国珍。时帝以皇嗣不生，引僧道于朔望日在式乾殿广修善事，召集诸王、驸马、宰辅大臣讲求佛典。又斋僧众于广阳门，以求太子。后亦延召女僧，于后宫诵佛求福。国珍妹净师，亦入讲经，于后见其精通佛典，甚加敬重。每入宫，辄二三月不出，朝夕谈论，情意投合。一日，后语净师曰：“师在外，见有良家女子才色兼备者乎？”净师道：“有。”后问：“谁家之女？”净师道：“尼兄国珍之女。年十七，名仙真，才貌德性，世无其偶。”后曰：“汝能引来一见乎？”净师道：“娘娘欲见此女，尼即带着她来见。但宫禁森严，出入恐于未便。”后曰：“汝奉我命，有何干碍？”净师应诺而去。遂到胡国珍家，传述于后之命，欲见仙真，



着她带领入宫。国珍道：“女孩儿家，从未识朝廷礼数，如何见得帝后？”净师道：“侄女自幼聪慧，入宫见驾，断不至于失礼。况有我在，可以无忧。”因向仙真道：“后命难违，定当从姑入见，汝心惧否？”仙真曰：“后犹母也，以女见母，何惧之有？”国珍、净师闻之皆喜。次日，五更起身，遂同净师入宫。宫门上见是净师，往来惯熟，便即放入。净师先至后前奏知，然后带领仙真，跪在金阶，行朝拜之礼，口呼娘娘千岁。于后便命平身，召上赐坐。细看仙真，态度端凝，容颜美丽。启口之间，不但声音清楚，亦且应对如流，心中大喜。仙真初入大内，不敢久留，便即告退。后以明珠一粒赐之，仙真拜谢。内侍送出宫门，自有家人迎接回府。净师亦欲辞出，于后道：“师且莫归，我尚有话与你说。”未识于后所言何事，且听下回细讲。

自古兴亡之机，决于敬肆两端，而女祸为尤烈。盖女一专宠，心神迷惑，邪言易入，政事易弛。外家必至倚宠专权，把朝局弄得七颠八倒，鲜有不败亡者。自三代季世，及历朝以来，往往如是。此书欲言魏之败亡，先叙仙真入宫，如泰山之云，起于肤寸，深得草蛇灰线之妙。



第二回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

再说于后留住净师不放，净师只得住下，启问有何旨意。于后道：“我因皇嗣未生，欲采良家之女，以充嫔御。今见汝兄之女才貌若此，正堪作嫔王家。我当奏知官家，纳之后宫，汝意以为可否？”净师道：“此女蒙娘娘不弃，便是莫大之恩了。但臣兄素爱此女，臣尼不能做主，须与臣兄言之。”于后道：“汝兄胡国珍，亦朝廷大臣，自当待其心肯，方可相召。卿今速回，与尔兄言之。”净师奉了于后之命，即到国珍家来。斯时仙真方归，正在堂中告诉于后相待之厚。忽报净师至，父女接见，两下坐定。净师道：“方才正宫有命，以嫔媵未备，欲选淑女。甚爱仙真德性温柔，仪容俊雅，欲奏知天子，纳于后宫。特命我来作合，未识兄意允否？”国珍道：“后虽宽仁，而高妃正当宠幸，我女入宫，恐终见弃，是误她终身了，窃以为不可。”净师道：“兄不忆卜者言乎？进宫以后，若生太子，贵不可言矣。”因回顾仙真道：“汝意云何？”仙真道：“身为女子，恨不能置身通显，光耀门闾。入宫倘有遭际，亦可荣及父母，此儿之愿也。”国珍见女已允，不好推却，净师入宫复命。

明日，即有天使聘召，国珍只得送女进宫。帝见仙真虽不及高妃之美，而容颜亦复不群，因即拜为充华。后见之，愈加欢喜，拨给宫女十二名，赐居紫华宫。充华自念帝眷若此，朝夕便得承幸，哪知正值高妃得宠之时，帝无心别恋，在宫数月，不得见帝一面。于后不悦曰：“帝若无情此女，吾误之矣。”一日，充华来朝，后命之曰：“今日圣驾必来



吾所，吾邀帝同至汝宫。汝速回去，设宴以候。”充华领命。未几，帝与后果至，充华接驾。帝赐坐于旁，后谓充华曰：“今日驾来，汝不可不做主人。”充华设宴上来，帝与后上坐，身自陪饮。也是充华福至心灵，顾问之际，语语合意，帝大悦。后曰：“闻汝善箫，试吹一曲佐酒。”充华承命，便取出玉箫吹弄，果然声情婉转，余韵绕梁。帝心益喜，留连至晚，不觉沉醉。后命宫女扶帝入寝，谓充华曰：“今夕承恩，小心侍驾。”言毕，起身而去。是夜，充华方沾雨露。至次日，帝始知在充华宫中，追思昨日之事，笑曰：“后真世间贤妇也。”自此充华常得恩幸，六宫闻之，皆颂于后之德，愿其早生太子。未几，后果怀孕，弥月之后，遂生一子。帝大喜，群臣入贺。下诏蠲免粮税，尽赦轻重罪犯，虽谋逆子孙，亦蒙释放。于是元禧之子元翼等，亦蒙放出。彭城哀其孤苦，收养在家。

元翼年已十七，痛遭家变，泣告彭城道：“父死五年，尚埋浅土，愿叔父怜之，如得奏知天子，许以改葬，虽死无憾。”彭城念其孝心，带领元翼入朝，将改葬咸阳之意，乞恩于帝。帝怒曰：“逆臣之子，得蒙赦宥，已邀宽典，何得更为渎奏！”深责彭城。元翼归，见帝怒未息，惧有后祸，遂同元昌、元晔乘间南奔，梁武纳之，封其职如父。边臣以闻，高肇因言于帝曰：“元翼之叛，彭城实纵之。”帝于是不悦彭城。肇又因于后生子，帝宠日隆，高妃无出，惧后宠衰，密使人授计于妃，令其害后母子。

一日，正遇于后诞辰，众妃嫔皆朝贺，后皆赐宴。帝与后上坐，余以次列坐。宴罢，高妃奏帝道：“妾感娘娘大恩，愧无以寿，明日，妾有小酌，欲屈陛下与娘娘，驾临迎



仙宫，以尽一日之欢，望陛下鉴纳。”帝谓后曰：“不可负妃诚意，朕与卿须领其情。”后依帝言，高妃拜谢。明日，帝与后共宴于高妃所，宴后归宫，后胸中若有宿物，忽忽不乐。三日后，对帝泣道：“妾近有疾痛，患莫能救，恐将长别陛下。愿陛下抚视太子，使得长大，妾万幸矣。”言讫遂崩，年仅十九岁。帝甚悲痛，合宫皆哭，众尽疑高妃所害，而不敢言。高妃既害后，微闻宫中人言籍籍，因念太子日后若知，必怨高氏，贻祸不小。适太子有小疾，因密与肇谋，贿嘱御医王显下药害之，太子遂亡。众人共知高氏所为，而帝亦不究。

盖自高妃擅宠于内，高肇用事于外，虽于烈父子，亦不敢与抗也。肇尤忌宗室诸王，每在帝前，百端离间。北海王元祥，为人放荡不节，然无大过。与肇不和，肇谗之于帝，言其党结私人，意在谋反。帝信之，收付大理寺，废为庶人，肇密使人杀之。京兆王元愉，孝文第三子，帝之弟也。性气暴急，却爱文学，招延名士，朝野称之。亦为高肇所忌，进谗于帝曰：“元愉近见陛下丧了王子，喜动颜色，谓以次当授天位。近日大散财帛，招羽党，恐非社稷之福。”又言因瑶姬事，常常怨望朝廷。先是元愉正妃于氏，即于后妹，及愉为徐州都督，纳杨氏女，名瑶姬，容貌昳丽，歌舞绝伦，宠之专房，遂疏正妃，妃怨之，还朝诉之于后。且言瑶姬有子，将来必至夺嫡，恐为所制。后怒，立召瑶姬，责其轻慢主母，恃宠无礼之罪。命将所生子归于正妃抚养，姬不从。后大怒，乃剪其发，幽之后宫普陀寺数月，然后放归。帝因后言，亦屡责元愉，元愉深以为怨，故肇言及之，帝闻不能无疑。即下敕收勘诸王宾客，惟京兆王门下居多。



帝怒，斩其最宠者三人，余皆流徙外郡。召王入内廷，杖之五十，出为冀州刺史。左右亲王，皆不敢救，惟彭城王泣谏曰：“元愉年纪尚幼，留之京中，可加教训，若委以外任，谗间易行。一旦奸人构成其罪，恐陛下不能全手足之爱。”帝曰：“王法无亲，此事叔不要管。朕有一事，欲与叔议。”遂命百官尽退，独留诸王赐坐。帝曰：“朕自于后弃世，中宫久虚。今欲册立高妃为后，诸王以为可否？”彭城谏道：“私门贵盛，非国家之福。妃叔高肇，身为皇舅，又尚主为附马，尊荣极矣。居心不公，屡惑圣聪。若复立其侄女为后，于高氏又增一戚，器小易盈，必不利于王家。愿陛下别选名门，以正坤位。”帝勃然色变，复问诸王。诸王知帝意已定，皆唯唯。盖高妃承宠，帝已私许为后，故彭城之言不入。正始五年七月甲午日，帝临大朝，颁诏天下，册立高妃为皇后，群臣上表称贺。肇因彭城有谏阻之言，益怀怨怒，思有以中之。

再说京兆王元愉，自以无罪被黜，心怀怨恨。又闻高肇数在帝前谗间骨肉，不胜忿激，遂据冀州反。引司马李遵同谋，诈称得清河王密启，云高肇弑逆，天子已崩，四海无主。为坛于信都之南，即皇帝位，改元延平。引兵向阙，以讨弑君之贼。长史杨灵、法曹崔伯骥不从，杀之。邻郡闻其反，飞马入京奏报，帝闻大惊，谓高肇道：“汝言信不诬矣。”遂命都督李平发兵讨之。

先是彭城王曾保举其母舅潘僧固为长乐郡太守，郡属冀州。元愉反，逼之从军。肇便欲借此以为彭城罪，因奏道：“元愉之反，彭城王实使之。现今其舅潘僧固在元愉军中为谋主，彭城将为内应，须先除之，以绝后患。”帝未遽信，



谓彭城叔，先帝尝称其忠，决不至此。肇见其言不行，暗想欲害彭城，必得其私人首告，帝方不疑。乃密诱其手下中郎将魏偃向、防阁将军高祖珍，引入密室，谓之曰：“汝知尔王反乎？与元愉通谋，令舅僧固助逆，帝已知之矣。”二人道：“我大王素忠于国，必无此事。”高肇曰：“汝等罪同反逆，死在目前，尚有何辩？”二人大惧，伏地求救。肇乃曰：“若欲保全性命，当在中书门下，首告彭城反状，不惟免死，且蒙重赏。”二人惧而从之。明日，肇到中书省，二人果来首告。便将首词呈进，奏道：“彭城善结人心，非咸阳可比。今反状已著，若不除之，恐祸生旦夕。昔成王诛管、蔡，亦此意也。”帝尚犹豫，肇又道：“陛下若不忍显加诛戮，托以赐宴，召人宫内，杀之。”帝然其言，乃命设宴麒麟殿中，遍召王叔、王弟，同来赴宴。

是日，彭城王妃李氏正当临产，天使来召，固辞不去。帝不许，连遣二十余使，相属于道。彭城心疑：“何相召之急若此？莫非帝心有变，将不利于我？”遂进别夫人李氏道：“帝命难辞，看来此行，凶多吉少，只怕无复相见之日。”言之泪下。夫人道：“只因吾王谏阻立后，结怨高氏，妾心常怀忧惧。今日此去，倘被暗算，奈何？”正忧虑间，忽报天使又至，彭城遂出外堂。方欲登车，内使又报夫人生下一子，请王入视。彭城重复进房，细看新生之儿，相貌端好，叹道：“儿虽好，恐我不及见儿成立。”随取笔写“子攸”两字命名而出。此子即魏孝庄帝也。于是入朝。帝问叔来何迟，彭城奏道：“臣妻生子，故迟帝召。”帝不语，但命诸王入席，因言今日须当畅饮，以副朕怀，众皆遵旨饮宴。至夜，诸王皆醉，笙歌间作，灯烛辉煌，已是一更时



分。华筵狼藉，乐声将歇，皆谢恩求退，帝传旨诸王都不消回府，即在宫中，各就安处。帝便起驾入宫，二侍者引彭城入中常寺省，床帟衾枕，无一不备。王虽有酒，却尚未醉，倚床独坐。良久，有内侍禀道，时已二鼓，大王该安寝了。彭城宽去袍带，方欲就寝，忽见左护卫元珍领武士数十，手执利刃，持药酒而入。彭城不觉失色，忙问何事。元珍道：“有诏赐王死。”彭城曰：“我得何罪？”元珍道：“帝以王遣潘僧固私通元愉，通同谋反。有王亲臣魏偃向、高祖珍首告，故赐王死。”王曰：“愿请一见至尊，与告者面质，虽死无怨。”元珍道：“至尊那可得见。”彭城叹道：“此非帝心，必出自高肇意。”武士见其迟疑，逼之立饮药酒。又不能即死，武士持刀刺杀之，时年三十三岁。明日有旨，彭城昨夜饮酒过多，薨于禁中。乃以锦褥裹尸，送之归府。朝臣皆为流涕。妃李氏抚尸哭曰：“高肇何仇，害我贤王？”士民闻之，莫不欷歔叹息。帝知人心哀怨，欲掩杀叔之名，诏百官临丧，厚加祭赠，谥曰武宣。以长子嗣为彭城王，拜李氏为彭城国太妃，以慰其心。自此诸王贵戚，莫不丧气，而政权尽归高肇矣，但未识元愉之反，作何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宣武本昏庸之主，又痼于高妃之色，以至不保其骨肉，不保其妻子，可怜可叹。至高肇之献女固宠，嫉妒贤能，小人情状，自然如是。



第三回 改旧制胡妃免死 立新君高肇遭刑

且说京兆王元愉反于冀州，起兵三月，邻郡不附。招集乌合之众，屡次丧败。仅据信都一城，将士尽怀离志。忽报朝廷差都督李平领大兵数万来剿，人人丧胆，谁敢迎敌。大兵一到，把四门围住，架起火炮，日夜攻打。李平见他势已穷蹙。便招他投顺，庶可免死。此时元愉内无良将，外无救兵，看看城破在即，追悔无及，只得纳款军门，以凭朝廷处置。李平兵不血刃，遂拔冀州。捷报到京。帝大喜，诏李平班师，解元愉入京，帝聚集朝臣，议元愉之罪。高肇奏道：“逆愉之罪，过于元禧，当以禧罪罪之。”帝不忍，曰：“朕念先皇爱愉之情，当免其死。”众臣称善。惟肇不悦，退归府中，便遣手下勇士高龙，吩咐道：“汝星夜迎去，一至军中，速将元愉杀死。”嘱李平莫泄，只言怨愤身亡，主上必不见责。高龙领命，飞马而去。行至野王县界，迎着大军，将高肇害王之意，与李平说了。李平曰：“恐非天子之意。”高龙笑道：“彭城尚遭他害，何况元愉？将军违了高公，功劳都付流水矣！”李平从之，高龙入帐见王，王问：“何人？”龙曰：“臣乃高令公府中人也，奉王命以御酒一瓶，请王自裁。”王泣下道：“我志灭高肇，今为肇杀，将见先帝于地下，必不令高贼善终也。”遂服药而死，年二十二。李平以病死上闻。帝不省，命以庶人礼葬之。元愉有一子一女：子曰宝炬，后为西魏文帝；女即明月公主，皆绝属籍。

瑶姬因为伪后，降敕赐死。左仆射崔光奏其有孕在身，不可加诛，发人冷宫监禁。后胡后生太子，始赦出。帝以李



平有功，升授工部尚书。高肇忌之，乃遣其将帅流言平在冀州，盗没王府宝物，诈增首级冒功，多不法事。帝怒，斥平为民，是岁大赦，改元永平元年。

再说胡充华入宫，已及三载，于后在时承幸数次。自高后职掌朝阳，阻绝帝意，妃嫔承恩者绝少。充华之宫，帝亦三月不到。一日，宫娥忽报驾临，忙起迎接。见帝便衣小帽，只随内侍二人，悄然而至。携充华手曰：“卿为于后所荐，朕忆于后，便即想卿。奈今皇后，颇怀嫉妒，绝不似前后宽宏，故今宵私行见卿，卿亦勿泄于后也。”充华拜谢。是夜，宿充华之宫，五更即去。时值八月中秋，嫔妃世妇皆往正宫朝贺。朝罢，众妃先散，充华独后。时月光皎洁，碧空如洗。充华贪看月色，缓缓而归。行至一所，内有高亭画阁，隐隐闻女子笑声。命宫人入视，出云诸夫人在亭上焚香拜祝。充华走至亭外，潜听其语。皆云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充华上亭，与诸妃相见曰：“贤姊们在此焚香祝天，肯带携小妹一祝否？”众妃笑曰：“此是帝意，命我等拜祝上苍，以广皇嗣。你来得正好，莫负帝意。”充华笑曰：“如此说来，帝意欲得太子也，而贤姊们何以愿生诸王公主乎？”众妃曰：“你尚不知朝廷法度，旧制太子立，必杀其母，以防日后乱政之渐。我等不愿生太子者，实欲自全性命也。”充华曰：“不然，我之祝异于是。”遂跪下祝曰：“愿得生子为太子，身虽死无憾。”众妃皆笑其愚。以后帝每临幸，充华果怀六甲。诸夫人闻之，皆来劝曰：“近闻后亦怀孕，汝何不私去其胎，以待正宫降生太子，然后再图生育未迟。不然，子虽生，命难保也。”充华曰：“皇后有德，必生太子。吾近来夜梦不吉，必生女也。诸夫人勿为吾



忧。”数月，王后生女，封为建德公主。至永平七月初四日，宫人报充华将产。帝恐宫中有弊，命充华移居宣光殿。是夜，遂生肃宗孝明皇帝，名元诩。生时红光满室，异香透鼻。帝大喜，步入视之，曰：“此真后代帝主也。”严斥宫人乳保，小心保护，养之别宫。自王后以下嫔妃人等，不得私入看视，即充华亦不许见面。册充华为贵嫔，六宫皆贺，惟有高后不乐。一日，亲至宣光殿，谓胡妃曰：“汝知太子长成乎？”妃曰：“妾自三日后，不复相见，今不知也。”后曰：“吾欲视之，同汝一往。”妃曰：“帝有命，不敢去。”后见其不去，亦不往。未几，太子年四岁，帝幸胡妃宫，妃侍宴。帝半酣，谓妃曰：“我将立东宫，汝知之乎？”妃曰：“妾非今日知之，生太子时已知之矣。”帝曰：“朕所以迟立东宫者，为不忍杀汝也。奈势不可缓何，当与汝长别矣。”妃曰：“太子国之本也，愿陛下速立太子，以固国本，岂可惜妾一人之命而使储位久虚。”帝见其慷慨无难色，惻然久之。叹曰：“汝既真心为国，我亦何忍杀汝！”妃叩首拜谢。于是遂立元诩为太子，大赦天下，改旧制，赦胡妃之死。

然魏自彭城枉死，高肇代居太师之职，连岁大旱，民多饿死。肇擅杀囚徒，恣行不顾。帝弟清河王元怱，意甚不平。一日，侍宴帝前，清河谓肇曰：“昔王莽头秃，卒倾汉室，今君身曲，恐终成乱阶。”肇不答，群臣皆愕，帝亦不以为意。其时有梁国降将李苗，奏帝道：“西蜀一方，梁无兵将守把，乘虚可取。”帝大喜，因与高肇定取蜀之计。发兵二万，以高肇为征蜀大元帅，统领诸将而去。

哪知高肇领兵去后，帝忽不豫，病未数月，崩于式乾殿，年三十三岁。遗诏立太子，高阳、清河二王、太师高肇



辅政，乃延昌四年正月初六日也。时高肇未归，国事皆决于二王。商议扶立新君，中尉王显欲请娘娘懿旨，方召太子。左仆射崔光进步言曰：“天子崩，太子立，国之制也，何待皇后主张？”二王以为然，遂同崔光亲到东宫，叫内侍侯纲，传言宿卫，请太子起驾，到式乾殿临丧。二王欲待天明，召集文武，然后即位。崔光曰：“不可。天子年幼，宜即正位，以安众心，不须待天明也。”二王从之，乃引太子登显阳殿。崔光摄太尉而进冠袍，侍中元昭跪上玺绶，奉太子升御座，即帝位。谥帝曰宣武，尊高后为太后，诸王及大小臣僚，皆北面称贺。山呼已毕，天子离下龙亭，换子孝服，至灵所举哀，诸臣陪哭。五更钟响，满朝文武齐到，知天子已崩，新君登位，皆先朝拜新君，后行丧礼。是日，后及嫔妃皆来赴哀，新帝就于丧所拜见太后。后见新君已立，暗想：“彼尚未识所生，不如杀却胡妃，日后自然以吾为母。”便遣内侍刘腾，授以快刀一把，曰：“汝到宣光殿，将胡妃诛死，回有重赏。”刘腾领旨，飞奔宣光殿来。胡后赴哀才回，忽见宫中内侍刘腾手执利刃，来至宫中，曰：“娘娘有旨，先帝殉葬无人，欲取夫人之命。”胡妃大惊曰：“你来杀我，不过为高后出力，独不思天子是我所生？你杀天子之母，日后君王知道，只怕你灭门不久。”刘腾听了，默然半晌，忙跪下道：“此实奉主差遣，非干小臣之事。但小臣去了，娘娘别遣人来，夫人祸终不免，奈何？”胡妃道：“你能救我无事，后必重赏。”刘腾道：“夫人且紧闭宫门，休轻出入，待小臣且去商之。”遂寻着内侍侯纲，说知其故。纲曰：“吾与汝去见领军于忠，可以救之。”遂往见于忠，告之以故。忠曰：“皇后势倾宫掖，当与崔太傅计



之。”往见崔光，言高后欲杀胡后，将何以救。光曰：“宫中不可居，领军可领禁军三十骑，入宣光殿，护送东宫，则后不能害矣。”于忠如其计，妃遂避入东宫。刘腾回禀高后，只言寻觅不见。高后道：“彼岂预知奴意而先躲避耶？且俟太师回朝，再商便了。”

话说二王奉遗诏辅政，恐怕高肇回朝仍复当国，则权势不敌，必被其害，不若先去之。乃假皇后手敕：“天子幼冲，门下万几之事，悉听二王处分。”因问光去肇之策。崔光曰：“召他回来，削去兵权，勒归私第可矣。”乃以哀诏付肇，命即班师。肇至绵竹，蜀地已下数十城。忽接诏旨，知天子已崩，太子即位，大惊，恸哭良久。留偏将守绵竹，班师回朝。二王闻肇将至，欲就杀之，乃伏武士邢豹等二十余人于大行殿东序，磨利刃以待。肇至中城，高平公主使人迎之。肇曰：“吾未赴哀，尚不回府。”改服麻衣，至梓宫前，伏地举哀。哀毕起身，忽见内侍数人云：“二王有请。”遂引入中常寺省，肇失惊道：“我何至此？”邢豹道：“此彭城王死处也。彭城王在地下等太师对证，请从此死。”肇曰：“汝小人，何敢杀我！”邢豹喝令武士动手，遂将二丈白绫套肇头上，立时绞死，回报二王。二王道：“今可泄彭城之怨矣。”以小车一乘，命豹载归其尸。高平公主见之，大哭。谓邢豹曰：“二王杀之何太急？”邢豹曰：“当日杀彭城亦太急。”公主默然。

是日，高太后闻肇已回，只道赴哀之后，必来进谒。至晚不见入宫，便召守门内侍问曰：“太师曾谒梓宫否？”内侍答道：“已谒。”又问：“今何在？”内侍道：“想在朝堂议事未了。”后因自忖道：“帝虽晏驾，大权仍归肇手，诸王



断不敢有异议。等他进见时，设一良图，扶我临朝，便可任所欲为，不怕胡妃异日夺吾权去。”高后正在妄想，秉烛以待肇至。哪知起更以后，杳不见到，坐在宫中等得不耐烦，吩咐内侍道：“快到朝堂，宣召太师进宫相见。”内侍去不多时，慌急奔回告后曰：“娘娘不好了，太师谒过梓宫，已入中常寺省赐死矣。”后曰：“谁杀之？”曰：“诸王杀之。”后惊骇欲绝，大怒曰：“我为帝母，宫中惟我独尊。肇即有罪，亦应稟命行诛，乃先帝骨肉未寒，诸王擅杀大臣，目中宁复有我耶？必到梓宫前哭诉先帝，究问诸王，肇有何罪，而竟置之死地，看他有何理说。”忙即带了宫女数人，也不及乘辇，愤愤走出宫来。斯时，内侍刘腾正在宫外，见高后欲到前殿，向前跪下道：“娘娘且请回宫，听奴婢一言。”后于是止步问之。但未识刘腾所言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高肇枉杀人多矣，又害于后母子及彭城诸王，赐死犹不足以蔽辜。高后大势已去，尚欲与二王理说，真妇人之见也。



第四回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

话说太后怒高肇之死，欲临前殿，与诸王争论。内侍刘腾跪止道：“娘娘息怒，听奴婢一言。窃闻诸王所以杀太师者，特为彭城报仇。彭城前日无罪而死，故太师今日亦无罪而见杀。诸王以此为罪，娘娘何说之辞？且太师一死，大权已失，娘娘虽为太后，诸王宁肯俯首听命？娘娘此时惟有高居深宫，勿与外事，庶可长保福祿也。”高后听了刘腾之言，悚然叹道：“只知威权长在，哪晓竟有此日。”于是含泪回宫。次日，忽报胡太妃来谒。盖胡妃自高肇死后，诸王迎归旧宫，尊为太妃，故来朝见太后。后见之，惊问曰：“数日何在？”太妃再拜曰：“妾前赴哀归去，忽见先帝谓妾曰：‘早归东宫，此间不可居也’。妾惧，故避祸耳。”太后默然。太妃带笑而去。去后，暗嘱诸妃嫔御，皆以危言恫之，谓住在宫中必为妃所害，性命不保。高后亦知结怨已深，常怕胡妃报复，闻众人之言，心益自危。又想诸王大臣皆与高氏作对，将来祸生不测，决无好处。不如及早寻一退步，以保余年。因思先帝所造瑶光寺，极其壮丽，幽房曲院，不异王宫。在寺者皆贵官女子、王侯妃妾，可以安身。乃传谕内外，欲往瑶光寺落发为尼，择日出宫。六宫泣送，太后亦悲哀不已，惟胡太妃不出。诸王群臣遂各上表，尊太妃为太后，居崇训宫，天子率百官朝贺。

时于忠有保护太后之功，遂恃宠用事，谗害正人，百官侧目。欲杀高阳王，以夺其权，崔光苦止之。高阳惧，称疾求退，忠遂出之归第。



时群臣忧天子年幼，耳目易蔽，以太后有才识，咸请太后临朝听政。后大喜，遂升前殿，朝见百官。封其父母亲族，赏赐巨万。太后天性聪明，多才多智，亲览万机，手披笔断，事皆中理。一日，坐崇训宫，诸王大臣皆侍。问及时政得失，曰：“有不便者，诸卿当一一言之，毋有所隐。”任城、清河二王奏道：“娘娘听政以来，事无不当，万民悦服，惟领军于忠内托大功，招权纳贿，恐伤圣化。”时于忠亦在殿，跪伏求辨。后即命退，出为山东冀州刺史。又诏高阳复位供职，曰：“于忠谗汝，今无妨也。”满朝文武无不钦服。先是太后幼时，有术者言其权贵，但不获善终。今富贵已极，前言已验，每以后言为疑，欲大修佛事以禳之。魏自宣武奉佛，庙寺遍于都中。太后临朝，倍崇佛法。造永宁寺，建九级浮图，殿如太殿，门似端门。铸金像一尊，长一丈六尺，又如人长者十尊，珠像三尊，长一丈二尺。僧房千间，饰以金玉，光耀夺目，浮图高九十丈，超度僧尼十万余人。自佛法入中国，未有如此之盛，工费浩繁，国用日虚。于是百官停俸，军士减粮，以助佛事。廷臣贪污，纪纲渐坏，不及初政清明矣。今且按下不表。

单说当初晋代有一玄菟太守，姓高名阴，本渤海修城人。阴子名庆，因晋乱投于慕容燕氏。庆生寿，寿生湖，皆仕于燕。及魏灭燕，湖降魏，为右将军。湖有四子，皆仕于朝。湖卒，次子高谧，官为治书御史，坐事落职，黜为怀朔镇戍卒。谧至怀朔，定居于白道村。有三子：长曰优，年十八，娶妻山氏。次曰树，娶妻韩氏。幼曰徽，年七岁。一日，谧谓长子曰：“今国法严重，我虽迁谪于此，然罪臣之家，恐终不免于祸。今付汝金，以贩马为名，领妇出雁门居



住。数年之后，或遇大赦，乃可归家也。”优依父命，携其妻子以去。谧自长子去后，居常怏怏不乐。又初至北地，水土不服，三年遂以病卒。树丧父后，浮荡过日，家业渐废。其弟徽志度雄伟，及长，见家道飘零，不欲婚娶。游东定城，以才艺自给，或一二年不归。树有女云莲，年十四，有容色。一日，同侍女游于后园。园有荷亭，可以外望。云莲倚窗而立，见一翩翩年少，坐马而来，忙即避进，已被少年看见。你道少年何人？姓尉，名景，字士真，恒州人氏。其父名尉长者，积祖丰厚。景年十八，未娶，性不喜读书，工骑射。其时射猎于白道村南，经过高氏之园，见女子甚有容色，心甚慕之。差人察听，云系高侍御家，侍御已故，此女乃其次子高树所生。景回家告知父母，遣媒求娶为妇。树许之，云莲遂归尉氏。以后高树家道日衰，只得将田园产业变卖存活。村中皆笑其无能，而屋上常有赤光紫气，腾绕其上。一夜，村中见其家内火光烛天，疑为天火，共往救之。而树妻韩氏房中产下一子，众以为异。树乃大喜，因名之曰欢，字贺六浑。北齐高祖献武帝也。欢生二月，母韩氏病卒。其姊云莲哀其幼而失恃，禀父携归养之。树自妻子亡后，益觉无聊，后乃续娶怀朔镇民赵文干之妹为室。赵氏勤于作家，得免冻馁。后生一女，名云姬。

且说贺六浑依身尉家，日渐长大。魁伟有度，容貌端严，眉目如画。居常食不立进，言不妄发。尉景夫妇爱之如子，七岁教之从学，十岁教以武艺，膂力过人，精通骑射，遂习鲜卑之俗。年十五，云莲欲为聘妇，有与六浑同学者，名韩轨，其妹曰俊英，甚有颜色。云莲遣媒求之，韩母谓媒曰：“吾闻高郎贫甚，依尉家存活。其父浮荡废家，其子亦



必不能成器。吾女岂可嫁之？”韩轨私向母道：“母言差矣。吾观朔州富家子弟，皆不及贺六浑。此子必有食禄之日，奈何弃之？”母竟不许。媒至尉家，以韩母谢绝之言告知云莲，云莲怒道：“如何轻量吾弟若此！”遂以告欢。欢亦怒道：“大丈夫何患无妻，姊勿以为忧也。但吾在此，被人轻薄，今欲别姊归家，图一出头日子。”云莲闻其要归，不觉流泪道：“汝虽聪俊，其如年尚幼何？”六浑亦下泪道：“姊犹母也，何忍轻别。但吾意已决，不能再留矣。”时尉景已为怀朔镇队主，到家见妻子有泪容，问知其故，曰：“吾扶养六浑十五年矣，今欲归去，吾亦不便强留。但年纪尚小，不能如鲜卑人杀人战斗为事。”妻曰：“此子失于慈养，日后当使经营家业，何以战斗为？”景叹曰：“汝妇人不识道理。男儿生天地间，当杀贼立功，以取富贵，奈何区区求小利乎！”言罢，以弓箭宝剑赠之。六浑再拜而受。遂亲送六浑归家。树见之大喜，谓士真曰：“累汝多矣。”置酒相待而别。赵氏见之亦喜，爱如己出。一日，高徽从京师回，见六浑气度轩昂，大喜。相聚数月，恩义甚厚。闻朝廷以武选取人，徽欲与侄俱往。六浑以父年五十，又官司征流人甚急，不敢行。徽乃独往，其年中武举，授职羽林统骑。树闻报，合家欢喜。六浑自此游猎为生，益习骑射。

再说代郡平城本系魏之旧都，朝廷宫阙、王侯贵戚之家，皆在其内。时山蛮反乱，云、朔二州常被攻掠。朔州官吏悉发流人当军，以卫平城。六浑年已二十，代父往平城应役。先是平城有富户娄提，家财百万，僮仆千余，性慷慨，好周济人。士大夫多称之。太武皇帝时，以功封真定侯。长子袭爵，次子随驾洛阳。幼子曰内干，亦得武职。别居于白



道村南，雕梁画栋，花木园亭，拟于公侯。正室奚氏，生女曰惠君，归段荣为妻。继娶杨氏，生女曰昭君，男曰娄昭。又妾王氏，生男名娄显。妾李氏，生女曰爱君。昭君相貌端严，幼有异识，内干夫妇尤爱之。一日，欲探其兄真定侯，挈其眷属到平城来，僮仆车马无数。正值蛮寇作乱，镇将段长把守门禁甚严。内干至，日已晚，不得入。真定侯闻知，亲自上城与镇将说了，遂开关放入。内干与夫人子女只得一齐登城，与真定侯、镇将相见。因车骑尚未尽入，故在城上少坐。斯时六浑当军，执刀侍立镇将之侧。昭君顾见，不觉吃惊，自忖道：“此子身若山立，眼如曙星，鼻直口方，头上隐隐有白光笼罩，乃大贵之相。奴若嫁了此人，不枉为女一世。”然身为女子，怎好问其名姓。少顷，定侯起身，内干眷属一同归府。当夜设宴管待。定侯见昭君容貌超群，谓内干曰：“侄女容貌若此，须择佳婿，非王侯贵戚、富家子弟，不可轻许。”昭君此时正欲识英雄于贫贱之中，闻之默然不悦。款留数日，内干一家复归白道村。

昭君回来，一心常念执刀军士，苦无踪迹可访，怅望之怀，时形颜面。后有来议亲者，内干欲成，则昭君忧闷不食。父母知其不愿，置之。如此数次，莫测其意。侍婢兰春，性伶俐，见昭君愁怀不放，私语昭君道：“小姐有何心事郁郁若此？今日无人在此，何不对小婢一说，以分主忧。”昭君见问，叹口气道：“我岂不知女子终身不可自主，但所归非人，一生埋没，故誓嫁一豪杰之士，方称吾怀。前到平城，汝不见一执刀军士乎？此真今之豪杰也。吾欲以身归之，但未识其姓名居止，故心常不乐。汝能为吾访其下落，便可分吾忧矣。”兰春笑道：“小婢亦曾见之，若果姻



缘，自然访得着，小姐何必忧心。”却暗思：“此子吾曾见之，容貌虽好，难道富家子弟倒不及他，小姐如何想要嫁他？且军士甚多，何从访处？”一日，偶至外厢听见众人纷纷说道：“蛮寇平了，守城军士都已回家。”兰春道：“此处亦有当军的么？”众人道：“怎么没有？西邻高树之子贺六浑，才去当军而回。”兰春暗想道：“小姐看中者，莫非就是此人？我去一看便知。”遂悄悄走至高家，赵氏见之，便问小娘子何来。兰春道：“吾是娄家使女，闻你家大官人解役而回，来问蛮寇平定消息。”六浑正在房中走出，兰春一见，果是此人。观其相貌不凡，假问数语，便辞而去，其妹云姬送出，兰春曰：“你兄有嫂否？”曰：“未娶。”问：“年几何？”曰：“二十岁。”兰春回来，忙报于昭君道：“那人吾已访着，乃是西邻之子，姓高名欢，又名贺六浑。相貌果然不凡，但家贫如洗，恐不便与小姐为偶。”昭君闻之，喜曰：“吾事济矣。”乃命兰春通意六浑，教他央媒求娶。兰春道：“这却不可。小姐深闺秀质，保身如玉。若使小婢寄柬传书，一旦事露，不但小姐芳名有玷，小婢亦死无葬身之地，愿小姐三思。”昭君道：“吾岂私图苟合者，只恐此身埋没于庸才之手，故欲嫁之，以伸己志。你若不遵我命，则误吾终身矣。”兰春恐拂小姐意，乃应诺。少顷，杨氏院君到房，谓昭君曰：“今有怀朔将段长，前在平城曾见汝面，今托媒到来，为其长子段宁求婚。此子年方十七，才貌佳俊。汝爹有意许之，你意下如何？”昭君不答。问之再三，终不一语。

忽一日惠君归，又言平城刘库仁富拟王侯，为其次子求婚于妹。内干夫妇曰：“豪门求婚者甚多，观汝妹之意，终



不欲就，汝为吾细问之。”惠君进房见妹，细叩其不欲对婚之故。昭君曰：“小妹年幼，不欲远离父母耳。”惠君信以为然。惠君走出，昭君私语兰春道：“事急矣，汝速为我图之。”兰春奉命，潜身走至高家。正值六浑独立堂上，见兰春至，问有何事到此。兰春轻语道：“吾小姐有话致意郎君，敢求借一步说话。”六浑退步而入，兰春随至僻所，细将昭君之意告之。六浑曰：“贫富相悬，难于启口，致意你主，六浑不能从命。”兰春归，以六浑之言告知昭君。昭君道：“无妨，彼为贫，故不敢求婚。我以私财赠之如何？”遂取赤金十锭、珠宝一包，命兰春送去。时外堂正值宴会，家中忙乱，兰春乘便来至高家。走入书房，见欢独坐，将金宝放于桌上曰：“此物为君纳聘之资。”言毕即去。六浑又惊又疑，恐怕人见，只得收藏箱中。盖六浑与昭君虽在平城略见其容貌，初无爱慕之意，今见昭君属意于己，心上委决不下。又念前缘分定，亦未可知。待禀知父母，央媒求合便了。但未识两下良缘，毕竟成与不成，且听下回细说。

女子自己择配，原非正理。但有识英雄俊眼而适遇英雄，情何能已。且非慕私情，惟求正配。昭君其乃权而不失为正者欤。



第五回 怒求婚兰春受责 暗行刺张仆亡身

话说贺六浑乃是一代人杰，素负经济之才，常怀风云之志。当此年富力强，方图功名显达，岂肯志在室家？然龙潜蠖伏，辱在泥涂，茫茫四海，无一知己。昭君一弱女子，能识之风尘之中，一见愿以身事，其知己之感为何如。况赠以金宝，使之纳聘，尤见钟情，岂能漠然置之。但儿女私情，难以告知父母，故此迟疑。隔了数日，昭君不见高家求亲，又差兰春走来催促。其时六浑不在家中，却遇见其父高树。树问何事至此，兰春道：“欲寻你家大官人说话。”树颇疑心，便道：“小儿有事，往朔州去了，三日后方归，有话不妨便说。”兰春暗料求婚之事，六浑定已告知其父，因遂以来意告之。树闻之大惊，含糊应道：“待他回来，我与他说。”兰春别去。树辗转不乐。一日，六浑归家，其父责之曰：“我与汝虽家道艰难，亦是仕宦后裔，汝奈何不守本分，妄行无忌？且娄氏富贵显赫，汝欲踵桑间陌上之风，诱其兰室千金之女，一朝事败，性命不保。独不念父母年老，靠汝一身成立，何不自爱若此！”六浑候父怒少解，徐诉平城相见，遣婢赠金，令儿求婚之故。父曰：“此事断不可为。即求亲必不能成。后有婢来，当还其原物，以言绝之，方免无事。”六浑不敢再说，闷闷而退。

再说内干夫妇以昭君年纪渐大，数日来为之求婚益急。昭君乃托幼妹爱君之母李氏，启于二亲道：“儿非爱家中财产，不欲适人，实因年幼，不忍早离膝下。再过三年，任父母做主。”内干夫妇闻之，喜道：“此女果然孝爱过人。”那



知其心在于欢也。又过几时，恐婢传达不明，亲自修书，以金钗两股，一同封固，命兰春送去。兰春见欢，致书即退。欢得书，心益切切，语其继母赵氏道：“娄氏女私事，母亲已知。但其拳拳于儿若此，儿欲遣媒一求，以遂其意，望母为父言之。”赵氏告于高树，树曰：“求之何益？徒为旁人讪笑。”赵氏道：“求之不许，则非吾家无情，便可还其金宝以绝之矣。”树以为然。有善说媒者王妈，赵氏邀至家，谓之曰：“妈妈曾识东乡娄氏之女昭君小姐否？”王妈道：“这是老婆子主顾，素来认得。娘子问她为何？”赵氏道：“我儿六浑年二十一岁，未有妻室，闻昭君小姐，年已十七，尚未许人。欲央妈妈作伐，求为六浑之妇。事成重谢，不可推托。”王妈大笑道：“二娘想错了，他家昭君小姐，多少豪门贵室央媒求婚，尚且不许。何况你家，娘子莫怪，老身不敢去说。”赵氏道：“我贫她富，本不敢启齿。但闻人说，娄家择婿，不论贫富，专取人才，看得中意的，贫亦不嫌。故央妈妈去说一声看，说得成，亦未可知；倘若不成，决不抱怨于你。”王妈道：“既如此，吾且去走一遭。”说罢，便往娄家来。当日，内干夫妇正在西厅商议昭君婚事，门公引王妈来见，内干便命她坐了。问道：“你今到此，莫非为吾家小姐说亲么？”王妈道：“正是。”内干问哪一家仕宦，王妈一时惶恐，欲说又止。内干道：“凡属亲事，求不求由他，允不允由我，何妨直说。”王妈道：“既如此，老身斗胆说了。这一家，乃西邻高御史之孙，二官人高树之子，名欢，字贺六浑，年二十一岁。闻说府上招婿只要人才，贫富不计，再三央我来说，求娶昭君小姐为妇。未知相公院君意下若何？”内干大怒道：“你岂因吾择婿艰难，



来奚落我么？我家小姐深闺秀质，何至下嫁穷军！”言毕，拂衣走开。杨氏亦埋怨王妈道：“汝在吾家往来有年，何出言不伦若此！以后这等亲事，切莫来说。”王妈只得告退，回复高家，不惟不允，反触其怒。自是六浑求亲之事遂绝。

再说内干走至后堂，向昭君道：“西邻高家，贫穷若此，今日央媒求婚，你道好笑不好笑？吾故叱而绝之。都是你不肯就婚，今日致受此辱。以后切勿逆我之命。”昭君不语。内干微窥女意，见他说起高家，绝不嗔怪；说及回绝来人，反有不悦之色，心下大疑，出谓其妻曰：“吾想高氏与我家门第相悬，何敢贸然求亲。且传言吾家不论贫富，专取人才，此言从何而来？莫非女儿别有隐情，有甚传消息之事么？诸婢中兰春是她心腹，须唤来细问。”便即唤出兰春，喝令跪下，问道：“高家敢来求亲，莫非你这贱人，有甚隐情在内么？如不直说，活活打死。”从来虚心事做不得的。兰春到高家数次，常怀疑虑，今被内干劈头一问，浑如天打一般，面孔失色。内干见了愈疑，取一木棍便打。兰春急了，只得招道：“此非干小婢之事，乃是小姐主意，教我去通消息的。”内干喝道：“你通消息便怎么？”兰春因述小姐前往平城，看见六浑，见其相貌不凡，后必大贵，故欲以身嫁之，遣我传信于他，速来求婚。内干大怒，连打数下道：“今日且打死这贱人，以泄我气。”杨氏劝住道：“此是女儿失智，谅非兰春引诱。且去责问女儿，看她何说。”内干住手，同杨氏走入昭君房来。兰春带哭，也随进来。昭君见了，不觉失色。内干怒问道：“你干得好事！我且问你，高氏子有何好处，你欲嫁他？”昭君暗想：此事已露，料难瞒隐，不如直告父母，或肯回心从我。便跪下道：“儿素守



闺训，焉敢越礼而行。但有衷情欲达，望爹娘恕儿之罪，遂儿之愿。儿虽女子，志在显扬。常恐所配非人，下与草木同腐。思得嫁一豪杰之主，建功立业，名垂后代，儿身不至泯没。前见高氏子，实一未发达的英雄。现在蛟龙失水，他日勋名莫及。若嫁此人，终身有托。故舍经从权，遣婢通信。实出女儿之意，非干兰春之事。”内干听了，大喝道：“胡说！”杨氏道：“女子在家从父，劝你莫生妄想。今日恕你一次，后勿复然。”说罢，夫妇含怒而去。其弟娄昭闻知，亦来劝其姊曰：“吾姊何故不图富贵，欲嫁六浑？”昭君道：“现前富贵，哪里靠得住。六浑具非常之相，顶有白光，将来必掌大权，威制天下。吾欲嫁之者，为终身计，亦为门户计也。若舍此人，誓不别嫁！”昭见姊意坚执，遂走出劝其父道：“吾观六浑，相貌实非凡品。吾姊识之风尘之中，亦是巨眼。今六浑所乏者，不过财产，不如以姊嫁之，厚给财产，亦足助成其志。父意以为可否？”内干道：“吾家公侯世第，招他为婿，定为人笑，断乎不可。”娄昭不敢复言。

然内干欲夺女志，计无所出。家有张姓奴，多力善谋，因以昭君之事告之，作何算计，能使回心。张奴道：“小姐以六浑后日必贵，故欲嫁之。若除却六浑，便绝小姐之心了。”内干道：“若何除之？”张仆道：“杀之可也。”内干道：“杀人非细事，如何使得？”张仆道：“奴有一计，主人请他到家，假言子弟们要习弓箭，求其指示，留在西园过宿。小人于半夜时，潜往杀之，诈云为盗所杀。其父有言，只索酬以金钱，便是了事。难道小姐还要嫁他不成？”内干从其计。便遣人去请六浑。六浑见请，未识何意。其父高树道：“邻右家来请，去亦何妨。”六浑遂到娄家。内干请到



厅上相见，两人坐定。内干启口道：“素闻郎君善于弓箭，家有小奴数人，欲求郎君指教一二，故屈驾至此。”六浑逊谢不能，内干意甚殷勤，置酒相待。饮毕，使小奴十数人，同六浑进西园演射。至夜，就在西园中一座亭子上铺设卧具，留他过宿。六浑遂不复辞，住下数日。内干便问张奴道：“你计可行么？”张奴道：“只在今夜，保为主人杀之。但须宝剑一口，以便动手。”内干即取壁上所挂之剑付之。

其夜正值八月中旬，月明如昼。六浑用过夜膳，独坐亭上，自觉无聊，对月浩叹。坐了一回，听更楼已打二鼓，不觉倦将上来，解衣就寝。此时人声寂寂，夜色朦朦。张奴早已潜入西园，躲在假山背后，执剑以待。窥见六浑已经就睡，走至亭下，见门未闭上，内有火光透出，微闻床上酣睡之声，张奴想道：“此人该死，所以酣睡。”挨门而入，执剑走至床前，揭帐一看，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哎哟”一声，弃剑于地，往外飞走。你道为何？见帐中不是六浑，只见大赤蛇一条，通身如火，头若巴斗，眼似铜铃，蟠踞床上，所以大喊而逃。六浑被他惊醒，忙即起身，见一人飞步逃去，床前遗下雪亮利剑一口，遂即拾剑在手，追出亭子来。那人因吓慌了，绊了石子，跌倒在地，遂被六浑拿住。喝问道：“你系何人，敢来杀我？”张奴跪下道：“我是娄府家奴，奉主命来杀郎君。其如郎君不见，见一大赤蛇在床，故不敢犯。”六浑道：“我与你主何仇，而欲害我？”张奴道：“只因小姐欲嫁郎君，劝她不回，故欲杀君以绝其念。”六浑听到此际，怒气勃生，随手一剑，将张奴斩了。还至亭上，执剑危坐，以待天明。

是夜，内干心怀疑惧，寝不能寐。天明不见张奴回报，



忙遣小奴到园打听。小奴走到亭边，只见血淋淋一人，杀死在地，吓得呆了。又见六浑满面杀气，坐在亭上，转身就跑，被六浑喝住问道：“你家主人何在？”小奴道：“在西厅。”六浑道：“你引我去。”小奴引六浑到厅。内干见之，情知事泄，不觉失色。六浑忿忿向前道：“我高欢一介武夫，不知礼义。君世食天禄，家传诗礼，如何自恃豪富，私欲杀人？且欢叨居邻右，平素不通往来者，实以贫富不同，贵贱悬殊之故。即前日求婚，并非欢意，亦因令爱欲图百岁之好，通以婢言，重以亲书，再三致嘱，欢乃不得已而从之。媒婆到府，君家发怒，欢已绝望矣。令爱别选高门，于我何涉？乃必杀一无辜之人，以绝令爱之意，是何道理？恶奴我已手戮。大丈夫死生有命，岂阴谋暗算所能害，惟君裁之。”六浑情辞慷慨，意气激昂，英爽逼人。内干自知理亏，只得含糊逊谢道：“此皆恶奴所为，我实不知。今既杀之，已足泄君之忿，愿赠君二十金，以谢吾过。”六浑笑道：“吾高欢岂贪汝金者，此剑当留之于吾，以志昨宵之事。”说罢，仗剑而去。归至家，只言内干赠吾以剑，余俱不说。内干在家，暗将张奴尸首葬过，但嘱家人勿泄，把此事丢开。

却说昭君闻知，益加愁闷。私语兰春道：“姻好不成，反成仇怨。他日此人得志，必为门户之祸，奈何？”自此饮食俱减，形容憔悴。杨氏忧之，谓其夫曰：“昭君郁郁若此，必有性命之忧，与其死之，毋宁嫁之。”内干道：“你且莫慌，我已定了一计，管教她回心转意便了。”便向杨氏耳边说了几句，杨氏点头称好。但未识其计若何，且听下回细说。



高欢英气逼人，非慕私情者。其所以求婚者，迫于昭君知己之感也。求亲不从，亦是世俗寻常之事，乃听恶奴之计，必欲杀之，何计之短也！左氏云：“食肉者鄙。”其内干之谓乎？卒之杀之不能，反弄一场没趣。鄙夫见识，每每有此，为之三叹。



第六回 谐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恠上蒸

话说内干因昭君欲嫁六浑，屡次劝之，执意不改。杨氏又痛惜女儿，恐其忧郁成疾，因想女儿家，最贪财宝，不若以利动之。商议已定。其时正值春光明媚，天气融和。夫妇同在那西厅，摆列长几数只，几上多设金银珠翠、首饰异宝、绫罗锦绣、珍奇玩器等物，英英夺目，闪闪耀人。乃召昭君出厅，谓之曰：“汝肯从亲择配，当以此相赠。”昭君目不一视。又谓之曰：“汝若不从父命，欲归高氏，当一物不与，子身而往，汝心愿否？”昭君点头曰：“愿。”内干大怒道：“既如此，由你去，但日后莫怨父母无情。”昭君不语归房。内干将盒宝一齐收起，便唤前日王妈到来，教他通知高家，聘物一些不要，竟来迎娶便了。王妈道：“这又奇了。前日嫌老身多说，今日却先自许，可见姻缘原是天定的。”欣然来至高家，先在高树夫妇前称喜，备说内干之言。亲事不劳而成，夫妇大喜。即择了聘娶日子，打点娶媳。六浑悉听父母主张。昭君临行，内干不与分毫，只有兰春随往，当日成亲。两人相见，分明是一对豪杰聚首，更觉情投意合。昭君入门后，亲操井臼，克遵妇道，不以富贵骄人，见者无不称其贤孝。

一日，六浑出其前日所赠，谓昭君曰：“此卿所赠者，事若不成，决当还卿，至今分毫未动。”昭君曰：“今君身居卑贱，当以此财为结纳贤豪之用，以图进步。”六浑从之，遂货马二十匹，以结怀朔诸将，升为队主。杨氏嫁女后，怜其贫苦，日夜哭泣。内干曰：“昭君，我女也，何忧



贫贱！恨其不听我言，暂时受些苦楚。”娄昭亦劝其父道：“姊身已属六浑，何必嫌其贫贱。且六浑终非久居人下者，愿以财产给之。”内干乃遣人去请六浑，欢不至。复命娄昭亲往请之，欢亦不至。于是内干夫妇亲至其家，接女归宁。六浑始拜见妻之父母，遂同昭君偕来。内干见其房屋破败，出钱数千贯，为之改造门闾。又拨给田产、奴婢、牛羊犬马等物。自此六浑亦为富室，交游日广。

欢尝至平城投文，镇将段长子段宁见之，笑曰：“此娄女所嫁者耶，奚胜区区？”盖段亦曾求婚于娄氏，娄氏不就，故以为言。归而述诸父，父曰：“六浑志识深沉，器度非凡，岂汝所能及？”一日，六浑来，尊之上坐，召宁出拜，曰：“现儿子庸懦，君有济世之才。吾老矣，敢以此儿为托。”欢谢不敢当。宁自此敬礼六浑。六浑归，昭君语之曰：“吾前夜梦见明月人怀，主何凶吉？”欢曰：“此吉兆也。”后产一女，名端娥，即永熙帝后也。未几，镇将以欢才武，又转之为函使。今且按下不表。

再说胡太后临朝以来，乾纲独揽，臣工无不畏服，尊荣已极，志气渐盈。以天子年幼，摄行祭礼，改令为敕，令群臣称陛下。又魏自太武以来，累世强盛，东夷西越，贡献不绝，府库充盈。太后尝幸绢藏，命王公大臣从行者百余人，尽力取之，少者不减百余匹。尚书令李崇、章武王融，负绢过重，颠仆于地，李崇伤腰，章武折足。太后恶其贪，令内侍夺之，空手而出，人以为笑。侍中崔况只取二匹，太后问所取何少，答曰：“臣只两手，只持两匹。”众皆愧焉。又差内侍宋云、僧惠生往西域取经。临行之日，太后自饯于永宁寺，百官皆集，赐金银百斤、名马二十匹。中尉元匡奏侍



中侯纲掠杀羽林军士，请治罪。太后以其旧恩，不问，纲益骄横。又奏冀州刺史于忠前在朝擅杀尚书裴植、郭祚，请就冀州戮之，太后亦以旧恩不问。未几，召忠入朝，录尚书事，封灵寿县公。及卒，追赠甚厚。太后父秦国公歿，葬以殊礼，追号曰太上秦国公。谏议大夫张普惠以太上非臣下所得称，力争于朝。太后使人宣令于普惠曰：“封太上，孝子之心。卿所争，忠臣之义。已有成议，勿夺朕怀。”普惠遂不敢言。孝明帝年九岁，未尝视朝，群臣罕见其面，普惠有疏，每欲面陈之而不可得。一日，帝临前殿，群臣朝参礼毕，方欲退朝，普惠出班奏曰：“臣有短章，冒渎天听。”其略曰：

慎帝业之不易，饬君道之无亏。减禄削俸，近供无事之僧；崇饰元虚，远邀未然之报。皆非所以利天下而安社稷也。臣谓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亲郊庙之典，行朔望之礼。撤僧不急之务，复百官已缺之秩。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太后，则孝悌通乎神明，德教光乎四海。节用爱人，臣民俱赖。

其言皆深中时病，帝览之而可其奏，遂怀疏入见太后。太后口虽以为然，然念此儿才一临朝，便有朝臣向他哓哓，日后必夺吾权。乃下诏曰：“天子年幼，不堪任劳，俟加元服，设朝未迟。”自是帝益罕视朝矣。

神龟元年九月，太史奏天文有变，应在二宫。太后惧，欲以高太后当之，乃遣内寺杀之瑶光寺中，以尼礼葬之，命



百官不许服丧。群臣皆言宜崇其礼，太后不听。

时武号森列，羽林军横行都市。征西将军张彝上封事，求削铨格，排抑武职之人，不得预于清选。武人皆怀愤怒，立榜通衢，大书张彝父子之恶，约期某日，会集羽林虎贲之众，屠灭其家。张彝父子全不为意。至期共有三千人众，聚集尚书省外，大声辱骂，声言要杀张家父子，以泄众怒。官吏大惊，不敢禁止，把省门紧闭。于是众势益张，拥入张彝府中，焚其第舍，曳彝堂下，捶辱交加。其子民部郎中张始均初见凶势难犯，逾垣逃走。闻父被执，走还众所，拜请父命。众就殴击，投之火中，活活烧死。次子张仲鼐，重伤走免，凶徒始散。张彝仅有余息，越宿而死。远近震骇。太后以天子侍卫之卒，惧有变乱，不敢穷诛。只收为首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治罪。越三日，复大赦以安之，令武职依旧入选。其时高欢在京，闻之叹曰：“宿卫羽林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惧而不问，为政如此，时事可知，天下之乱不久矣！”

你道高欢何以在京？欢自熙平二年，转为函使，凡有表章，函封上达帝都，皆函使之职。神龟元年，欢奉使入京，进过表章，不能即时批发，在京中等待。魏制：凡各镇函使，未经发回者，给与贵官大臣家为使。六浑派在尚书令史麻祥门下，祥自恃贵显，待下甚严。一日，祥坐堂上，命欢侍立在旁，问其一路风景山川形势何处最好，欢一一对答。闲谈良久，祥甚喜，因令从人取肉一盘，酒一壶，赐与高欢。祥虽命食，料欢不敢便坐。奈欢素性不肯立食，竟即坐下。祥大怒，以为慢己，叱令跪于阶下，命左右杖之。欢自杖后，郁郁不乐。一日，闷坐无聊，走出街上，观看禁城景



象，见一军将坐在马上，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威仪甚肃。细观其人，好似叔父高徽。尚恐面貌相同，不敢叫应。那将军停鞭回顾，便向欢高叫道：“你莫非吾侄贺六浑么？为何在此？”欢于是上前拜于马下。要知欢到京时，徽正出使在外。欢不知其已有家室，尚未去望。今日相遇，如出意外。至家，各述别后情事，皆大喜。徽曰：“尔娶娄家女，足慰兄嫂之心。吾娶康氏妇，已生一子，取名归彦，以路远尚未通知兄嫂也。”领人后堂相见，设酒共饮。至晚，欢辞去。徽曰：“你欲何往？”欢曰：“身在麻祥家给使，此人性恶，不去恐被责。”徽道：“无妨，我以书去回他便了。”欢自此耽搁徽家，不觉月余。一日，忽闻军士擅杀大臣，不禁浩叹。又欢在京，尝梦身登天上，脚踏众星而行。醒来私心自喜，见时事如此，隐有澄清天下之志。

再说胡太后年齿已长，容颜如少，颇事装饰，数出游幸。一日，驾幸永清寺，侍中元顺当车而谏，曰：“《礼》妇人夫歿，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临天下，年已长矣，修饰过甚，何以仪型后世？”太后惭，左右皆战栗。及还宫，召顺责之曰：“前年卿贬外郡，吾千里相征，乃众中见辱耶？”顺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太后默然而受，游幸稍衰。

清河王元怱官太傅、侍中，贤而多才，美丰姿，风流俊雅，冠绝一时。太后每顾而爱之，苦于宫禁森严，内外悬绝，无由与之接体，而私幸之意，未尝一日去怀。时值中秋，召集诸王，赐宴宫中。清河王坐近太后之侧，容貌秀丽，太后顾之，愈觉可爱。宴罢，乃诈称官家之意，召王入宫闲话。于是诸王皆退，清河独留，只得随了太后入宫。走



至宣光殿前，王失惊曰：“至尊在南宫，何故至此？”太后曰：“天子随处皆住，不独在南宫也。”王信之，随至崇训后殿。太后下车，召王上殿曰：“天子不在此，是朕欲与王聚谈清夜，消遣情怀，故召王至此。且有一言，朕倚卿如左右手，欲与王结为兄妹，以期终始无负。”王闻言大惊，伏地顿首曰：“臣与陛下有臣主之分，兼叔嫂之嫌，岂宜结为兄妹？臣死不敢奉诏。”太后道：“卿且起，兄妹不结亦可。今有玉带一条，御袍一领，温凉盏一只，皆先帝服用之物，吾爱卿才器不凡，取以相酬，卿勿再负吾意。”清河见说，益添疑惧，苦辞不受。只见宫娥设宴上来，太后命王对坐。王谢不敢。太后南面，清河西面，坐下共饮。言谈语笑，太后全以眉目送情。饮至更深，犹复流连不歇。王苦辞欲出，太后不许。赐宿翠华宫中，命美女二人侍王共寝。王复顿首辞，太后曰：“是朕赐与王者。王明日出宫，即带家去，何必坚却。”王不得已受命，遂入翠华宫来。宫中铺设华丽，珍奇玩器，无不备列。宫人曰：“此太后将以赐王者。”王大不乐，和衣独寝，令二美人秉烛达旦。太后闻之曰：“此人果是铁石心肠。”然口虽叹服，心中割舍不下，留住清河，不放出宫。是夜更余，王方就枕，只见太后随了四个宫女悄悄走入，对王道：“卿知朕相爱之意否？良缘宜就，无拂朕怀。”清河心慌意迫，伏地叩头曰：“臣该万死，愿陛下自爱。”太后亲手相扶道：“我与卿略君臣之分，叙夫妇之情，何如？”哪知太后越扶，清河越不肯起，竟如死的一般，伏着不动。太后见了这般模样，又好气，又好笑，默然走出。宫娥报王道：“太后回宫了，王起来安寝罢。闻太后明日放王出宫了。”清河闻言大喜，但未知太后此去，果能



忘情于王否，且听下回细说。

昭君既归六浑，不恃富豪，克遵妇道，可谓贤矣。胡太后以寡妇而浓妆艳抹，游幸寺院，已非所宜。乃见清河王貌美，直欲迫而淫之，可谓全无廉耻，与禽兽何异？回忆相士之言，欲免于祸，而事事自蹈祸机，其不得善终，宜哉！



第七回 幽母后二贼专权 失民心六镇皆反

话说清河王被留在宫，太后欲幸之，当夜逼迫不从。太后去后，闻宫娥有明日放归之言，心下稍安。及到明日，至于下午，不闻放出之命。只见宫女走来报道：“大王祸事到了。昨夜触娘娘之怒，娘娘有旨，今夜如再不从，当如彭城故事，赐死宫中。”清河大惧，默然半晌，叹道：“与其违命而死，不如从命而生罢。”宫女见王已允，忙即奏知。太后大喜，是夜遂与王成枕席之欢。王出，羞见诸官，托疾不朝者三日。然王素好文学，礼贤敬士，一心为国，政有不便者，必为太后言之。自承幸后，益见信于太后，言无不从，奸人皆深忌之。有侍中领军元叉，太后妹夫，为人奸恶异常，恃宠骄横，清河每裁之以法，叉由是有怨。中常侍刘腾，恃有保护之功，累迁大职。请奏其弟为郡守，清河却奏不纳，腾亦怨之。二人相与谋曰：“清河有太后之宠，非诬其谋反不可去。然必如高肇之害彭城，得其私人首告，帝方信。”时有朝官宋维浮薄无行，在王府中为通直郎。元叉密结其心，以害王之谋告之，许以事成，共图富贵。宋维许之，乃首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为清河心腹，欲扶立王子为帝，日夜谋逆。封其状以闻。元叉乘太后不在，奏之。帝览奏大惊，入见太后，为言清河王反。太后道：“清河恐无此事，其中必有隐情。须召集诸臣，细问真假。”于是帝与太后共临前殿。朝中大臣，皆知其冤，力为辨雪。又按验并无实迹，乃诏清河归府，官职如故。太后以宋维诬王，怒欲斩之。元叉曰：“若斩宋维，恐后真有反者人不敢告矣。”太



后乃免其死。

元叉见清河无事，谓刘腾曰：“古人有言，斩草要除根，缚虎难宽纵。既与清河结此大仇，今日我不害他，日后他必害我，奈何？”刘腾曰：“我有一计，足以除之。”又问何计，腾曰：“有黄门内侍胡定，是帝御食者，最为帝所亲信，亦与我相好。苟以千金结之，使于帝前进言清河欲谋为帝，教他御食内下毒害帝，事成，许以重报，帝必信矣。帝信，则清河必死。”又曰：“太后不从，奈何？”腾曰：“先以微言离间其母子，劝帝独出视朝，幽太后于北宫，断其出入。那时朝权尽属尔我，虽有百清河，除之不难。”又大喜，遂以千金送于胡定，令他依计行事，定许诺。

一日，帝在南宫，定作慌急状，报于帝道：“人言清河反，小臣不信，今果反矣。”帝问：“何以知之？”定曰：“臣不敢说。”帝固问之，定曰：“今早清河有命，教臣在御食内暗下毒药，以害帝命，事成许臣富贵，岂非反乎？臣虽说了，愿帝毋泄。”帝大怒，欲启太后。治之。定曰：“不可。太后方以清河为忠，焉肯治其反罪？不若召元叉、刘腾议之。”帝召二人至，告以胡定之言，二人曰：“是帝大福，天令胡定泄其谋。不然，陛下何以得免？前日清河反状是实，只因太后曲意保全，酿成其恶。陛下欲保圣躬无事，宜独临前殿断决，无复委政太后。正清河之罪，明示国法，则诸王不敢生异心矣。”时帝年十一，以二人言为然。乃曰：“朕欲视朝久矣，卿等善为图之。”二人得计。是夜，不复出宫，就宿中常寺省。一交五更，刘腾带领心腹内寺锁闭永巷，先断太后临朝之路。叉入南宫，奉帝出御显阳殿。天黎明，诸臣齐集。清河王进朝，遇叉于含章殿后。叉厉声喝



住，不许王入。王曰：“元叉反耶？”叉曰：“叉不反，正欲缚反者耳。”命武士执王衣袂，拥入含章东省，以兵防之。上殿奏道：“元怱已经拿下，请降明旨治罪。”刘腾遂传旨下来道：“清河王元怱，欲谋弑逆，暗使主食胡定下毒。今怱已伏罪，姑念先帝亲弟，不忍显诛，从轻赐死。”诸王大臣相顾惊骇，见太后不出，帝独临朝，明知朝局有变，皆惧叉、腾之势，不敢有言。是时太后方欲出朝，宫女报道阁门已闭，内外不通。闻说帝为清河谋反，已升金殿，不用娘娘临朝了。太后闻之，大惊失色，暗想必是刘腾、元叉之计。然大权已失，只索付之无奈。

腾又既杀清河，乃诈作太后诏，自称有病，还政于帝。腾自执管钥，锁闭北宫。出入必禀其命，虽帝亦不得见太后之面。太后服膳俱废，乃叹曰：“古语云，养虎反噬，吾之谓矣。”朝野闻清河之死，识与不识，皆为流涕。夷人为之劈面者数百人。盖清河忠国爱民，人尽知其贤。惟翠华宫内见幸太后一节，为王遗憾耳。后人诗惜之曰：

墙茨何堪玉有瑕，亲贤一旦委泥沙。

早知今日身难免，何不当时死翠华。

话说魏朝宗室中有中山王元英，曾立大功于国，生三子：元熙、元略、元纂，皆以忠孝为心。熙袭父爵，为相州刺史，略与纂在京为官，与清河素相友爱。熙闻清河冤死，为之服孝举哀，议欲起兵报仇。元叉闻此消息，也不告诉天子，便差左丞卢同提兵前往灭之。其弟元略、元纂惧及于祸，皆弃官而逃。元纂逃往相州，与兄同死。元略先避难于



司马始宾家，后避难于栗法光家。有西河太守刁奴与略善，送之奔梁。梁武纳之，封为中山王，此是后话。

且说元叉杀了元熙、元纂，独元略未获，下令十家为甲，到处搜捉。凡涉疑似者，皆遭诛戮，连累无辜，不可胜数。又纳美人潘氏于宫，帝宠幸之，日夜为乐，政事一无所理。又使中常侍贾粲代帝执笔，凡有诏命，皆出其手，人莫辨其真伪。虽亲如高阳，臣如崔光，皆不敢相抗。纪纲大坏，遂启六镇之乱。你道哪六镇？一曰怀朔，二曰武川，三曰沃野，四曰高平，五曰寻远，六曰桑干。皆统辖数郡人民，悉受镇将节制。前尚书令李崇行北边，其长史魏兰根说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恩威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忧。”崇为奏闻，事寝不报。及元、刘二人秉政，贪爱财宝，与夺任情。官以赏进，政以贿成。甚至郡县小吏不得公选，教守令长率皆贪污。刻剥下民脂膏，以赂权贵。百姓困穷，人人思乱，故六镇之民反者相继。正光四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先反，其后胡琛反于高平，莫折大提反于秦川，若乞伏莫干反于秀容，于菩提反于凉州，杜洛周反于上谷，鲜于修礼反于定州之左城，葛荣称帝，丑奴改元。朝廷虽遣临淮王彧、将军李叔仁领兵去讨，尚书李崇、广安王深相继进兵，而盗贼愈炽。

今先说拔陵在沃野镇，聚集人马，杀了镇将，抢州夺县，四方云集响应，兵日以强。改元真王，自称天子，引兵



南侵。一日，升帐召集诸将，下令曰：“吾闻怀朔、武川两处，人民富盛，钱粮广有。今遣将军卫可孤领兵二万，去攻武川；将军孔雀领兵二万，去攻怀朔。”二将领命，各自奋勇而去。那时怀朔镇将段长已死，杨钧代统其职。知拔陵造反，必来侵夺，欲求智勇之将，保护城池。闻说尖山地方有一人，双姓贺拔，名度。有子三人：长名允，字可泥；次名胜，字破胡；三名岳，字嵩英。父子四人，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次子破胡武艺尤高，勇过贲、育。乃请贺家父子到镇，留在帅府，商议军事。授度以统军之职，三子皆为将军。孔雀兵到，便迎出战。破胡一马当先，杀得孔雀大败，抽兵回去。哪知孔雀败去，卫可孤领兵二万杀来。那可孤是一能征惯战之将，手下将士人人勇猛，个个精强，不比前次贼兵。连战几次，势大难敌。把城门围住，日夜攻打，幸亏贺家父子协力固守，不至遽破。杨钧乃集诸将商议曰：“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何以解目下之危？近闻朝廷差临淮王为将，领兵十万，来平反贼。但只在别处征剿，不来此处救援。吾欲遣将求救，求其速来，未识谁敢前往？”贺拔胜挺身而出曰：“小将愿往。”钧大喜曰：“将军此去，必请得兵来。”便取文书付之。破胡结束停当，待到黄昏时候，放开城门，匹马单枪，一直冲去。惊动阵内贼兵，拦路喝道：“谁敢冲我营寨！”破胡也不回言，手提火尖枪，一个来，一个死，杀得尸横马首，万人辟易。无如贼兵纷纷，一似浮萍浪草，才拨开时，便又裹将上来。火把齐明，如同白昼。卫可孤在马上喝道：“来将何人，速通名姓！”破胡道：“我名贺拔胜，欲往云中。挡我者死，避我者生。”可孤见他杀得利害，亲自提刀来战。哪知破胡越战越勇，虽可孤本事高强，



争奈敌他不住，战了数合，也败将下来。破胡乘其败下，不复恋战，冲出垓心，拍马便走。晓夜赶行，直至云中。迎着临淮大军，便到辕门投进文书。临淮看了，忙传进去，细问贼兵形势。破胡参见后，一一对答。临淮道：“我奉命讨拔陵，未与一战，待我破其贼帅，此围自解，未便舍此救彼。”破胡见临淮不肯发兵，便叩首禀道：“怀朔被围已久，陷在旦夕。大王按兵不救，怀朔有失，武川并危。两镇俱失，则贼之锐气百倍，胜势在彼，焉能征灭？王不若发兵，先救怀朔，贼兵一败，武川亦全。韩陵之众，皆望风奔逃矣。”临淮道：“将军言是，我便发兵。”破胡道：“大王既肯往救，小将先回，报知主帅，准备接应。”王许之，赐以酒食。破胡食毕，辞别便行。

却说可孤心服破胡之勇，对诸将道：“吾得此人为将，天下不足平矣。今后再与相遇，须协力擒之。”哪知破胡回来，仍旧一人一骑。将近怀朔，望见贼兵围住城池，枪马密密，剑戟层层，如铁桶一般，见者无不寒心。破胡全然不惧，拍马杀入，高声喊道：“我贺拔胜今日回城，敢来挡我者，即死我枪上。”卫可孤闻知，传集将士，一齐围裹上来，喊杀之声，震天动地，比前番更甚。破胡使动神枪，左冲右突，好似毒龙翻海，猛虎出林。一会儿杀了无数军士，伤了几员上将。可孤见他勇猛，暗想道：“此人只可计取，难以力擒，久与他战，必至多伤将卒。”便招回军士，让他自去。破胡奔至城下，贺统军正在城上，开门放入。父子相见，略叙数语，同至帅府，把临淮已允大兵即到，报与杨钧。钧大喜，设酒慰劳，对破胡道：“将军英雄无敌，此功已是不小。但武川被围有日，未识存亡，欲烦将军去探消



息，将军能复行否？”破胡道：“我去不难。但贼势浩大，此处保守匪易，我行不放心耳。”统军道：“有我们在，汝勿忧。”于是，待至黄昏，破胡仍旧开门冲出。贼兵知是破胡，不来拦阻，任他径去。

却说可孤知破胡又去，绝早升帐，便唤其子卫可清，悄悄吩咐道：“你去如此如此，则贺家父子皆可收服。”可清领命上马而去。正是：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未识此去果能收服贺家父子否，且俟下回再讲。

清河之受污于太后，出于不得已。其实心为国，忠清贞谅，固自不可磨灭。惜不能死于翠华宫，而死于小人之手，深为可惜。元叉、刘腾以小人而窃国柄，皆由太后纵之于前，而又不自检束，及于淫乱，以致蛊惑幼主，离间南宫，母子不能见面。圣人云：“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又云：“治国平天下，皆在于修身。”真万世不易之言也。



第八回 太后垂帘重听政 统军灭贼致亡身

话说卫可清领了父亲密计，便至城下，单要统军出战，再叫军士辱骂以激之。统军大怒，挺身而出。战了数合，可清佯败而走，统军不舍，追有里许，伏兵齐起，将绊马索曳翻马脚，统军被擒。众兵将他绑了，推至城下，招其二子道：“来降免死，不来即斩你父。”贺拔允弟兄见了，吓得魂飞天外，飞马出城，高叫道：“勿伤吾父，愿相从也。”众兵把统军拥入军中。贺拔允兄弟直至营前，下马求见。可孤父子忙到帐外相迎。斯时，统军已释缚上坐，见二子至，挥泪道：“势已如此，只得在此投顺，但负了杨将军耳。”可孤大喜，一面款留父子在军，一面便去攻城。城中连失三将，慌乱起来。半夜城破，人民被杀，杨钧一门尽死。可孤破了怀朔，便请统军写书，以招破胡，统军许之。哪知破胡将近武川前一日，其城已破。正是烽烟交迫时候，破胡慌了，带转马头，忙即奔回。正行之间，望见前面一队兵来，上书“贺拔统军”旗号，心下疑道：“我父亲为何在此？”勒马问之。只见一少年将军出马拱手道：“统军不在这里，我是卫可清，奉主命来请将军，有统军手书在此。”便叫军士呈过。破胡看了，果是父亲手笔，叹道：“父兄既在彼处，我复何往？”遂下马与可清相见，并马而回，来见可孤。可孤下座，握其手曰：“他日富贵，愿与将军共之。”破胡拜谢。少顷，来见统军，兄与弟皆在帐中。相见后各自叹息，只得权时住下，再图机会。

其时临淮王不知两处已失，领兵前来。行近朔州，遇着



拔陵兵马，被他杀得大败，依旧退回云中。安北将军李叔仁领兵五万，亦来救援，屯兵于白道谷口，拔陵乘夜袭之，亦大败而退。朝廷知临淮、叔仁军败，皆削其官爵，命李崇为北讨大都督，镇恒朔以御强寇。抚军将军崔暹皆受其节制。崇欲停军固守，且莫与贼交锋，伺其便而击之。暹不遵崇令，引兵先出。正遇贼帅卫可孤，邀截大战，杀得官军死者死，逃者逃，崔暹单骑奔还，折了十万人马。可孤使人飞报拔陵，陵大喜，乘胜而前。又催各道贼兵并力来攻李崇。崇力战却之，遂相持于云中。崔暹兵败，李崇奏知。帝方不悦。又有雍州刺史元志上奏：“莫折念生与弟天生反于秦州，张望破高平镇，杀了镇将赫连略，官兵莫敌。”帝益惧，因念：“母后临朝，天下未尝有事，今反乱相继，无人为朕分忧。”屡欲往见太后，苦为刘腾所制。哪知腾恶满身死，左右防卫渐疏。又亦不甚经意，时时出游于外，留连不返。帝后母子复得相见。

正光五年，帝年十四，颇悔从前所为，得罪太后。时值中秋节近，率诸王贵臣等十余人朝太后于嘉福殿。时元叉不在，太后设宴留饮。酒过数巡，太后对帝及群臣曰：“我自还政后被幽于此，子母不听往来，虽生犹死，何用我为？我当出家修道于嵩山，闲居寺中，以了终身。”因自卸发，欲将金剪剪去。帝及群臣皆叩头流涕，殷勤苦请。太后声色愈厉，必欲出家。帝乃使群臣皆退，独留嘉福殿，与太后共语。太后细诉从前被幽之辱，思念之苦。太后泣，帝亦悲不自止。是夜遂宿太后宫中，明日亦不出宫，与太后坐谈至夜。太后曰：“今夕中秋佳节，可召皇后、潘妃到来，共赏良宵。”帝曰：“儿与太后相疏已久，遇此良夕，当侍太后



细谈衷曲，不必召彼来也。”太后见帝意诚，乃于月下密语帝曰：“自元叉专政，朝纲大坏，以致人心愁怨，盗贼四起。今若不早除之，天下必至大乱，社稷将危，帝何尚不知悟耶？”帝闻大惊，乃告于太后曰：“儿近来亦不甚喜他。因其能顺朕心，稍效勤劳，故不忍弃之。前日私将先王宫女窃回，朕笑其愚，置之不问。近内侍张景嵩亦告我曰元叉将不利于我，我尚未信，太后在内，何由知之？”太后曰：“满朝文武皆知其奸，何独吾知？正恐帝不相信，故皆缄口不言耳。”帝退，于是深匿形迹，待叉如故。

一日，帝对叉流涕，言：“太后有忿恚语，欲出家修道。不听其去，必忧愁成疾。朕欲任其往来前殿，以慰其心。”叉殊不以为疑，劝帝任其所欲。后于是数御显阳殿，二宫无复禁碍。叉尝举元法僧为徐州刺史，法僧反，叉深自愧悔，于帝前自明无他。太后谓之曰：“元郎若忠于朝廷，何不解去领军，以余官辅政？”叉乃求解领军，帝从之。然叉虽解兵权，犹总任内外，殊无惧意。宦官张景嵩怨叉，言于帝之宠妃潘贵嫔曰：“叉欲害嫔。”嫔泣诉于帝，曰：“叉非独害妾，又将不利于陛下。”帝信之。因叉出宿，解叉侍中。明旦，叉将入宫，门者不纳，叉始惧。

六年夏四月辛卯，太后复临朝听政。下诏追削刘腾官爵，发墓散骨，籍没家资，尽杀其养子。除叉名为民，其党侯纲、贾粲等皆出之于外，寻追杀之，籍没其家。惟叉以妹夫故，尚未行诛。一日，叉妻侍太后侧，侍郎元顺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叉之罪？”太后默然。未几，有告元叉及弟元爪通同逆反者，乃并赐死于家。朝野相庆，皆云大奸已去，太平可致。即陷在贼中者，亦思忠义自效，



脱身返正矣。

话说武川镇有一人，双姓宇文，名肱。其妻王氏生三子，复怀孕。将产之前，梦抱腹中小儿系绳升天，将至天门，为绳短而止。及生子时，云气满房，如羽葆飞盖之状，罩于身上。肱大喜曰：“此子他日必贵。”名之曰泰，字黑獭，即周朝开基主也。自卫可孤破了怀朔，又取了武川两镇，人民皆被掳掠，壮者悉点为军。于是宇文父子五人皆为可孤军士。其第三子洛生，年十九，武艺绝伦。四子黑獭，年十六，胆略过人，身長八尺，发垂至地，面有紫光，人望而异之。然困龙蟠伏，不得不屈在人下。一日，可孤在营中设宴，饷其将士，至晚皆散。宇文洛生巡行各营，见一壮士执刀倚于营门之外，对天长叹，叹罢挥泪。洛生异之，因向前问其姓名，那壮士见洛生神情亦异，乃吐实告曰：“我即贺统军之子贺拔胜是也。本怀朔尖山人，不幸我父被掳，兄与弟皆降，不得已屈身在此。有怀乡恋国之心，恨无冲天羽翼，俯首事贼，因此感伤。君乃何人，而来问我？”洛生闻言大喜，乃谓胜曰：“我是武川镇宇文肱之子，不幸家属被掳，委曲图存，只得为贼军士，心实不甘。将军若有报国之心，小子岂无复仇之志。我二人同心并力，杀可孤如反掌耳。”胜大喜，遂相密订，各去通知父兄，暗中纠合本乡豪杰，临期同发。

一日，卫可清欲往尖山打猎，可孤许之，乃曰：“须贺将军及二郎同去。”父子欣然听命。当日并皆上马，统军又命宇文肱、宇文洛生为马军，带了弓箭随后。共马步三百，一齐前往。到了尖山，命三百军士屯在山下，可清只带随身军士数人，同贺家父子及肱与洛生上山采猎。忽可清马前跑



过一鹿，可清连发三箭，皆不能中。因谓胜曰：“将军为我射之，一箭而中，当以黄金十两为赏。”胜拈弓在手，一箭正中鹿背。可清赞道：“将军真神箭也。”胜微笑道：“此何足奇，我再射一物与你看看。”可清道：“射何物？”胜拽开弓，喝道：“射你！”可清未及回答，早已一箭穿心，跌在马下。众大惊。四人动手，尽杀其亲卒数人，一齐飞马下山。宇文肱提了可清首级，高叫军士道：“卫可清已被贺将军诛死，有不从者，以此为例。”众皆慑服，不敢动。遂命洛生先往城中，知会本乡义旅，以为内应。统军与宇文肱押后，破胡为先锋，杀入城来。时可孤正坐军中，忽有军士报道：“小将军在尖山被杀。”可孤大惊而起，方欲号召诸将，却被破胡一骑冲入营中，大喝道：“逆贼看枪！”拦心一刺，顿时毕命。手下军士素惧破胡威名，谁敢相抗，也有跪下投拜的，也有奔归拔陵的，十万贼兵，一时溃散。贺统军入城，一面安抚人民，招集士卒，一面备文申报。因向胜道：“此事须申报云州刺史费穆，令其转奏朝廷。但拔陵人马处处皆有，路上恐防有失。必得汝去，我始放心。”破胡领命，备好文书，随即起身。果见贼兵满道，然闻贺拔胜之名，皆不敢拦阻。不一日到了云州，以申文投进，见了费穆，备诉情由。穆大喜道：“此皆将军父子之功也。待我奏知朝廷，自有恩命。”留宴三日，大相敬爱。谓胜曰：“云州苦无良将，故不敢与贼交锋。如得将军助我，何惧拔陵。且武川、怀朔倘有变患，亦可缓急相救。欲屈将军在此，为朝廷出力，幸勿拒我。”胜见其言有理，又情意难却，遂留云中。

却说拔陵闻可孤父子被杀，心中大怒，乃亲提二十万



众，杀到武川，洗荡一方，为可孤报仇。统军闻之，与诸将计曰：“拔陵领二十万人马前来报仇，城中兵卒不满八千，半皆疲乏，何以御之？”宇文肱曰：“今当分兵屯于城外，为犄角之势。先截其来路，使贼兵不能临城，可免坐困。”统军从其计，遂命宇文父子引兵二千，屯于城西；二子允与岳引兵二千，屯于城东；自领余众在城把守。调遣方毕，报贼兵已近。贺拔岳引军五百，先来截杀，与贼将交战，不上数合，贼兵败走入山。岳即追下，又遇一将，状貌狰狞，接住交战，良久未分胜败。哪知拔陵兵马分头而进，一路去战贺拔允，一路去战宇文肱，自将轻骑掩袭武川之城。两路之战，胜负未分，而武川已陷，贺统军被乱箭射死。其时贺拔岳未知城破，尽显平生本事，提鞭打死贼将，方得脱身。只见贼兵大队已过尖山，如潮如海，尽奔武川，心中大惊，恐怕武川有失，父亲性命不保，飞马回城。听见前面喊杀声高，冲入阵内，正值可泥困在垓心，忙高叫道：“哥哥且莫恋战，快去城中保护要紧。”二人并力，杀条血路便走，奔至城下，见一执枪军士已把统军之头悬示城上，二人肝肠尽裂。可泥忙发一箭，军士应弦而倒，连头滚下城来。二人捧头大哭。然亲军已散，四面皆是贼兵，倘有疏失，一门尽死贼手。不如保全性命，以图报复。于是将头埋于城下，拍马向南而逃。其时宇文肱亦在城西，与贼相持，见贼兵破城而入，贺统军死于乱军之手，两个儿子，乱中失散，不知去向，看来势大难敌，徒死无益，只得带了残兵千余，望西而遁。

却说拔陵知贺拔允弟兄捧其父头而逃，去尚不远，遂命骁将赫连信、卫道安带领三千劲卒赶上擒之。二人奉命而



去，未识贺拔兄弟能逃得脱否，且听下回再续。

孝明以幼冲登极，始而母后柄政，继为刘腾、元叉所惑，权又归焉。苦其时无一二刚正大臣，维持其间耳。及刘腾已死，复得母子相聚。依依膝下，爱慕情深，尚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贺拔度父子，始而守城拒贼，乃为贼所算，不得已而从之，卒能报仇杀贼，可为人豪。虽以众寡不敌，殁于军阵，不失为忠，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也。



第九回 骋骑射沃野遇仙 迫危亡牛山避寇

话说贺拔允、贺拔岳弟兄二人因失了武川，拍马逃去，在路相议道：“今番虽留性命，但干戈扰扰，何处可以容身？”允曰：“现在广阳王镇守恒州，去此不远，不如投奔他去。”正行之间，听见后面喊声大起，岳曰：“定有追兵赶来，兄请先行，弟自在后拒之。”允曰：“虽有追兵，何足为惧。”言毕，山坡下冲出二将，喝道：“我赫连信、卫道安在此，你二人快快下马受缚，免我动手。”岳大怒道：“吾贺三郎也！谁敢阻我？”赫连信挺枪便刺，岳以鞭架开，趁势一鞭，赫连信脑袋皆破，倒于马下。卫道安方欲上前助战，被贺拔允手起一刀，斩为两段。众兵见主将尽死，惊惧欲走，二人手起刀落，杀伤无数，然后住手，缓辔而去。不日来到恒州，见了广阳王，哭诉情由。广阳大相敬重，留在军中，各授偏将之职。其时胜在云中，忽闻父亲被杀，哥哥皆逃，呼天抢地，痛哭不已，恨不得即时报仇。费穆慰之曰：“老将军为国身亡，自当奏知朝廷，以旌其功。将军正当善保此躯，报效君亲。”胜强忍哀痛，安心住下。今皆按下不表。

再说贺六浑在京中遇见叔父高徽，耽搁两月，事毕回家，合家相见大喜。其时拔陵未反，乡土犹宁，六浑已有隐忧，广结四方豪杰，不惜罄囊费产。惟昭君知其意，余人不识也。内干尝谓欢曰：“汝虽好客，何挥财如土若此？”欢曰：“向在京师，见朝纲颠倒，君弱臣强，宿卫擅杀大臣，而朝廷不敢问。大乱至矣，财帛岂可守耶？与其留供盗贼之



用，不若用结豪杰之心，缓急可以得助。”内干然之，因出货财以助其费。于是六浑门前常多车辙马迹，云中司马子如、秀容刘贵、中山贾显智、咸阳孙腾、怀朔尉景、广宁蔡隼，皆一时豪杰，与六浑深相结纳，往来无间。其后高树夫妇相继而卒，六浑营葬于山南。有弟永宝尚幼，欢抚之如子。平城库狄干家资巨富，身受平虏将军之职。慕六浑名，知其有妹云姬，求娶为妇，以结好于欢。既而昭君生一子，名曰高澄，字子惠。欢自葬亲后，益不事家业，招集豪士，以射生采猎为事。娄昭学习武艺，亦朝夕为伴。

一日，刘贵到来，从者手中擎一白鹰，毛羽如雪。六浑见之，谓贵曰：“此鹰可爱，从何得来？”贵曰：“有一外路人带来，吾以五百贯买之。明日，我们同到沃野地方打猎，以观此鹰搏击之能。”六浑欣然，便邀尉景、蔡隼、贾显智、司马子如、徐明齐集，共往沃野。次日，轻弓短箭，一齐骑马而去。哪知一到沃野，过了多少山冈，并无禽兽。六浑道：“素闻沃野兽最多，如何今日没有一个？”话犹未了，只见南边窜出一兔，身如火块，眼似流星。六浑就发一箭，弓弦响处，赤兔忽然不见。拍马赶去，却见那箭射在树上，拔之不出。正惊异间，又见赤兔在前乱跑。及搭箭在手，兔又不见。才收了箭，兔又在前。六浑怒道：“此兔莫非妖怪，敢如此戏我。”刘贵便将白鹰放起，来搏赤兔。鹰随兔往，终搏不着。六人紧紧相随，约过三四里路，来至一处。后面一带山冈，靠山几间茅屋。屋外几株合抱大树，前有石涧，水声潺潺。六浑谓众曰：“此处大有林泉景致。”停马细看，忽见白鹰起在前面，赤兔正在其下。茅屋中窜出一只卷毛黄犬，一口将赤兔咬死。白鹰下来，亦被黄犬一口咬



死。六浑大怒，搭箭在手，喝声道：“着！”黄犬应弦而倒。众人皆道：“虽杀黄犬，可惜坏了白鹰，去罢。”

回头正行，耳边忽如雷震一声，大喝道：“谁敢无礼，杀我黄犬！”回头一看，有两个大汉，身長一丈有余，眼如铜铃，面似蓝靛，赶来拿人。六浑正待迎敌，被他一手拖住，轻轻提下鞍鞵，横拖倒拽而去。一个又来拿人，众人见力大难敌，拍马而走。走得远了，勒马商议道：“六浑被他拿住，还当转去解救才好。”于是回马复来。哪知两个大汉已将六浑绑在树上，喝道：“你杀我犬，也须杀你，以偿犬命。”六浑极口分说，只是不理。一个走进屋里，取出钢刀一把，举手要杀。斯时六浑命在呼吸，众人望见凶势，各个吓得魂胆俱丧。忽见屋内走出一个年老妇人，萧萧白发，手持拄杖，连声呼道：“我儿勿伤大家，快快放了。”二人听了，急忙将刀割断绳索，放了六浑，就请六浑屋内去坐。六浑随入，见虽是茅舍，亦甚宽洁。老妇向前称谢道：“我二子空有两眼，不识大家，误相触犯，乞恕其罪。”六浑谢道：“不敢。”见老妇双目俱盲，口口称他大家，未识何意。

却说五人望见白发妇人救了六浑进去，同至草屋前，下马而入。老妇亦命二子接进留坐，曰：“此皆贵人也，今日蓬门何幸，大家及贵人皆来！但家贫无以待客。”呼二子道：“尚有村酒数斗，壮羊一腔，可烹以佐酒。”二子应诺而去。六人谢了，便问道：“婆婆，令郎俱有非常之勇，何为埋没山中？”婆婆道：“老身两目不明，全靠二子打猎为生，住此久矣。”六浑道：“婆婆目不能视，何以知吾等前程？”婆婆道：“吾善相术，一闻人言，便知贵贱。”于是，六人皆起请相。婆婆用手扞摸，相六浑曰：“此大家也，贵



不可言。”相尉景位至三公；相司马子如富贵最久；相刘贵、蔡俊皆将相封侯。惟相贾显智，心地不端，为人反复，虽有高官厚禄，恐不得善终。然五人虽贵，指挥总出大家也。相毕，恰好搬出酒肉，六人正在饥渴时候，一齐坐下，饱吃一回，然后起身谢了，便即告别。上马而行，行有里许，六浑道：“此妇大贤，日后倘有好处，当报此一饭之德，惜未问其姓名，当转去问之。”六人并马而回，及到旧处，茅屋全无，哪有一个影子，惟有大树数株，依然在望。六人大惊道：“原来三个俱非凡人，乃是神仙化来，指示吾等的。”刘贵道：“若应其言，我们固有好处，高兄日后定帝王之分，岂非大幸？”盖当时称天子曰大家，故贵以为六浑贺。一路说说笑笑，行至沃野镇。是夜同宿刘贵家，明日各自回去。六浑回到家中，因对昭君诉说昨日之事，昭君且惊且喜道：“据老妇言，君必大贵，当保身有为，不可乘危蹈险，以之不测之忧。”六浑点头称是。从此欢益自负，远近闻其事者，皆倾心六浑，待之有加。

正光五年，昭君生一女，名曰端爱，即魏静帝后也。先时高澄生时，昭君梦见云中白龙一条，分为两段，虑其后虽贵，立业不终。及生端爱时，梦见明月坠于杯中，吸之立尽，知其后亦必贵。三朝后，亲友作贺饮酒。饮罢，共往白道南山采猎。

却说其时正值拔陵攻破武川，因杀了他大将卫可孤，泄怒于一方，令众将各领人马四处抄掠，杀害百姓。又差大将韩楼统兵十万，自五原而来，去与广阳交战。打从白道村经过，村中搅得粉碎，房屋被烧，人民死者死，逃者逃。内干百万财产，顿时化为乌有。六浑同了娄昭等数人正在南山打



围，离家约有三十里，忽见火光冲起，黑烟连云。六浑大惊，知有贼兵到了，急与众友庄兵五六十人飞奔回村。果见贼人纵兵大掠，杀人放火，喊杀之声如沸。六浑对众人道：“此处已有贼兵阻住，你看重重叠叠，约有十万人马，如何过去？我们须要齐心并力，有进无退，杀入村中，或救得各家性命。不然，徒死无益也。”众皆领命。六浑当先，娄昭押后，一齐舍命冲入。贼众见是数十乡兵，不以为意，便来挡住去路。六浑舞动神枪，连伤贼兵数十，众皆辟易。于是众人随了六浑杀出垓心，及到村中，但见烟火迷目，屋宇无存，各家眷属，都不知何往。六浑失色，娄昭马上大哭。二人正在凄惶，只见一人飞马前来，高叫道：“二位官人勿在此耽搁了，两家人口都逃在南山树林中，专望二位官人前去救护。”其人乃娄家内丁，颇有胆勇，故此寻来通信。

二人闻知大喜，率领众人即奔往南山。哪知贼兵旌旗满路，山前山后已结满营寨。六浑谓昭曰：“两家眷属男女俱在水火之中，今夜或可救之，明日皆被掳矣。”忙同娄昭奋勇而前，大叫：“来军放我上山，各不相犯。”贼兵见其骁勇，且日色已昏，恐损士卒，不与争锋，乃分开一路，放他过去。二人引了庄兵，寻路上山，直至山顶之上，见无数逃难人民都避在树林中。见了六浑，皆高叫道：“高大官人来，可救我等性命矣。”六浑寻见家属，人人都在，单失散了高澄一人。昭君不胜悲切，六浑嗟叹几声，可惜此子丧于贼手。因语娄昭道：“失去只索罢了，现在两家人口在此，总非安身之所。须当保护下山，方有生路。”娄昭见夜黑难行，犹豫不决。忽喊声大起，满山一片火光，树木皆焚。二人即忙上马，百姓强壮者及庄兵人等各执枪刀，六浑亲自约



束，分为数队，在前领路，杀下山来。贼兵抵敌不住，并得逃脱。招呼众人速往牛豆山去。此山在南山之北，地僻而险，山上有菩提寺，寺极广大，可以容众。故六浑领众往避。至寺，僧皆逃窜，众遂屯聚寺中。当夜惊魂未定，过了一宵，不见贼兵到来，人心始安，共庆更生。惟有昭君不知高澄下落，思欲遣人寻觅，犹恐贼兵阻路。后有上山来者报说贼兵虽去，村中焚掠几尽，老幼无存，房屋皆为白地，眼见高澄性命定然不保了。昭君闻之，悲哭不已。只见一个喜鹊飞向檐前，对了她喳喳的乱噪。昭君止了眼泪，便对鹊祝道：“鹊儿，你莫非知我儿子下落，尚未丧命，特来报信么？如果未死，你须飞下地来，向我长噪三声。”那鹊果然飞下，长噪三声，向南飞去。昭君道：“鹊儿向南飞去，此儿必在南方。”忙即唤人往南寻觅，但未识高澄果在南路，可以寻得着否，且俟下回再看。

大凡为帝为王之人，未贵显时，必先有异征。汉高斩白帝子，身之所在，上有云气。道逢相者，相以极贵。光武生时，红光烛天，嘉禾双穗。贺六浑身遇老妇，指以前程。昭君失去高澄，灵鹊报喜，亦其类也。将叙高欢发迹之由，先叙贼兵之乱，古人所谓楔子是也，却是行文秘妙。



第十回 五原路破胡斩将 安亭道延伯捐躯

话说六浑失去高澄，正在寺门外指点去路寻觅，忽有数十骑人马上山，前面是段荣，后面有人抱着小厮，坐在马上，却像高澄模样，巍巍而来。连忙接荣入寺，高澄亦随后进来，俱各大喜。六浑忙问荣道：“此子昨夜已失，君从何处救得？”段荣道：“拔陵在武川、怀朔等处屯扎兵马，武威相去不远，因此在家备御，不敢远出。昨早知贼将韩楼领兵十万去与广阳交战，打从五原而往。我知此间必遭兵火，慌带家人三十骑前来看视。今早到得村中，果见尸横遍地，房屋皆毁，未卜两家凶吉。细细打听，才晓得逃在此间，故寻踪而来。行至中途，忽见老鸦向我乱鸣，取箭射之，鸦带箭飞入穴中。使人下穴探取，见一小儿卧于其内，抱出视之，乃君之子也。”欢因问高澄何以卧在穴内。澄曰：“起初乳媪抱我逃走，赶众人不上，落在后面，被贼兵冲来，我与乳媪同落水内。忽见一夜叉模样将我提起，放在穴内。眼前但见一鸦在上飞鸣，今早有人抱我出穴，乃是段姨夫，始得同他到来。”六浑忙向段荣称谢。昭君见了儿子，如获至宝，益发感激不尽。段荣复向内干夫妇问慰一番。是夜，同宿寺内。明日，尉士真亦来探望，谓欢曰：“今幸家口无恙，但资产荡尽，将来何以谋生？”六浑道：“为此忧闷。”娄昭道：“不妨。此时家业虽废，尚有别业在平城等处。收拾各山牛羊驴马，搬往平城，督率庄丁人等再行耕种，亦可度日。六浑夫妇可无忧也。”段荣曰：“非计也。荣少习天文星纬之术，夜观天象，北方之乱未已，此间尚有兵火之



灾，十年后方定。树家立产尚非其时。且平城之间遇乱尤甚，非所宜居。”娄昭道：“然则若何而可？”士真道：“大丈夫上不能为朝廷剪除暴乱，亦当退自为谋保全父母妻子。莫若各家聚集庄兵，招来乡勇，就在此菩提寺结垒立寨，依山守险。我亦同来居住，凑合粮储，以为守御之备。且俟北土稍宁，成家未迟。”段荣道：“此论最妙。我看武威兵气亦重，不可安居。家中尚有蓄积，竟连家小一齐运来，同住便了。”六浑、娄昭皆大喜，相约已定，两家便即搬来。一面安顿家小，一面将菩提寺改作营寨，修整军器，造立旗帜。四方避难者负粮挈眷而来，不可胜数。自后贼兵过往者闻六浑之名，俱不敢相犯。娄昭仍督庄兵耕种田禾，以为山寨之用。正是：虎伏深山藏牙爪，龙潜大海待风云。今且按下不表。

再讲广阳王起兵来征拔陵，闻贼兵从五原来敌，众将议曰：“我兵不弱于贼，特无一骁勇之将与之争锋，故不能胜。令军中谁堪作先锋者，举一人以封。”众将道：“军中实无勇将。近闻贺拔允之弟贺拔胜在云州刺史费穆麾下，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天下无敌。若召以为将，足破拔陵之胆，战无不胜矣。”广阳王从之，乃写书与费穆，要请破胡到军。穆不敢违，遂送破胡来见广阳王。广阳王见其仪表不凡，英雄无比，便封先锋之职，授以精卒三千，谓胜曰：“将军此去杀贼立功，千金赏、万户侯，不足道也。”胜亦感激，誓以灭贼自效，遂领兵前往。行未廿里，正遇拔陵前队，约有五千人马。胜勒马高叫曰：“破胡在此，谁敢出战？”贼将见是破胡，吓得魂胆俱碎，畏缩不前。破胡连喝数声，不敢答应。直冲过来，贼兵望后便退。乘势赶杀，直



至拔陵军前，勒马讨战。拔陵闻知大惊，语诸将道：“今日破胡乘胜而来，谁去迎敌？”帐前走过孔雀之弟孔鸾、拔陵之弟拔兵，启口道：“我二人愿同出阵，斩破胡之首。”拔陵道：“此人未易轻敌，各要小心。”二人答应，出马跑至阵前，与破胡交锋。战未数合，被破胡一枪一个，俱死马下。拔陵大惧，诸将畏胜之勇，都不敢出战。遂引兵退三十里下寨，与韩楼大军相为犄角之势。广阳王知前锋已胜，亦引大军至五原山扎住。破胡数往挑战，拔陵只是坚守不出，于是两军相持不下。哪知拔陵兵威稍挫，而莫折念生反于秦州，兵势大盛。一日，命其弟天生道：“我今兵多将广，分兵十万于汝，去攻岐州。岐州一破，便提兵进逼雍州，以破萧宝寅之兵。我自在后接应。”天生遂引兵而往。

却说萧宝寅，乃是南齐明帝之子。梁武篡位，杀其兄弟九人。宝寅脱身降魏，孝文帝时封为齐王，尚南阳公主，甚加宠待。今因南道行台元修义染得风疾，不能征讨，故命宝寅代统其兵，以讨莫折念生。不几日，天生兵临岐州，岐州刺史裴芬与都督元志闭城拒守。被围一月，城破，裴芬、元志皆被杀。遂乘胜势，进军雍州之界。宝寅闻之，慌即起兵相迎。见贼势浩大，颇怀忧惧。忽有探子报来，西路上一支军马约有五万，打着官军旗号，飞奔而来。使人问之，却是东岐州刺史崔延伯。奉天子之命，封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起本州人马，来讨天生。延伯素骁勇，力敌万夫。宝寅大喜，请过相会。一路进发，行至马嵬。莫折天生扎营黑水之西，军容甚盛。宝寅问延伯破敌之策，延伯曰：“明晨先为公探贼勇怯，然后图之。”乃选精兵数千，西渡黑水，整阵向天生营。宝寅军于水东，遥为接应。延伯抵天生营下，



扬威胁之，徐引兵还。天生见延伯众少，开营争逐。其众多于延伯数倍，蹙延伯于水次。宝寅望之失色。延伯自为后殿，不与之战，使其众先渡，部伍严整，天生兵不敢击，须臾渡毕。天生之众亦引还。宝寅喜曰：“崔君之勇，关、张不如。”延伯曰：“此贼非老夫敌也。明公但安坐，观老夫破之。”明日，延伯勒兵而出，宝寅之军继后。天生悉众逆战，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锋，斩贼将数员，将士乘锐竞进，大破其兵，俘斩十余万人。天生率残兵遁逃。官军追奔至小陇，收得器械粮储，不可胜计。岐、雍及陇东之地皆复。只因宝寅不能戢下，将士稽留采掠，天生得脱。重整余众，塞陇道之口，以拒官军。宝寅、延伯既破莫折念生，以为雍、岐以西不足忧，遂停军不进。

一日，接到泾州将军卢祖迁文书，因反寇胡琛据了高平，自称高平王，聚集人马数十万，手下勇将百员，扰乱幽、夏二州，势极猖獗。今又遣大将万俟丑奴、宿勒明达领兵十万，来犯泾州。祖迁不能敌，以此求救于宝寅、延伯。二人遂引兵会祖迁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势大振。丑奴军于安定西北七里，时以轻骑挑战。大兵未交辄委走。延伯自恃其勇，且新立大功，以为敌人畏己，欲即击之。先是军中别造大盾，内为锁柱，使壮士负之而趋，谓之排城。置辎重于中，战士在外。自安定北整众而前，以为操必胜之势。那知贼计百出，当两军相遇，正欲交锋，忽有贼兵数百骑手持文书，诈称献上降簿，以求缓师。宝寅、延伯方共开视，宿勒明达引兵自东北至，万俟丑奴引兵自西南至，官军腹背受敌。延伯拍马奋击，奔驰逐北，径抵其营。无如贼皆轻骑，往来如飞，官军杂以步卒，战久疲乏，被贼



乘间冲入排城，阵势大乱。延伯左冲右突，虽杀死贼兵无数，而士卒死伤亦近二万，于是大败。宝寅见延伯败退，军心已恐，忙即收众，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败，欲与再战。宝寅劝其养锋息锐，徐观时势，以图进取。延伯以为怯，连夜缮甲治兵，招募骁勇，复自安定西进兵，去贼七里结营。明晨不告宝寅，独出袭贼，大破其垒，贼众披靡，平其数栅。既而军士乘胜采掠，离其步伍。贼见官兵散乱，复还击之。魏兵大败，延伯中流矢而卒。宝寅闻知往救，已无及矣。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远近忧恐。而宝寅自延伯死后，丧卒数万，贼势愈甚，深恐朝廷见责，心怀忧虑。

时麾下有一人，姓郑名俨，河南开封府人。生得丰神清朗，仪容秀美，向在京中为太后父司徒胡国珍参军，因随国珍得入后宫。太后悦其美，曾私幸之。宫禁严密，人未之知也。及太后见幽，不得进见。宝寅西征，俨遂从军而去，亦授参军之职。在雍州已及一载。一日，赦书至，知太后重复临朝，私心大喜。欲进京而苦无由。今见宝寅有忧惧之色，因告之曰：“太后复政，明公尚未进表恭贺，恐太后不悦于明公也。”宝寅失色道：“君言是也。军旅匆忙，未暇计此。今当表贺，但谁可往者？”俨曰：“明公如必无人，仆愿奉命以往。且尚有一说明，公出师以来，虽有前功，难掩后败。仆在太后前表扬明公之功，以见败非其罪，则朝廷益加宠任，可以无忧见责矣。”宝寅大喜曰：“得君如此，我复何忧。”因遂修好贺表，命俨充作贺使。郑俨别了宝寅，星夜赶行。因念太后旧情未断，日后定获重用，不胜欣喜。及至京师，将贺表呈进。太后见有郑俨之名，忙即召见。俨至金阶，朝拜毕，太后曰：“久欲召卿，未识卿在何所。今得



见卿，足慰朕心。”俨伏地流涕曰：“臣料此生不获再见陛下，今日得观圣容，如拨云见日，不胜庆幸之至。”太后曰：“朕身边正乏良辅，卿当留侍朕躬，不必西行矣。”俨拜谢。太后淫情久旷，今旧人见面，满怀春意，按捺不下，哪顾朝廷之礼，遂托以欲知贼中形势，留入后宫。是夜，俨宿宫中，与太后重叙旧情。宫中皆贺，明日升殿，即拜俨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兼领尝食典御。昼夜留在禁中，不放出外。即休沐还家，尝遣宦者随之。俨见妻子惟言家事，不敢私交一语。自此宠冠群臣，一时奸佞之徒争先趋附。

时有中书舍人徐纥。为人巧媚，专奉权要。初事清河王，王死又阿谀元义。义败，太后以清河故，复召为中书。及郑俨用事，纥知俨有内宠，益倾身承接，奉迎惟谨。俨亦以纥有术智，任为谋主。共相表里，势倾内外，时人号为“徐郑俨。”不数月，官至中书令、车骑将军。纥亦升至给事黄门侍郎、中书舍人，总摄中书门下事。军国诏令，皆出其手。纥素有文学，又能终日办事，刻无休息，不以为劳。或有急诏，则令数吏执笔，或行或卧，指使口授，造次俱成，不失事理。故能迎合取容，以窃一时之柄。然无经国大体，见人则诈为恭谨，而内实叵测。又有尚书李崇之子李神轨。神采清美，官为黄门侍郎，亦私幸于太后，宠亚郑俨。又有黄门给事袁翻，亦为太后信任。徐、郑、袁、李四人互相党援，蒙蔽朝廷。六镇残破，边将有告急表章，俨恐伤太后之心，匿奏不报。外臣有从北来者，皆嘱其隐匿败亡，不许言实。于是众臣争言贼衰，不久自平。太后日事淫乐，不以六镇为意。正是：朝中已把山河弃，阉外徒劳战伐深。但未识后来变故如何，且听下回细说。



用兵不知纪律，不用智谋，不知死活，一往向前，鲜有不败者。胡太后不以边镇为事，惟务淫乐，以致宵小满朝，纲纪大坏，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第十一回 天宝求贤问刘贵 洛周设计害高欢

话说胡太后宠信郑俨、徐纥，居中用事，百僚畏惮，莫敢谁何，朝政日坏，今且按下不表。却说魏初有两秀容城，皆在并州之北，俱有居民数万。北秀容酋帅双姓尔朱，名羽健。一传为尔朱代勒，代勒为人猛勇，御下又极宽和。一日，游猎山中，部下之人射一猛虎，误中其臂，代勒拔其箭还之曰：“此汝误中我臂也。”并不加罪，由是军民无不感悦。官至肆州刺史，封梁国公，年九十余而卒。子名新兴，代父职。坐拥成业，雄镇北土，畜牧尤蕃，牛羊骡马千百成群，各以毛色相别，弥漫山谷，不可胜数。朝廷有事出师，新兴每以牛马刍粮来献，孝文以为忠，进位将军，敕为秀容镇第一酋长。宫室崇大，俨如王侯之居。府库充积，富可敌国。麾下猛将如云，壮士如雨。生子荣，字天宝，聪明俊伟，才气过人，又多力善射。少时随父入朝，武帝见而爱之，以中山王元英之妹妻之，即北乡公主也。其后新兴年老，表请传爵于荣，明帝许之，荣袭父爵。新兴死，魏又除荣游击将军。荣每到春秋二时，率领眷属，往高山大泽之处，射猎为乐，故其姊妹妻女皆善骑射。有子三人：长菩提，次义罗，三文殊，年皆幼。女二：长曰娟娟，次曰琼娟。娟娟年十四，容颜绝世，有倾城倾国之貌。伶俐多能，性刚烈如其父。后为肃宗嫔，敬宗立，荣复纳之为后，终归高氏，为献武帝妃也。当是时，荣见朝政日乱，六镇皆反，而手下士马精强，粮储广有，隐有拨乱救民，化家为国之志。又宗族强盛，弟兄叔侄皆有勇略。从弟名世隆。族弟二



人：一名度律，一名仲远。兄子二人：一名兆，字万仁；一名天光。此五人者，才智兼备，武艺超群，各镇都畏之，号曰“尔朱五虎”。而五虎之中，兆尤勇猛，荣爱之如子。一日，荣召五人谓曰：“四方兵起，名都大郡皆为贼据。朝廷出师累年，败亡相继，贼势益甚。我恐此间亦不得安，我欲发粟散财，以招四方智勇。剪除凶暴，上为朝廷出力，下为地方保障。汝等以为何如？”众皆曰：“主公之见是也。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此不世之勋，有何不可。”荣大喜，即于秀容城上竖起招贤旗一面，上书“广招贤智，共济时艰”。于是，四方才勇之士，相率来投。

时南秀容于乞真杀了太仆卿陆诞，据城造反。荣遣尔朱兆引兵三千擒之，斩于城下，将首级封进京师。明帝大喜，封荣博陵郡公，长子菩提世袭，赐金三十斤，彩缎百匹，以荣宠之。又桑乾镇斛律洛阳、费也头二人作乱，荣亦起兵破之于河西，斩其首级入朝。以功进封安北将军，都督恒、朔二州军事。荣自是英名四布，兵威益振，豪杰归心。六浑之友，刘贵、司马子如、贾显智、侯景、窦泰等皆奔秀容，投在麾下效力。荣一一收纳，随才任使。敕勒人斛律金有武干，行兵能用匈奴之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敌兵远近。初在怀朔镇杨钧手下为将，钧死，归拔陵。见拔陵作事无成，脱身归于尔朱氏，荣以为别将。六浑妹夫库狄干见北方大乱，欲携家避入京师。云州刺史费穆知其才勇，劫至云州，共守城池。其时北境州县皆没于贼，惟云州一城独存，四面阻绝，粮尽矢穷，外救不至。穆知不能守，遂与库狄干弃城南奔，投于尔朱荣。荣送费穆归朝，留狄干为别将，甚加礼待。



一日，天光领二将来见，谓荣曰：“此尖山贺拔允、贺拔岳也。”荣喜，急起握二人手曰：“将军兄弟英雄盖世，想慕久矣，何幸今日得遇。但闻足下在恒州把守，未识何以至此？”允曰：“允自武川失守，父被贼害，与弟岳投奔恒州，为元仆射收录。弟胜在广阳王麾下为将，广阳奉召入京，胜亦来恒州相投，弟兄遂得相聚。不料广阳去后，众皆怨望，推鲜于修礼为主，聚众廿万，拥兵来寇。元仆射使允等出战，哪知城中外连内应，城遂破。元仆射奔往冀州，允弟兄三人在乱军中相失，今胜不知何往，我二人投北而行。行了两日，无处容身，因在山前叹息。忽逢明公之侄天光，说及明公好贤士，劝予来归，故倾心至此。如蒙收录，当效驰驱。”荣曰：“将军此来，天作之合也。但未识令弟何往，吾当遣人觅之，使汝手足同在一处。”因皆置为将军。荣欲观二人武艺，一日拣选人马，带允、岳同往射猎。过肆州城下，肆州刺史尉庆宾忌荣之强，闭城不出迎接。荣怒曰：“竖子，敢尔慢人！”以兵袭之，破关而入，执庆宾将杀之。忽报营门外有一少年将军，自称贺拔胜，要见主公。荣曰：“破胡来耶？”即召入。破胡进至中军，低首下拜。荣扶起笑道：“尔来何晚也？令兄弟皆在此，专望将军到来同聚。”破胡道：“胜自恒州战败，兄弟失散，奔往肆州，蒙尉刺史以礼相待。今闻尉公冒犯虎威，行将就诛，特来求宽其死。幸明公恕之，异日胜事明公，亦不敢忘德。”荣道：“今见将军，如鱼得水，不胜大幸，何争杀此一人。”命即放之，破胡拜谢。允与岳上帐相见，悲喜交集。荣即解下腰间狮蛮带赐之，署为副将。执庆宾还秀容署。尔朱羽生为肆州刺史，荣是时目中已无魏矣。



孝昌二年八月，贼帅元洪业斩鲜于修礼，请降于魏。贼党葛荣又杀洪业，自立为主，军势浩大，进攻瀛州。章武王元融拒之，为荣所杀。时广阳王深复奉太后命，领兵讨贼。闻元融死，不敢进。朝廷逼之使战，亦为荣杀。尔朱闻之，益轻朝廷。尝谓刘贵曰：“今天下扰扰，世无定局。吾欲得一智勇无双之士，如当年韩信之流，与之共定天下，今有其人乎？”贵曰：“吾观天下豪杰多矣，如怀朔贺六浑者，其才足以当之。”荣曰：“吾亦颇闻其名，今何在？”贵曰：“六浑困守风尘，现在避处牛豆山中，以待时清。明公举而用之，天下不足平也。”荣曰：“汝速为我招之。”贵承命修书一通，遣人送往牛豆山。书中深致尔朱企慕之意，劝其速来。六浑得书，谓尉士真曰：“如今群雄奋起，反复无常。吾侪投入，事亦不易。不如权住此间，徐观形势，以图机会，君以为何如？”士真曰：“尔朱虽强，未识为人若何。且闻命遽往，恐为所轻。”六浑曰：“君言正合吾意。”遂不去。

时孙胜在阳曲川被寇，家业尽丧，亦来牛豆山，与六浑同住。一日，六浑与尉景、段荣下山探听消息，至晚方回。才到牛豆山下，忽见一人飞马而至，高叫：“来者壮士莫非贺六浑么？”六浑道：“只我便是。”那人道：“吾主在后，等待多时，请公过去相见。”六浑道：“你主何人？”那人道：“我主姓杜，名洛周，柔元镇人。今见天子无道，万民愁苦，聚兵十万在上谷城中，欲图霸王之业，以救生灵之命。仰慕壮士文武双全，才勇出众，是当今第一豪杰，欲屈到幕下，同心举义。故自来请，先令小将致意。我乃贺拔文兴，杜洛周妻弟也。”六浑曰：“你主错了。吾因智勇不



足，避难居此，有何德能而敢为兴王之佐？”话犹未了，忽大炮一声，拥出无数人马，塞住山口，旌旗密布，剑戟如林。一人红袍绿甲，在马上欠身道：“我杜洛周素仰威名，特来奉请同往上谷，共聚大义，富贵与君同之。如蒙慨允，即此便行。倘有见弃之心，恐刀剑无情，惊及一家。”六浑见此形势，知不可拒，私语士真、子茂曰：“吾脱一身甚易，奈妻子何？”乃下马再拜，尉景、段荣从之。洛周大喜，下马答拜。曰：“君必与夫人子女同往，方得放心，省得身心两地也。”于是洛周上马，送三人至菩提寺门外，道：“吾只在此等候，君进内速整行装，便即起身。”六浑入内，告知众人。内干夫妇大惊曰：“君等皆去，吾在此作何倚靠？”昭君曰：“洛周反寇，君去奈何？”劝曰：“吾非不知，但欲保一家性命，权且从他，以解目前之厄。快去收拾行囊。”又谓娄昭曰：“如今人力已少，倘有外寇凭陵，何以抵敌？君于此处亦不可居，且往平城可也。”于是除内干一家不去，余皆起身同行。昭君姊妹拜别父母，各流涕分手。

洛周自得六浑等数人，兵士云集，军马日广，遂于上谷城筑坛为天子，改元真王，署置百官。以六浑为将军，统领人马一万，进兵来夺幽州。幽州刺史常景上表奏闻，魏以常景为行台尚书，与幽州都督元潭共讨洛周。景即起兵五万，将卢龙一带关塞之处，皆拨军守把。元潭引兵三万，军于居庸关以备之。洛周又引兵来取安州，常景遣将崔仲哲邀之于元都关。仲哲素不能战，一战大败，为洛周所杀。居庸关守兵闻之，一夜尽溃，元潭逃归幽州。洛周自以为无敌，志益骄傲。军无纪律，日事抄掠。用兵经年，一无所就，仍退回



上谷。识者知其无成，惟六浑驭军有法，赏罚必信，因此得军士心，人望咸归。洛周忌之，密与贺拔文兴谋曰：“军心尽向六浑，恐后日有元洪业之事。我不能为鲜于修礼坐受其害，不如杀之，以杜后患。”文兴曰：“若杀六浑，尉景、段荣等亦不可留。”遂定计于中秋夜，借赏月为名，宴于深山之中，四面伏兵，擒而杀之。有一小校平日与段荣相好，密将此事报之。荣闻报大惊。时已四鼓，恐军中惊觉，不敢往告六浑。明晨上帐参谒，诸将皆到，不见六浑。洛周道：“六浑何以不至？”有人禀道：“六浑昨夕饮酒过醉，不能起身，故失参见之期。”洛周曰：“今宵中秋佳节，不可虚度。晚间设宴于山峰离处，与诸君同玩良宵。六浑不可不至。”荣曰：“六浑虽是中酒，晚间自愈。主公先行，待小将促之，使来以赴主公之约。”洛周应允。段荣随到六浑家，密报其事，六浑大惊。时尉景同居，嘱咐昭君、云莲一同收拾行李，密约蔡、孙两家同逃。等至下午，听知洛周出城，各将家眷载在车上，悄悄而行。尉景当先，蔡隼、孙腾押后。六浑、段荣假作赴宴，行至中途，谓众将曰：“我有一小事未了，当同子茂回去。君等先行，我随后赶上也。”道罢，飞马回转，保着家眷急走。洛周至晚不见六浑等来，又差人召之。往来数里，已近黄昏。回报道：“六浑等众都已走了。”洛周大怒，谓文兴曰：“六浑去尚未远，汝引三千轻骑擒来见我，休使逃脱一人。”文兴领命，忙即带了兵众，飞奔而来。正是：蛟龙尚未翔云表，鸿鹄犹然困网中。未识六浑此番能逃得脱否，且待下回细说。

朝纲不整，以致乱贼纷纷。尔朱始以辅佐朝



廷，扫清寇贼为言，起念尚正。后窥朝右无人，遂生异心。杜工部云：“圣王自神武，驾馭必英雄。”是无人驾馭之耳。若杜洛周者，粗率卤莽，殊无大志，真草贼耳。



第十二回 剪劣马英雄得路 庇幸臣宫阙成仇

话说六浑当日脱身而行，料洛周必不干休，定有追兵到来，谓众人曰：“若追兵到来，既要厮杀，又要照顾家眷，势难两顾。不如孙、蔡两兄保着车仗人口先走，我与士真、子茂在此杀退追兵，随即赶上。”尉景道：“此计甚妥。”于是，家眷先行，三人勒马以待。时近更余，果见后面火把齐明，喊声大振。贺拔文兴追至，大叫：“六浑休走，我主待你不薄，奈何背主而逃？此非好男子所为。”六浑答道：“你是贺拔文兴，正要与你说明，我们住在牛豆山，原无意相从。你说洛周慷慨英雄，真心待人，故俯首相从。原来是一无知小子，妒贤嫉能。我等相随一载，虽无大功，亦无大罪，奈何设宴山中，图害我等性命？汝速回去，将吾言回复洛周，并非我等不别而行也。”文兴无言回答。又见三人挺枪相待，自料敌他不过，只得收转人马回去。

六浑出得上谷岭，天已大明。后面又有喊声，疑追兵复至，谓众人曰：“洛周兵力精强，我们寡不敌众，急急向前，不可回马与战。”昭君与端娥、端爱、高澄乘一牛车，澄方六岁，数堕车下。欢怒其羁迟，欲弯弓射之。昭君大惊，高叫段荣曰：“段将军速救我儿！”段荣飞身下马，抱起高澄，归于马上，加鞭急走。行了一日，天色又晚，荒野中并无旅店，投一野寺权住。时天气初寒，风雨暴至。众人皆仓皇就路，衣衫单薄，不免饥寒。昭君亲燃马矢，作饼与六浑充饥。次日起行，六浑欲南奔葛荣。将近瀛州，闻葛荣强暴，甚于洛周。谓众人曰：“一误岂容再误。”尉景曰：



“前路茫茫，今将曷归？”段荣曰：“吾闻北秀容尔朱天宝兵力强盛，大招贤士，若往投之，断无不纳。”六浑曰：“吾从洛周一年，今往投之，倘以反贼视我，加我以罪，我将何逃？”蔡隽曰：“有刘贵、司马子如数人在彼，必能为我先容，可无忧也。”于是六浑与五人同入并州，先借旅寓，安顿家小，然后段荣去寻刘贵。

却说贵在秀容，最为荣所信任，一日从城外归来，忽见一人，在马上呼曰：“刘君别来无恙？”视之，乃段子茂也。即忙下马相见，问道：“子茂何来？阔别二年，常怀想念，未识六浑及众友近况若何？”子茂道：“六浑、尉景等俱在此了，专望兄去相叙。”因把前事细诉一遍。刘贵大喜，遂并马入城，来见六浑。六浑见了刘贵，握手相慰，便将来投尔朱之故，细细说了，要他引进。刘贵道：“尔朱慕名久矣，今日一见，必获重用，无忧不得志也。”司马子如、库狄干、贾显智、侯景、窦泰闻得六浑到了，陆续来望，相见皆大喜。刘贵道：“诸君在此叙旧，我先见讨虏，诉知六浑来意，明日便好进见。”众皆称善。刘贵起身，忙到府门。值荣在城外桃林寨看兵，便往桃林寨求见。荣召入，贵在帐前拜贺曰：“主公大业将成，又有高贤来助了。”荣问：“何人？”答道：“高贺六浑并有亲友数人同来相投。”荣闻六浑至，大喜，问：“在何处？”答道：“在旅店中，明日来参。”荣曰：“我慕其人久矣，速来一会。”便令小校备马，同刘贵去接。六浑不敢迟延，忙来进谒。荣令别将迎之入帐，六浑见荣再拜，荣欠身请起，赐坐帐下。荣初闻刘贵之言，以六浑为人中之杰，气象异常。今见其精神憔悴，形容枯槁，殊失所望。问劳数句，不甚深言，欢即辞退。刘贵暗付道：



“天宝平日闻名起慕，今日相见，何反淡然？”因留六浑到家，排酒洗尘。忽报讨虏有命，六浑有甚亲友，皆令明日来见。贵应诺。是夜，六浑宿于刘贵家，贵私语六浑曰：“君才能盖世，奈与洛周同反，今惟在此立功，以盖前愆，勿生退志。”六浑以为然。次日，贵出全付衣服，与六浑更换。令人请尉景、段荣、蔡隼、孙腾同至家中，齐入帅府。荣皆礼待，署为将军。六浑虽在军中，未获重用。

一日上帐参谒，荣往厩中看马，诸将随侍。见一马甚猛，四面皆以铁栏围之。六浑曰：“此马何故防卫甚严？”荣曰：“此马号为毒龙，莫能驭也。往往蹄啮伤人，人不敢近。”欢细视之曰：“良马也。胸项间有旋毛一撮，故此做孽。若剪而去之，必足为明公用也。”荣曰：“吾数使人剪之，毛不能去，反为所害。故弃而置之，锁缚厩中。”六浑曰：“欢请为明公剪之。”荣曰：“奈何以一马而杀壮士。”欢固请，荣许之，就把胡床坐下，诸将两旁侍立。命六浑往厩中牵马。毒龙一见栏开，双蹄并起，挣断铁索，奔出厩外，腾蹕跳跃，势甚猛烈。六浑当前拦住，喝道：“你虽畜类，亦有性灵。既受豢养，自当任人驾驭，何得蹄啮杀人？我为你改恶为良，异日立功边上，方显尔能。”毒龙听了，顿时收威敛迹，伏地低头。六浑贴近马身，不加羁绊，剪去旋毛。众人皆为危惧，六浑神色自若，以旋毛献上。荣大喜道：“果然名不虚传，毒龙杀人多矣，卿乃独能制之。”欢曰：“御恶人亦犹是矣。”荣奇其言，便道：“此马即以赐卿，卿为我试之。”六浑腾身上马，那马放开四足，风驰电掣，团团走了几遍。六浑见有旗杆木竖在百步外，忙取随身弓箭，连发三矢，皆中木上。众皆喝采。荣亦大喜，起身归



帐，屏去左右，独留六浑，赐坐帐下，以时事访之。六浑告荣曰：“闻公有马十二谷，皆以色别为群，不知明公蓄此何用？”荣曰：“试言汝意若何？”欢曰：“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嬖孽专权，宵小乱政，朝纲不振极矣。以明公之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之罪，以清君侧，天下孰不俯首畏服，惟命是听？如是，则大功立致，霸业可成。此贺六浑志也。明公岂有意乎？”荣曰：“卿言正合我意。两下情投意合，倾心吐胆，谈至更深，六浑始退。次日，尔朱荣移兵屯于晋阳，诸将皆从。六浑家眷住上党坊内，尉、段、蔡三家皆就傍居住。六浑从军晋阳。

当是时，洛周侵掠蓟南，势益猖獗；念生夺了岐州，官兵累败；葛荣据了信都，都督裴衍被杀。其后杜粲杀了莫折念生，占了秦州；葛荣并了洛周之众，兵势益大，横行河北。萧宝寅出师累年，靡费不赀，屡次丧败，惧朝廷见责，内不自安，定计欲反。行台郎中苏湛哭而止之曰：“王本以穷鸟投人，朝廷假王羽翼，荣宠至此。属国步多艰之日，不竭忠报德，乃欲乘人间隙，遽行守关问鼎之事。魏国虽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义未洽于民，但见其败，未见其成，王若行此，我恐荆棘必生于斋阁也。”宝寅不纳，遂反，自称齐帝，改元隆绪。正平薛凤贤、薛修义亦聚众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寅，远近大震，尔朱荣谋于欢曰：“关西皆反，我欲发兵讨贼，何者最先？”欢曰：“平外贼易，除内贼难。公但养精蓄锐，先除朝内之贼，则外贼可指挥而定也。”荣以为是。于是日伺朝廷之隙，按兵以待。

再说孝明帝即位十二载，年已十八，朝政一无所预。太



后私幸郑俨诸人，虑帝年长，知其所为不谨，于宫中多树耳目，务为壅蔽。凡帝亲爱者，恐其传言泄漏，百计去之。时有密多道人善能胡语，帝宠之。又有鸿胪少卿谷会治、通直散骑谷士恢，皆帝所宠信，朝夕侍于禁中，太后忌之。孝昌二年二月，帝奉太后宴于御园，谷士恢侍侧，太后曰：“谷卿聪明多才，必知吏事，令为晋州刺史何如？”士恢心怀帝宠，不愿出外，良久不答。太后再言之，帝曰：“士恢年少，难当方面之任，母后勿遣。”次日，太后坐便殿，召士恢曰：“我命卿为晋州刺史，如何违我？”士恢曰：“容臣入别至尊。”太后不许，士恢再四恳告。郑俨在旁奏曰：“此等小臣敢违陛下之旨，不斩之，无以警后。”太后即命斩之。帝在宫中，不知士恢已死，命内侍召之。内侍回奏云：“士恢已被太后斩讫。”帝失色，惊问士恢何罪，内侍言：“太后欲以为晋州刺史，士恢不从，中书郑俨奏斩之。”帝怒，称疾不出。太后使宫女来问，帝不答。太后亲至显阳殿，问帝何疾。帝曰：“我怒谷士恢，受朕深恩，今往晋州，不来一辞。我欲封剑斩之，取其首级来视！”太后闻帝言，已知左右奏知，谓帝曰：“谷士恢一个小臣，敢违我命，抗言犯上，吾故斩之，实未至晋州也。”帝曰：“士恢死乎？”太后曰：“然。”帝曰：“得见其首乎？”太后命左右取首进之。帝见首，痛哭流涕曰：“此郑俨杀汝耳，吾当报之。”太后大惊曰：“帝误矣，我自杀之，于俨何涉？帝为万乘主，岂少此等人入侍左右而为此感伤？”帝恐伤太后之意，命以厚礼葬之。

俨知帝怒及己，又奏太后道：“士恢虽死，密多道人、谷绍达尚在帝侧。二人仇我更深，必除之为妥。”太后曰：



“易耳。”命俨暗招刺客，杀密多于城南大巷。帝怒，严旨搜捉贼人，限在必得，已心疑太后所为。未几，又报谷绍达被太后赐死。帝怒甚，忿忿走入紫华宫，谓卢妃曰：“朕以太后之故，郑俨、徐纥内宫不禁往来。今朕所宠信者，太后必欲置之死地，未识何意。”卢妃奏曰：“陛下深居九重，朝权皆归国母，陛下所宠，焉能得保性命？”帝曰：“吾杀徐、郑，以报之何如？”妃曰：“徐、郑朝夕在宫，太后所宠，陛下焉得杀之？”帝曰：“太后与郑有私乎？”妃曰：“妾不敢说，愿陛下留心察之。且陛下还宜加意自防，勿为奸人所算。”帝闻之，益闷闷不乐。是夜，宿紫华宫中。次日傍晚，帝密敕北宫宦侍，夜来不许锁断嘉福殿门。一更后，随了数个宫人，行至嘉福殿后獮和阁下，闻阁上有笑语声，帝问：“何人在阁？”宫人悄悄奏道：“太后与尚书郑俨宿于阁上。”帝知太后不谨是实，长叹一声，忙即回步退出。明日，宫人奏知太后，言帝昨宵至此，太后之事俱已知之，长叹而去。太后大惊曰：“谁为是儿言之，私来窥我？”郑俨失色，跪于太后前曰：“事露，帝不能奈何陛下，臣今死矣。”太后曰：“毋恐，有我在，断不令卿遭诛也。”俨拜谢曰：“若得陛下作主，臣等方敢常侍左右。”因斩司宫者数人，以其失于防守，纵帝得入也。帝闻之益怒，自此母子遂成嫌隙，两宫不相往来。但未识后事若何，且听下回细述。

高欢对尔朱数语，磊磊落落，固是英雄本色。孝明惑于宵小，太后恣行淫乱，任用非人，致令六镇窥伺，寇盗生心，祸端蜂起，至于不可收拾。可



中国秘史

北朝秘史

叹哉！



第十三回 赐铁券欲图边帅 生公主假作储君

话说并州刺史元天穆，本魏室宗亲，因太后专政，徐、郑用事，心常不服。见尔朱士马精强，欲借其力以倾朝廷，深相结纳。荣亦喜其与己，焚香刺血，结为兄弟，誓生死不相背负。事无大小，皆与商议。一日，荣同帐下诸将来至并州，与天穆议事。天穆设宴留饮，酒至半酣，问荣曰：“弟来欲议何事？”荣屏去左右，惟贺拔岳在坐。荣曰：“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奸佞弄权，忠臣屏迹。我欲举兵入洛，内除诸奸佞，外削群贼，兄以为何如？”穆与岳皆曰：“讨虏之意，实合群望，当早行之。”荣曰：“事果可行，吾即表奏朝廷，以讨贼为言，庶几师出有名。”天穆力赞其成。荣就写表一道，发使进京。太后见奏，疑荣有异志，乃付有司商议。群臣皆以荣兵强盛，不宜允其所请。太后乃下诏止之。其略云：

今念生泉戮，宝寅败逃，丑奴请降，关、陇已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渐平。又北海王显率众二万，出镇相州。卿宜高枕秀容，兵不需出。

荣得诏大笑曰：“天下乱形已成，朝廷反说太平无事，吾岂可因诏而止。”乃请天穆到府，遍召诸将共议，众皆曰：“朝廷不准发兵，是有疑我之心，此事岂可遂已。”于是荣复上书，其略云：



今贼势虽衰，官军屡败，人情危惧，恐实难用。若不更思方略，无以万全。臣愚以为蠕蠕主阿那环，荷国厚恩，未应忘报。宜早发兵，东促下口，以蹶贼人之背。北海之军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兵将虽少，愿尽力命。自并陁以北，滏口以西，分据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之众，恩威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若允臣所请，大功可立。臣整率师旅以待，惟陛下鉴之。

一面进表，一面兴师。署高欢为都督，统领十万人马，镇守桃林寨，日夕操练，以待征调。自领马步兵三十万，结营并陁之上，旌旗映日，杀气连云。附近州县莫测其意，人人疑虑，各个惊心。

表到京中，举朝大骇。太后见其不肯罢兵，恐有变乱，召廷臣问策。中书舍人徐纥出班奏曰：“臣有一策，可制尔朱之命。”后问何策，纥曰：“尔朱荣世据秀容，畜牧蕃息，兵势强盛，皆因能用人也。今其手下将士，或反贼余党，或罪臣子孙，惧祸亡命，皆被尔朱荣收纳，授以军职，赐之财帛。众人怀恩感激，无不尽心协力，故所向克捷，威振山西。臣意莫若先离其党，私行圣旨，许以高官厚禄，赐以金书铁券，密令暗图尔朱，则其党必贪朝廷之赏，群起而诛之矣。”太后大喜，如计而行。

时有尔朱荣从弟世隆，在京为直阁将军，探得朝廷阴谋，密将此事报知天宝。天宝大怒，乃召集诸将谓曰：“今朝廷有密旨到来，命汝等图我，以取富贵。汝等若贪朝廷官爵，请从此别；若愿随我者，当留麾下，慎勿心怀两意，暗



生反侧也。”众将皆曰：“某等遭时不遇，穷困风尘。得遇明公，拔之粪土之中，置之将士之列。执鞭坠镫，生死愿随。朝廷富贵，非所敢望也。”荣大喜道：“卿等若不相负，朝廷赐来官爵，当尽留之。等我日后得志，照其所留之书之爵相授。”众皆拜谢而退。

且说太后听了徐纥之计，以为事必有成，不以尔朱为意，淫乱如故。时有武都人杨白花，少有勇力，容貌雄伟，太后逼而幸之。白花惧祸及，奔南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花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声甚凄婉。歌曰：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一日，郑俨进宫，闻其歌，知太后思念白花而作。曰：“陛下何多情也？”太后曰：“情之所钟，不能自己。吾念白花，犹念卿也。”俨曰：“臣蒙太后宠爱，奈帝屡欲杀臣，白花所以惧祸而逃也。”太后曰：“近闻潘充华怀孕将产，若生太子，吾将幽帝南宫，立太子为帝，谁敢违我？”俨曰：“倘生公主奈何？”太后曰：“即生公主，吾吩咐监生人等诈言太子，竟瞒了天子大臣，吾计亦可得行。”俨曰：“太后之见，果智逾良、平。”二人计议已定，探得潘妃产期已近，太后亲临绛阳宫，帝与潘妃接见。太后告帝曰：“我闻儿女出胎之时，不要父母相见，恐有妨克。官家与妃



年少，恐未之知，故吾来告帝。于数日内，宜往别宫游幸，吾在此看视。”帝以太后言为诚，从之。太后私嘱其下曰：“妃生育时，若生太子，固不必言；倘生公主，亦必诈言太子，报知于帝，使帝心欣喜。有罪我自赦之。”众皆听命。未几，潘妃生下一女，报帝太子生。帝大喜，即乘步舆至绛阳宫。太后迎而贺之，帝亦为太后贺帝。欲见儿，太后曰：“不可，太子新生，待三日后，方可见面。”帝乃出御前殿，颁诏改元武泰，大赦天下，百僚称贺。

却说卢妃宫中有一宫女慧娘，系西番国贡来之女，年十四，心性慧巧，两耳通灵，能知合宫大小事。告卢妃曰：“潘妃所生，乃女子也。”妃曰：“汝妄言，不畏死乎？”慧娘曰：“此皆太后、郑俨之计。所以假称为男者，将不利于帝。妾不言，负夫人；夫人不言，负帝矣。如言不实，愿敢斩首阶前。”妃大惊。至晚，帝宿富 宫中，卢妃将慧娘之言告帝，帝立召慧娘问之。慧娘如前言以对，帝命收入永巷。谓卢妃曰：“明日朕往验之，倘其言虚，杀之以绝乱传。”次日，帝至潘妃宫，见太后曰：“朕欲观太子浴。”太后沉吟久之，曰：“太子已浴过矣。”帝疑之，因问：“太子何在？”太后曰：“在龙床上睡熟。”帝起，请太后同去一看。揭帐视之，目细口小，绝不似男子模样。帝曰：“此莫非女乎？何绝无男子相也？”不悦而出。太后知帝已识破，不好再瞒，设宴绛阳宫，召帝及胡后同饮。酒半，屏退左右，谓帝曰：“帝年十九，尚无子嗣，吾故假言生男，以悦帝心，其实女也。”胡后闻之大惊。帝忿然作色曰：“朕因母后言诞生太子，故颁大赦之诏，受廷臣之贺。今言是女，教朕有何面目居臣民之上？”拔剑而起。太后惊问曰：“帝



欲何为？”帝曰：“今杀此女以泄吾忿。”太后变色，不别而还北宫。胡后向帝再拜曰：“此虽女子，亦是陛下骨血，奈何杀此无罪之儿，以触太后之怒？”帝收剑，顿足大恨。是夜，帝宿别殿，辗转不寐，思想：“慧娘之言，句句是实，必杀徐、郑，庶杜后患。但受制太后，不敢轻动，如何设法除之？”见窗外月光如昼，起身步出阶来。忽闻碧沼池边，窃窃言语，遣内监问之，回奏云：“是巡宫大使与值阁将军尔朱世隆讲话。”帝召世隆至，世隆倒身下拜。帝问：“卿为值阁几年矣？”曰：“三年。”又问：“秀容尔朱荣系卿何人？”对曰：“臣之从兄。”又问：“为人若何？”对曰：“臣兄荣智勇兼备，忠义是矢。惟有赤心为国，上报天朝，越在外臣，常以不得亲近至尊为恨。”帝曰：“卿兄若此，是社稷之臣也。朕欲召入辅政可乎？”世隆再拜曰：“此臣兄之愿也。”言毕退出。帝闻世隆言，暗想：“欲去徐、郑，碍于太后。尔朱荣兵威足以制之，不若密召向阙，以胁太后，以讨二臣之罪，吾患除矣。”次日，乃召世隆言之，授以密诏一道，令其内瞞太后，外避百官，暗暗遣人赍往。世隆大喜受命。

再说尔朱天宝扎兵井陘界口，日日扬威耀武。忽有天子密诏到来，召他引兵入都，诛除奸党，世隆亦有书至，不胜大喜。元天穆知之，亦来告曰：“以弟之威，除徐、郑之徒，如拉枯枝，乃百世之功，机不可失。”荣于是即令使者回奏曰：“臣欲扫清朝野久矣。今接帝旨，敢不星夜赴阙，制奸臣之命，报陛下之德。”使者已去，遂与天穆商议，须得一智勇之将，使为前锋先进。天穆曰：“贺六浑可当此任。”荣从之。贺六浑为先锋，付精兵三万，以尉景、段



荣、刘贵、贾显智、蔡隼、孙胜六将副之。六浑将行，谓妻昭君曰：“吾有军事，当即起程，不及复顾家矣。”昭君曰：“大丈夫公而忘私，努力王事可也，奚以家为？”六浑曰：“闻汝言令人意豁。”遂行。天宝亦告其妻北乡公主曰：“吾将入靖内乱，明日行矣。”公主曰：“吾夫威名太盛，致朝廷疑惧。诏书到来，未识真假。莫若遣将先发，将军暂缓数日，以观人情向背。”荣于是停军不进。

且说帝自发诏后，无一人知。使者回奏尔朱荣得诏大喜，不违时刻起兵，闻之颇生疑虑。长乐王子攸与帝素相爱，因召入凉风堂，密告之故。子攸大惊曰：“陛下误矣！尔朱荣数世强盛，威镇北边。其人残暴不仁，屡有飞扬之志。今若召之入内，是开门揖盗。徐、郑虽除，为祸更甚。汉代董卓之事可鉴也。”帝大悟，曰：“此举匆匆，悔不与卿商议，今惟发诏止之耳。”子攸道：“如此幸甚。”乃复遣使谕荣曰：“郑、徐之徒少削威权，卿且安守。待朕诛之，然后召卿入朝，以清外寇。”荣得诏大惊，曰：“此非帝意，必有人阻之者。然吾有此诏，且勿遽发。”斯时，六浑之军已过上党，闻有诏亦止。

哪知事虽秘密，而两次降诏，已露风声。徐、郑二人一闻此事，吓得魂飞魄散。入告太后曰：“帝怨臣等以及太后，密召尔朱荣诛戮臣等。臣等固不惜一死，但恐太后性命亦不能保，奈何？”太后怒曰：“是儿欲夺吾权，结外兵为援。今先废黜，幽之南宫便了。”二人曰：“非计也。帝以无罪见废，朝臣不服，尔朱转得借口兴师矣。臣等却有一计，陛下如能行之，方保无事。”太后曰：“计将安出？卿且说来。”二人说出此计，管教：大逆顿成同反掌，至尊一



死等鸿毛。且听下回细述。

胡太后但知淫乱，不顾利害。至以女为男，更属妇女之见。孝明质地忠厚，为母愚弄。至欲召尔朱荣入诛徐、郑，尤为失策。尔朱虎视眈眈，正欲发难而无由。今乃召之，是犹招虎入羊群也，与何进之召董卓何异？天厌魏德，盖有莫知为而为者。昭君与六浑临别数言，真巾帼丈夫哉！



第十四回 内衅成肃宗遇毒 外难至灵后沉河

话说这徐、郑二奸献计太后，太后忙问：“何计？”俨曰：“陛下欲免大祸，除非暗行鸩毒，害了主上，以公主为太子，扶立为帝。那时权在陛下，内可杜群臣之口，外可止尔朱之兵。待人心已安，然后别选宗室，以正大位。不惟免祸，而且多福。陛下以为何如？”太后不语，既而曰：“帝既不复顾母，吾亦焉能顾子。”二人见太后已允，秘密退出。

武泰元年二月，帝御显阳后殿，卢妃侍寝。帝饮酒甚美，睡至夜半，口渴呼汤。饮汤后，胸忽烦闷，觉有异，问宫人曰：“顷所饮者何酒？”宫人曰：“是太后送来进帝饮者，命勿泄，故不敢言。”帝知中毒，惋恨良久。后不能语，至五更而崩。在位十三年，一十九岁。卢妃大哭曰：“太后自杀其子，明日必归罪于我。”遂自缢。宫人飞报太后，太后佯为哀痛。明日升殿，谕廷臣曰：“昨夜帝饮酒过多，五更崩于显阳后殿。”群臣相顾失色。高阳王出班哭奏曰：“帝年少，初无疾病，何由遽而晏驾？宫中定有奸人作逆，乞查侍寝何人，尚食何人？以究帝崩之由，庶人大逆可除。”太后曰：“昨夜卢妃侍寝，已惧罪自缢，无从究问矣。”高阳王默然。群臣皆疑帝之暴崩，必出徐、郑之谋，惟有饮恨而已，谁敢出声。旋于潘妃宫中，抱出假太子，立为新君。百官先行朝贺，然后发丧，文武莫敢违者。越三日，太后见人心已安，复下诏曰：“潘妃所生，实是公主。因天子新崩，假言太子，以安物望。今有已故临洮王宝晖之



子元钊，高祖皇帝嫡孙，宜承宝祚。”于是，即日迎入，登位于太极殿，是为幼帝，年始三岁。太后欲久专国政，贪其幼而立之。大赦天下，百官文武加二级，宿卫加三级。

诏到并州，尔朱荣大惊。谓天穆曰：“主上年少，无疾遽崩，内中必有杀逆情弊。且帝年十九，天下犹称为幼主。今奉未能言语的小儿以临驭天下，天下其谁服之？吾欲率铁骑赴哀山陵，剪诛奸佞，更立长君何如？”天穆曰：“弟能若此，伊、霍复见于今矣。”乃抗表称：

大行皇帝背弃万方，海内咸称鸩毒至祸。岂有天子不豫，初不召医，贵戚大臣皆不侍侧，安得不使远近怪愕？又以皇女为嗣，虚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选君于孩提之中，使奸竖专朝，隳乱纲纪。何异掩目捕雀，塞耳撞钟？今群盗沸腾，邻敌窥伺，而欲以未言之儿镇安天下，不亦难乎？愿听臣赴阙，参预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禁卫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雪普天下耻，谢率土之怨。然后更选宗亲，以承宝祚。

发表后，下令诸将，以贺拔胜将前军，贺拔岳副之，尔朱天光将左军，司马子如将右军，尔朱兆为副元帅，奚泰为帐前都督，贺拔允为参谋，斛律金为护军，尔朱重远押后，自主中军，统精兵五万，择日起行。命先锋六浑引兵先进。

六浑兵过困龙岗，忽报京中尔朱世隆至，欢接见。世隆谓曰：“吾奉太后命来见天宝，将军且暂停军马，俟吾见过天宝，再议进止。”欢许诺。世隆来见尔朱荣，荣问：“何



以至此？”世隆曰：“太后见兄表章大惧，召弟入宫，谆谆慰问。命弟到来，劝兄勿动干戈。若肯安守边隅，重封高爵，永享富贵。弟只得受命而来。”荣曰：“此皆太后饰说，吾岂肯受其笼络。你亦不必进京了。”世隆道：“弟不复命，太后必疑，反令多为之备，非计之得也。不若弟去复命，以好言慰之，令彼不疑。兄乘其懈，便可直达京师。”荣曰：“你既要回，吾尚有一事相托。前日元天穆劝我废黜幼主，别立宗人。有长乐王子攸，其父武宣王，有助社稷，可册立为帝。你道其人若何？”世隆曰：“若说此人，相貌不凡，果有人君之度，立之最宜。”荣曰：“此人果可，汝到京中，将吾推戴之意，暗暗通知长乐。”吾兵到河内，即来奉迎。你亦早为脱身之计，勿误我事。”世隆领命。临行，谓荣曰：“请计弟之行日，已到京师，然后发兵。”荣许之。于是，世隆星夜至京，复命于太后曰：“臣荣闻命，已止兵矣，愿太后勿忧。”太后大喜，赐金帛劳之。世隆拜退。密探子攸在府，便来进谒。子攸接进，叙礼毕，便问：“卿往北边，能止晋阳之兵否？”世隆请屏左右，私语王曰：“臣兄为先帝复仇，大兵必到。但其私诚欲奉大王为帝，以主社稷，令臣先来启知。”王曰：“吾无德，不可以为君也。”世隆再三劝进，王乃应允。

先是侍中元顺一夕梦见黑云一团，从西北角直冲东南，日月俱破，星象皆暗。俄而云散，有日出于西南，光甚明。有人言曰：“此长乐日也。”忽见鸾旗黄盖，皆是天子仪仗，去迎长乐王为帝。驾从阊阖门而入，升太极殿，百官呼万岁。身在中书省，步行廊下，见大槐树一株，脱去衣冠，坐于树下而觉。明日，遇济阴王元暉业，将梦一一告之，忧其



不祥。晖业曰：“长乐是彭城子，莫非此人为帝乎？然彭城有功德于天下，若其子为帝，亦积善之报，兄何以为不祥也？”顺曰：“黑云，气之恶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敌来乱京师。日者，君象；月者，后象；众星者，百官之象，今皆破暗，必有弑害二宫、残杀百僚之事。可惜长乐为帝，年亦不久。日出西南，已属未时，至酉时而没，只有三个时辰。多则三年，亦必有变。吾坐槐树之下，槐字木傍鬼身，并又解去冠冕，能无死乎？大约死后，乃得三公赠也。”说罢惨然。后来其言皆应。

再说太后得世隆回报，心无疑虑，宠任徐、郑如故。忽有宫人启奏：“卢妃在日，有宫娥慧娘，年甚幼，能知未来事。前日假生太子，报知于帝者，即是此女。帝怒其妄，幽之永巷。今言太后大祸临头，若宽其禁，彼能解救。”太后遂召之。慧娘至太后前，全无畏惧。太后问曰：“前潘妃生女，你从何知其非男？”慧娘曰：“妾得仙授，宫中事何一不知？太后欲行废黜，徐、郑唆成弑逆，瞒得众人，瞒不得我。但恐衅从内起，祸自外来。六宫粉黛，尽为刀下之鬼。八百军州，都入他人之手。”太后听了大怒道：“无知泼贱，敢以妖言吓人！”吩咐拿下斩首。慧娘笑道：“只怕你要杀我不能，人要杀你反易。”说罢，化为白鸟，冲天飞去。衣裳首饰，尽卸阶下。要知妖由人兴，太后祸期已近，故有此怪诞之事。太后呆了半晌，两旁宫女，惊得魂胆俱消。

忽有黄门表章呈进，称奏尔朱之兵已过太行山，直阁尔朱世隆昨夜全家逃去。太后知事急，忙召王公大臣俱入北宫商议。诸王皆恨太后淫逆，莫肯设策。独徐纥大言曰：“尔朱荣称兵向阙，文武宿卫足以制之。但守险要，以逸待劳。



彼悬军千里，士马疲敝，破之必矣。愿陛下勿以为忧。”太后信之，遂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领兵五万，至河北拒之；别将郑季明、郑先护领兵屯守河桥；步卫将军费穆屯兵小平津。

却说荣自离了并州，大军浩浩荡荡，一路进发，沿路州郡皆具斗酒相犒，无一敢拒。过了上党，六浑迎着，会兵一处，星夜前来。真是兵不留行，势如破竹。将近河内，忽有探子报来：“河阳城内，朝廷差大将李神轨领兵把守。”尔朱荣传令扎住人马，对诸将道：“谁为我去擒此贼来？”贺拔胜应声而出，请以五百骑往擒之。荣大喜，即命胜往。是时，神轨屯兵河内，日日惧荣兵之来。手下将士，全无斗心。一闻破胡兵到，知其骁勇难敌，慌忙引兵渡河，退据内城。荣闻之，大笑曰：“此等人，何足污我刀刃？”忽报世隆到来，荣备问京中情事，世隆一一告诉，言其必败。荣遂遣亲军王信，改换衣服，潜入洛阳，迎长乐王子攸及彭城王元绍、霸成公子正弟兄三人，同来河内。长乐谋于彭城曰：“尔朱兵到，玉石俱焚。吾等生死未卜，不如权且从之。但当速去，迟则恐有间阻。”遂乘五更时候，改易服色，同了王信，悄悄逃出京城。不由正路，从高渚渡河。荣闻王来，率领将士皆至河边迎接。诸将及众军皆呼万岁。荣遂结帐为行宫，奉王即位于河阳，是为敬宗皇帝。荣与众将皆帐前朝贺。帝遂下诏，封兄元绍为无上王，弟子正为始平王，以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封太原王。其余将士并皆进爵有差。

帝素有贤名，远近闻知为帝，人心悦服。郑先护谓季明曰：“新君已立，太后终亡。吾侪为谁守此？不如先行投



顺，以免同逆之诛。”二人遂迎拜马首，请帝入城。神轨闻北中不守，率众遁还。费穆与荣有旧，亦弃军来降。荣见之大喜，不令见帝，留为帐中心腹。徐纥知大势已去，矫诏夜开殿门，取了骅骝厩御马十匹，东奔兖州。郑俨不别太后，亦逃还乡里。太后初闻长乐兄弟三人逃去，已疑宗室诸王有变。后闻长乐即位，郑先护等投降，大惊。忽报李神轨回，太后召入问之，乃知费穆亦降，益惧。忙召郑俨、徐纥，欲与商议。回报二人已逃，太后谓神轨曰：“诸事皆二人为之，今反弃我而去，何昧良乃尔！”神轨亦默然而退。其后连召大臣，无一至者。又闻新君有命，文武百官着往河桥迎接，众皆遵旨。尚宝卿来索玉玺，鍱衣卫整备法驾。太后见时势大变，乃入后殿，召孝明帝妃嫔，自胡后以下，共三百余人，尽出家瑶光寺，痛哭出宫。送幼主归旧府，太后亦自入寺为尼。未几，荣遣将军朱端，以一千铁骑，来执太后、幼主。端入京，问留守官曰：“太后、幼主何在？”留守曰：“太后避往瑶光寺，幼主送还旧邸。”端到寺，入见太后。太后大惊，问曰：“卿系何人？”端曰：“太原王将士奉旨来迎太后。”太后曰：“卿且退，吾当自往。”端不许，军士皆拔刃相向。太后失色，只得上马起行。端又执了幼主，齐至河桥见荣。荣命入帐相见。太后见荣，多所陈说。荣曰：“无多言。”喝令左右执至河边，并幼主共沉之河。可怜一代国母，如此结果。正应术士之言，尊无二上，不得善终。后人有诗吊之曰：

昔日捐躯全为子，一朝杀子又何为？
黄河不尽东流恨，高后泉台应笑之。



荣既沉太后，费穆密说荣曰：“大王士马不出十万，长驱向洛，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服。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知公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杀，更树亲党，恐大王还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内变作矣。”荣心然之。忽报慕容绍宗自晋阳来见，荣喜曰：“绍宗来，吾又添一助矣。”因谓之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加蔓剪，终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诛之，何如？”绍宗曰：“不可。太后荒淫失道，嬖幸弄权，淆乱四海。大王兴义兵，以清朝廷，此桓文之业，伊、霍之举，天下无不悦服。今无故残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良计也。”哪知天宝性本残忍，闻费穆言，顿起杀心。绍宗虽极口止之，荣终不听。乃请帝循河西至陶渚，别设行宫居之。无上、始平二王随侍。荣密令心腹骁将郭罗刹、叱列刹鬼持刀立于帝侧，诈为防卫，俟外变一起，即杀无上、始平。

斯时百官皆至，求见新君。荣悉引之行宫西北河阴之野，曰：“帝欲在此祭天，百官宜下马以待。”众皆下马，荣乃引胡骑四面围之，责众官曰：“昔日肃宗年幼，太后临朝，全赖汝等匡辅。任刘腾之弄权，纵元叉之害政。及至徐、郑用事，浊乱宫廷，四方兵起，九重被弑，曾无一人以身殉国，报君父之仇，申大义于天下。职为公卿，实皆贪污无耻之徒。今天子贤圣，不用汝等匡弼也。”言讫，以手一挥，胡骑四面纵兵，百官之头，如砍瓜切菜。自丞相高阳王以下，朝臣共二千余人，尽皆杀死。只见愁云惨惨，怨气重重。肝脑涂裂，皆锦衣玉食之俦；血肉飞扬，尽凤子龙孙之属。衣冠之祸，莫此为烈。但未识帝在行宫，能保性命否，



且听下回细剖。

太后听徐、郑之言，杀其亲子而不顾，真是天理灭绝，其及于难也宜矣。尔朱荣性本凶残，听费穆之言，尽戮诸王百官至二千余人之多，其恶甚于董卓。然若辈既无济变之才，又无忠盖之节，庸庸碌碌，苟合取容，以图富贵，杀之亦是快事，为之慨然。



第十五回 改逆谋重扶魏主 贾余勇大破葛荣

话说河阴之役，百官皆遭杀戮。后有朝士续到者五百余人，闻之魂飞魄散，皆惊慌欲避，觅路逃生。无如四面铁骑奉了天宝之命，重重叠叠，围住不放。真如鸟投罗网，鱼入网中，命在顷刻。只见前有一将高叫道：“新君即位，全是太原王大功，今王在上，还不下拜！”众官听了，人人拜伏在地。又高叫道：“魏家气数已尽，太原王合为人主。汝五百人中，有能为禅文者免死。若不能，尽杀无遗。”众臣莫敢出声。荣大怒，曰：“竖子欺我乎？”言未了，只见一人起身告曰：“某为大王作禅文。”荣问：“你是何官？”对曰：“臣乃治书御史，赵元则也。”荣令送入营中，吩咐道：“好为之。”又使人高唱：“元氏灭，朱氏兴。”六军齐呼万岁，声震山谷。荣大喜，便遣数十亲卒，拔刀直向行宫，杀帝左右。时帝居帐中，正怀忧虑，忽闻喊声渐近，与无上、始平二王走出帐外看视。郭罗刹见兵众已到，忙将天子抱入营帐。无上王未及转身，叱烈刹鬼手起一刀，头已落地。始平忙欲退避，亦被叱烈杀死。帝见两兄被杀，看来自己性命亦不能保，暗暗流涕。荣遂迁帝于河桥，置之幕下，率诸将还营。赵元则禅文已成，荣见之大喜，乃解放文武五百余人。未几，帝使人谕旨于荣曰：

帝王迭兴，盛衰无常。吾家社稷垂及一百余年，不幸胡后失德，先帝升遐，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



投，志在全生，岂敢妄希天位？将军相逼，以至于此。若天命有归，将军宜及时正号，若推而不居，思欲存魏社稷，亦当更择亲贤，我当流避裔土，何帝之有？

荣得诏大喜。时高欢在旁，劝其乘此称帝。荣遍问诸将，诸将多同欢言，独司马子如以为不可。贺拔岳亦谏曰：“大王首举义兵，志除奸逆。大勋未立，遽有此谋，正恐速祸，未见其福。”荣疑未决，乃自铸金为像，凡四铸，不成。参军刘灵助善卜筮，断事多中。荣素信之，令卜为帝。灵助卜曰：“不吉。大王虽有福德，今未可也。若强为之，上逆天心，下失民望，殃祸连延。便得为帝，恐亦不久。”荣曰：“吾既不可，立天穆何如？”灵助曰：“天穆亦无此福德。臣夜观天象，惟长乐王有天命耳。奉之为主，必获厚福。”荣不答，入帐独坐。觉精神恍惚，情绪昏迷，不自支持。良久忽悟，深自愧悔，曰：“过误，过误！惟当以死报朝廷耳。”出为诸将言之。贺拔岳请杀高欢，以谢天下。窦泰、侯渊曰：“欢虽愚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多事，须惜武勇，杀之恐失将士心。”荣曰：“是吾过也，欢本无罪。”遂不问。

时交四鼓，荣命迎帝还营。身率诸将，下马步行。帝在河桥，正忧愤无措，忽有人报太原王前来迎帝，心下大惊，未测何意。只见诸将已集帐前，灯火齐明。贺拔岳牵过御骑，请帝上乘。帝问：“我去何为？”岳曰：“帝勿忧，太原王已自悔过矣。”未数步，荣叩首马前，伏地请罪。帝命扶起，共入大营。帝坐，诸将皆下拜。荣亦下拜，自陈过误，



愿以死谢。次日，奉驾入京，登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从太原王将士，普加五级。在京朝臣，文加二级，武加三级。百姓免租役三年。时百官荡尽，存者皆窜匿不出，惟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赦于阙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怀异虑。或云荣欲纵兵大掠，或云欲迁都晋阳。富者弃宅，贫者襁负，率皆逃窜，十分不存一二。值卫空虚，官守旷废。荣妻北乡公主、南安王元贞女、景穆帝女孙、义阳王元略之姑，谓荣曰：“欲谒南安家庙，见义阳一面。”荣曰：“王已遇害矣。”公主恚曰：“何为杀之？”荣曰：“时势不得不尔，死者岂独义阳一人？今将请于帝，追赠以荣之。”乃上书云：

大兵交际，诸王朝贵横死者众，臣今分躯，不足塞咎。乞追赠亡者，微申私责。请追赠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子韶袭封彭城王。其余死于河阴者，诸王赠三司，三品赠令仆，五品赠刺史，七品以下赠郡镇。无后者听继，即授封爵。

又遣使者循城劳问，诏从之。于是朝士稍出，人心稍安。

先是荣所从胡骑杀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为迁都之计。荣孤疑未决，武卫将军泛礼固谏乃止。后荣复欲北迁，帝不能违。尚书元谔争之，荣怒曰：“何关你事，而固执乃尔？且河阴之役，君应知之。”谔曰：“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奈何以河阴之酷而恐元谔？谔，国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复何损？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无所惧。”荣大怒，欲抵谔罪，世隆固谏乃止。见者莫不震悚，



谏颜色自若。后数日，帝与荣登高，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乃叹曰：“臣昨愚暗，有北迁之意。今见皇居之盛，熟思元尚书言，深不可夺也。”由是迁都之议遂罢。未几，荣奏并州刺史元天穆立功边隅，封上党王，入朝辅政。尔朱世隆为侍中尚书，尔朱兆为骠骑将军，汾州刺史天光为肆州刺史，仲达为徐州刺史，使子弟各据一方。其余将士贺拔弟兄、刘贵、司马子如、窦泰、侯渊、侯景、尉景、段荣、库狄干、孙胜、蔡隼等二百余人，或居内职，或授外任，皆有禄位。高欢封同鞬伯。缘山东盗起，命即领兵往讨，欢谢恩而去。

是日，诸将到太原王府拜谢，荣设宴款待。又报朝廷旨到，荣迎接开读，乃封其长子菩提为世子，次子义罗为梁郡王，三子文殊为平昌郡公，四子文畅为昌乐郡公。荣大喜，送天使去了，重复入席欢饮。忽思四子皆贵，只有长女娟娟，虽曾为肃宗嫔，终身未了。知帝尚无正宫，不若纳之为后以贵之。因谕意诸将，刘贵、司马子如起对曰：“大王若有此意，臣等启奏主上，成此良姻。”荣喜诺。明日，二人启奏帝曰：“陛下坤位尚虚，立后宜急。今有太原王荣长女，才貌兼全，德容素著，可以上配至尊。”帝以肃宗嫔御，有碍于理，犹豫不决。黄门侍郎祖莹曰：“昔晋文公在秦，怀嬴入侍。事有应经合义者，陛下独何疑焉？”帝遂从之，择日迎立为后。荣心大悦。一日，见帝于明光殿，重谢河桥之事，誓言无复贰心。帝亦为荣誓言无疑，荣喜，因求酒饮，熟醉而寐。帝欲拔剑手刃之，左右苦谏，帝乃止。命将步车载入中常侍省。荣至半夜方醒，知身在禁中，颇怀疑惧，达旦不眠，自此不复禁中宿矣。荣次女琼娟亦有秀色，



嫁与陈留王元宽为妃。宽，帝之兄子也。荣久有归志，又闻葛荣横行河北，将归讨之。适天穆已至洛阳，乃加天穆侍中、录尚书事，兼领军将军。以行台郎中桑乾、朱端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心腹为之，遂整旅而归。将行，帝设宴于邙山之阳，百官皆集。后亦亲自相送，赐金帛甚厚，帝自荣去后，少解忧怀。一日，廷臣奏称逆臣徐纥逃奔幽州，遇盗，全家被杀。郑俨逃还乡里，与兄郑仲明同谋起兵，亦被部下所杀，函首以闻。李神轨、袁翻等久已遭诛。由是灵后之逆党始尽，帝命颁示天下。

再说葛荣引兵围邺，众号百万，游兵已过汲郡。帝加尔朱荣上柱国大将军，命讨之。荣遂召肆州刺史天光留镇晋阳，曰：“我身不得至处，非汝无以称我心。”自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以侯景为前驱。葛荣为盗日久，兵强且多。尔朱兵不满万，众寡非敌。议者谓无取胜之理，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令其众曰：“不必与战，诸人但办长绳缚取之耳。”荣乃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佐以上三人为三处，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乃令军士各齐短棒一根，置于马侧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壮勇所向衝突，号令严明，众力齐奋。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贼不能支，立时溃败。遂擒葛荣，余众悉降。荣恐贼徒虽降，一时难驭，若即分隶诸将，虑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新降军士各从所乐，亲属相随居止，于是群情大喜，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擢其渠帅，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以槛车送葛荣赴洛，由是冀、定、沧、瀛、殷



五州皆平。

次日，军士擒获贼将宇文洛生、宇文泰，解至军前。你道宇文弟兄何以在葛荣手下为将？盖自武川杀了卫可孤，其后城破脱逃，父子四人投在北道都督杨津军中为将。鲜于修礼反，其父肱与兄颢战死于唐河，洛生与泰后从葛荣。葛荣败，惧以贼党见诛，故逃而被获。荣皆命斩之。洛生已斩，次及于泰。泰见荣上坐，大呼曰：“大王用人之际，何为斩壮士？吾等从贼，非本志也。大王赦八十万众而不赦吾兄弟二人，刑赦不均。”荣奇其言，命赦之，带归晋阳，留在麾下为将。未几，署为统军。葛荣解之京师，帝亲御闾阖门受俘，斩于东市。封天宝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以长乐等七郡为太原王之国，四子进爵为王，今且按下慢表。

再说魏有北海王元颢，与帝为从兄弟，避尔朱之暴，逃奔梁邦，梁武封为魏王。后闻长乐即位，尔朱北归，遂启奏梁王，借兵数万，灭尔朱之众，复元魏之旧，世世称臣于梁，为国屏藩。梁武见魏室日乱，本有进取之心，乃许之。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领精兵一万，送颢还北。庆之是梁朝第一名将，智力兼全。奉了旨意，点起兵马，遂与元颢拜辞梁主，杀过江来。前面地方即魏濠城县，一鼓之下，权在城中扎住人马，号令四方。边将飞报朝廷，举朝大惊。其时却值北海县邢杲造反，自称天统汉王，聚兵十万，攻掠州郡。元天穆将自往讨，忽闻元颢入寇，集文武议之。众皆曰：“杲众强盛，宜以为先。”行台尚书薛鬻曰：“邢杲兵将虽多，鼠窃狗偷，非有远志。颢帝室近亲，来称举义，其势难测，宜先拒之。”天穆以诸将多欲击杲，又以颢兵孤弱，不足为虑，欲先定齐地，还师击颢，遂不从薛鬻之言，引兵而



东。哪知：强寇未能倾社稷，孤军反足夺山河，且听下回细说。

尔朱荣枭獍之性，本于天赋，号称除乱，实欲自取。迨神迷悔过，叩首帐前，乃良心发现处，亦魏祚未应绝灭，天启其衷耳。胡后之党，歼除殆尽，此亦天道好还，恶不可独为也。葛荣草寇，自恃其众，志得意满。尔朱以少击多，奸人将略果亦不凡，惜不能正用之耳。



第十六回 魏元颢长驱入洛 尔朱荣救驾还京

话说天穆大军既引而东，元颢之兵正好乘虚杀入。自濛城进拔荥阳，直至大梁城下。大梁守将邱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城相拒。庆之自旦至申，攻拔三垒。大千惧，开门乞降。颢遂入城，与诸将议曰：“吾欲正尊号，然后引兵向阙，庶人心不贰。”诸将皆劝成之，乃登坛燔燎，即帝位于睢阳城南，改元孝基，以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引兵而西，进攻荥阳。时守荥阳者，都督杨昱。遣人说之使降，昱不从。元天穆闻报大惊，与骠骑将军吐没儿将大军三十万，星夜来救。梁之士卒皆恐，庆之解鞍秣马，谕将士曰：“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亦无算矣。天穆之众，皆是仇仇。我辈众饑七千，掳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惟有必死，乃可得生耳。今虏骑众多，不可与之野战。当及其兵未到齐，急攻其城而据之。诸君勿怀狐疑，自取屠脍。”乃鼓之使登，将士相率蚁附而上，遂拔荥阳。执杨昱诸将三百余人，伏颢帐前。请曰：“陛下渡江以来，无遗镞之费，昨下荥阳，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愿斩杨昱，以快众意。”颢曰：“昱忠臣也，彼各为其主，奈何杀之？此外惟卿等所取。”于是，斩昱将佐三十七人，皆剗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围城，庆之率骑三千，背城力战，大破之。天穆、吐没儿皆走，遂乘胜势，进击虎牢，守关将尔朱世隆亦走。颢军据了虎牢关，一路无阻，游兵直指洛阳。时六军皆出，禁旅虚弱，帝大惧欲逃，未知所之。或有劝往长安者，中书高道穆曰：“关中荒残，



何可复往？元颢士众不多，乘虚深入，由将帅不得其人，故尔至此。陛下若亲率宿卫，高募重赏，背城一战，臣等竭其死力，破颢孤军必矣。或恐负难期，则车驾不若渡河。征大将军天穆、大丞相荣，各使引兵来会，犄角进讨，旬月之内，必见成功。此万全之策也。”帝从之。夜至河内郡北，命高道穆于灯下作诏书数十纸，布告远近，于是四方始知帝驾所在。颢知帝已遁去，长驱来前。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率百僚封府库，备法驾迎颢。颢入洛阳宫，改元建武，大赦。以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邑万户。颢将侯暄守睢阳，为后援。行台崔孝芬率兵攻之，城破斩暄。元天穆率众四万，攻拔大梁。又遣费穆将兵二万，攻虎牢。庆之还兵救之。天穆闻其至，惧欲北渡。郎中温子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狈。元颢新人，人情未安，今往击之，无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驾，此桓、文之举也。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引兵渡河。费穆攻虎牢将拔，闻天穆北渡，惧无后继，遂降于庆之。进击大梁，大梁亦下。盖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濛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大小四十七战，所向皆克。魏军闻其兵至，皆亡魂丧胆；小儿闻庆之名，亦惊惧不敢出声。费穆至京，颢引入，责以河阴之事而齧斩之，人情大快。

先是敬宗之出也，仓皇北走，惟尔朱后随往，其余侍卫后宫皆安堵如故，颢一旦得之。自河以南，州郡多附，遂自谓天授，遽有骄怠之心。宿昔宾客近习，咸见宠待，干扰政事。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从南来军士，凌暴市里，朝野失望。朝士高子儒自洛阳逃至行在，帝问洛中事，子儒曰：“颢败在旦夕，不足忧也。”尔朱荣闻帝北出，即起兵南来，



见帝于长子，劝帝南还，自为前驱。旬日之间，兵众大集，资粮器仗相继而至。聚兵河上，为克复京城之计。庆之闻荣南下，谓颢曰：“今远来至此，未服者尚多，倘知我虚实，连兵四合，何以御之？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庶不忧荣兵之至。”哪晓得颢既得志，密与临淮、安丰二王共谋叛梁，特以事难未平，须借庆之兵力，故外同内异，言多猜忌。闻庆之言，皆曰：“庆之兵不满万，已自难制，若更增其众，岂肯复为人用？大权一去，动息由人，魏之宗室，于斯堕矣。”颢乃不用庆之计。庆之亦觉其异，密为之备。军副马佛念谓庆之曰：“将军威行河洛，声震中原，功高势重，为魏所疑。一旦变生不测，可无虑乎？不若乘其无备，杀颢据洛，此千载一时也。”庆之曰：“始助之而卒杀之，不义，吾不为也。”庆之与荣相持于河上，三日十三战，杀伤甚众，荣不能渡。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与荣通，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接应不及，颢悉杀之，荣大失望。又以颢军缘河固守，北境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侍郎杨侃曰：“大王发并州之日，已知夏州义士之谋而来乎？抑欲广施经略，匡复帝室而来乎？古之用兵者，疮愈更战，况今未有所损，岂可以一事不谐而大谋顿废。今四方颢颢，视公此举，若未有所动，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木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亦曰：“今乘輿飘荡，主忧臣辱。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舍这北归，使颢得营聚，征兵天下？此所谓养虺成蛇，悔无及矣。”荣尚



未决，忽军士报称：“有一河边居民杨狔求见。”荣唤入，问欲何言。狔曰：“仆家族久居马渚河边，世授伏波将军之职。今闻元颢引梁军入寇，主上北巡，诸城失守。大王起兵匡复，大兵至此，无船可渡，只有造筏以济。仆有小船数十艘，愿献军前，以为大王前驱。”荣大喜曰：“卿来，天助我也。”即命狔为向导，遂点贺拔胜、尔朱兆二将，编木为筏，领军一万，从马渚河乘夜暗渡。将士一登彼岸，呼声震地，个个奋勇争先。

其时庆之守北中城，颢同安丰王延明、其子元冠受分守南岸。忽有兵至，四面杀入，黑夜中不测敌兵多少，军士先自乱窜。元冠受火急提刀上马，正遇贺拔胜，一枪刺死。尔朱兆杀入中军，欲捉元颢，颢与延明已从帐后逃去。杀到天明，守河兵散亡略尽。庆之在北中城，晓得北兵偷渡，颢大败而逃，独力难支，只得收兵南走。荣闻二将告捷，便引大队人马尽渡黄河，分兵追赶。庆之七千兵士，死亡过半，可怜一个南朝大将，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又值嵩高水涨，片甲不存。自料不能走脱，乃削去须发，诈为沙门，逃归梁国。梁王念其前功，并不治罪，封为右卫将军、永兴侯。

且说颢已逃去，都督杨津入宿殿中，洒扫宫阙，引领禁兵，直至邙山迎驾。荣引众将亦至，面奏战胜之事，请帝归朝。驾入京城，以人多疑惧，大赦安之。封荣为天柱大将军，兆为车骑大将军，其余将士，皆论功加赏有差。而颢自窋轘南出，至临颖，从骑分散。临颖军士江丰斩之，封其首以闻。元延明奔梁，临淮王彧复归于帝，帝不问。于是下诏解严。



一日，接得边庭文书，报称韩楼余逆侵扰幽、蓟，丑奴称帝，以宝寅为太傅，进攻岐州。荣见帝曰：“臣请归北，以讨余贼。仍留天穆、世隆在京辅政。又铜鞮伯高欢在山东二年，捉伪王七人，又斩邢杲于济南，功大宜赏，合加仪同三司之职，授为晋州刺史。”帝皆依奏。次日，荣即起程，帝亲送之郊，文武百官皆集。

荣归晋阳，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于蓟，配卒甚少，骑止七百。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今以此众击此贼，必能取之。”渊行，广张军声，多设供具，亲率数百骑深入楼境。去蓟百余里，值贼将陈周领马步万余，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掳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城。左右皆以为不可，渊曰：“此兵机也，如此乃可克耳。”渊度其已至，遂率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遂走。追兵擒之，幽州平。荣以渊为平州刺史。

贺拔岳奉命讨丑奴，谓其兄胜曰：“丑奴，蕃敌也，今攻之不胜，固有罪；胜之，谗嫉将生。必得尔朱一人为帅而佐之。”胜为之言于荣。荣大悦，以尔朱天光为元帅，以拨与代郡侯莫陈悦为左右大都督副之。天光初行，惟配军士千人，马亦不敷。时赤水蜀贼断路，军至漳关，天光不敢进。岳曰：“蜀贼鼠窃，公何惧焉？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进兵，击贼于渭北，身自陷阵，贼众披靡，大破之。获马二千余匹，简其壮健，以充军士。天光尚以兵少，淹留未进。荣闻之怒，遣参军刘贵乘驿至军，责天光，杖之一百，以军士二千人助之。丑奴闻官军至，自围岐州，遣大将尉迟菩萨以兵拒于渭北。岳以



轻骑数十，自渭南与菩萨隔水而语，称扬国威。菩萨令省事传语。岳怒曰：“吾与菩萨语，尔何人也？”射杀之。明日，复引百余骑，隔水与贼语，稍引而东，至水浅可涉之处，岳即驰马东出。贼以为走，乃弃步兵，轻骑渡水追岳。岳先设伏于横冈，贼至伏发，岳还兵击之，贼败走。乃下令贼众，下马者勿杀。贼悉投马，俄获三千人马。遂擒菩萨，降步卒万余，并收其辎重。丑奴闻之，北走安定，置栅于平亭。岳乃停军牧马，宣言天时将热，未可行师，俟秋凉再进。获丑奴觐候者，纵遣之。丑奴闻候者言，信以为实，散众耕于细川。使其将侯元进领兵五千，据险立栅，其余千人已下为栅者甚众。岳知其势分，密敕诸军即日俱发，攻元进大栅，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纵遣，诸栅闻之皆降，昼夜径进，直抵安平城下。丑奴弃城走，岳轻骑追之。及平凉，贼未成列，副将侯莫陈悦单骑冲入贼中，于马上生擒丑奴。因大呼曰：“得丑奴矣！”众皆辟易，无敢当者。后骑益集，遂大破之。官军进逼高平，城中执萧宝寅以降。于是三秦皆复，关中悉平。二逆解至京师，宝寅赐死，斩丑奴于东市。论平贼功，加天光侍中、仪同三司，以贺拔岳为泾州刺史，侯莫陈悦为渭州刺史、步兵校尉。宇文泰从岳入关，以功迁征西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凋敝，宇文泰抚以恩信，民皆感悦，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辈岂从乱乎？”此宇文氏得关中之本也。

再说高欢平定山东，忽得圣旨，职阶仪同，迁为晋州刺史，大喜，忙别了同寅文武，赶回并州。一日，到了晋阳，天色已晚，就往上党坊来。昭君接见，向前称贺道：“前为军将，今作朝臣，妾亦与有荣施。”欢大悦。斯时，高澄年



八岁，女端娥，年十三，幼女亦渐长成。昭君抱出高洋来见，欢笑曰：“吾出门时，汝尚怀于母腹，今亦二岁矣。”设酒共饮，各诉离情。昭君指着高洋道：“此儿甚奇。在腹时，吾一夜坐在黑暗中，忽满房如月之明，巨细皆见。儿女共视，则云白光从我身出。又将产之夕，梦见一龙，头挂天，尾垂地，张牙舞爪，势状惊人。生下来胸旁俱有鳞形，看来必是非常之物。”欢诫勿泄。明日，进见尔朱荣，参拜毕，首贺反正之功，次谢荐己之惠。荣大喜，谓欢曰：“君往晋州，善自为之。国家以晋阳为根本，晋阳以晋州为屏障，治内御外，须小心在意。”欢俯首听命，乃启曰：“六浑蒙大王委托，敢不竭力。然必辅佐有人，斯克不负厥职。请以孙腾为晋州长史，段荣为主簿，尉景、库狄干、窦泰为副将，愿大王赐此数人同往。”荣皆许之，欢复拜谢。既退，拜望亲友，皆设宴相留。忙了数日，正要打点起程，忽刘贵奉荣之命来告曰：“大王闻君有女端娥，与世子菩提年貌相当，欲娶为妇，特命下官前来作伐。”欢曰：“王何以知我有女？”贵曰：“王府有一相士张文理，为王所信。前从上党坊过，偶见令爱相貌非常，额前紫气已现，不出三年，定为帝后，故大王闻而求娶。”欢曰：“此乃荒诞之谈，大王何为信之？若说对亲，齐大非偶，何敢承命。况小女貌陋德薄，岂堪上配世子，愿兄好言谢之。”刘贵见他不允，便即别去。欢进与昭君言之，昭君曰：“尔朱作事凶暴，恐难长保富贵，我亦不欲将女归之。”欢曰：“但恐此事刘贵未必能了，我将自往见之。”便即上马，往太原府来，但未识此段姻事，能回绝尔朱否，且下回再述。



北海王借兵扫荡群凶，若仍奉孝庄为主，出师不为无名，乃遽自称尊，又疑庆之而不听其计，安得不败？尔朱任人遣将，知彼知己，奸雄智略，亦自可爱。高欢心知其奸而故下之，又能不为识破，其智又在尔朱之上。高洋始生，有许多征应，乃知即割据偏安之主，亦天所命也。



第十七回 赵嫔无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泄群谋

话说六浑不欲对婚，又恐刘贵不善回复，亲自上马，来见天柱。其时刘贵尚未出府，六浑稟见，荣即召入，谓六浑曰：“吾子岂不堪为君婿耶？奈何拒我之命？”六浑曰：“非敢拒也，窃念大王勋名盖世，四海一人。世子将承大业，非帝室名媛、皇家淑女，不足为配。六浑之女出自寒微，何敢攀鳞附凤？”荣闻言大喜道：“卿既不欲，我亦不强。”遂与刘贵赐坐共谈。又谓欢曰：“晋州重地，卿宜速往，亦不必再来见我了。”欢拜谢而出。贵退语欢道：“非君自来，几触其怒。”次日，同了尉景等五人一齐起行，合府文武，俱来饯送。斯时仆从如云，车马拥道，昭君坐在车中，前呼后拥，回忆逃奔并州时，气象大不相同，好不快意。将近晋州，官吏军民皆出郊远接。盖魏时刺史之任最重，兵马钱粮皆属掌管，生杀由己，俨如一路诸侯。六浑到任以后，惠爱子民，抚恤军士，刑政肃清，晋州百姓人人感悦。

一日，昭君语欢曰：“吾在此安乐，未识父母在家安否？欲到平城探望一次。”欢道：“不必，吾遣子茂去迎接一家到此便了。”随令子茂前去，未及一月，娄家夫妇俱已接到。父女相见，俱各大喜。内干曰：“高郎有志竟成，果不负吾女。”欢曰：“男儿不能建非常之业，尚居人下，何足挂齿。”说罢大笑。于是署娄昭为都督，以爱君嫁窦泰为妻，内干夫妇大悦。

话说晋州有一居民，姓穆名思美。生一女，名金娥，年十七，容色美丽。有邻人子李文兴欲娶之，思美不从，文兴



画成此女形像，献于汾州刺史尔朱兆。兆悦其色，文兴为硬媒，遣人抢女而去。思美惶急，来到刺史辕门喊救。六浑唤进，问其备细，即命段荣领轻骑二十追往，拿住文兴，夺女以归，竟将文兴问罪，断女还家。思美虽已伸冤，犹惧尔朱兆不肯干休，再来劫夺，便央孙腾转达，情愿献于六浑为妾。六浑以问昭君，昭君曰：“此女君已断还，而复自娶，恐招物议，并非妾有妒心也。”六浑道：“自她心愿，娶之何害？况前见此女，实有倾城之色，吾不忍拒之。”乃遂择日纳之后房。尔朱兆闻之大怒。一日，来到晋阳，荣正在赐宴，兆亦共饮。言于荣曰：“高晋州夺取部民之女为妾，恐干政体。”荣曰：“此细事，不足为六浑累也。”酒半酣，从容问诸将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众皆称兆。荣曰：“兆虽勇于战斗，所将不过三千骑，多则乱矣。堪代我者，惟贺六浑耳。”因诫兆曰：“尔非其匹，日后终当为伊穿鼻。”兆愈不悦。

荣性好猎，不问寒暑。列围而进，士卒必步伐齐壹，虽遇险阻，不得违避，一鹿逸出，必数人坐死。有一卒见虎而走，荣怒曰：“汝畏死耶！”即斩之。自是每猎，士卒如登战场。尝见虎在空谷中，令十余人空手搏之，毋得损坏皮毛，死者数人，卒擒得之，以此为乐。尝召天穆于朝，问以朝中动静。留数日，共猎于南山。天穆谏曰：“大王勋业已盛，四方无事，惟宜修政养民，顺时搜狩，何必盛夏驰逐，感伤和气。”荣攘袂大言曰：“灵后不纲，扫除其乱，推奉天子，乃人臣常节。葛荣之徒，本皆奴才，乘时作乱，譬如奴走，擒获即已。顷来受国大恩，未能混一海内，何得遽言勋业？如闻朝士犹多宽纵，今秋欲与兄戒勒士马，交猎嵩



高，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不从命者斩之。乃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扫平汾胡。更练精兵，分出江、淮，萧衍若降，赐以万户侯；如其不降，以数千轻骑，渡江缚取以来。然后与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称勋耳。今不频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哉？”天穆再拜曰：“非鄙怀所及。”

荣欲密树党援，易河南州牧、郡守，悉用北人为之。天穆归，附奏以闻。帝览奏，疑之，谓天穆曰：“河南牧守皆克称职，况北人不暗南事，恐未可易。”天穆不悦，曰：“天柱有大功于陛下，为国宰相，即请遍代天下之官，恐陛下亦不得违。如何启用数人，遂不许也？”帝正色而言曰：“天柱若不为人臣，虽朕亦可代。如其犹存臣节，无代天下百官之理。”天穆语塞而退。荣见奏不允，大怒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言耶？”先是散骑常侍高乾邕，好任侠，其弟三人：次仲密，次敖曹，次季武，皆才勇。而敖曹尤武艺绝伦，人称之为楚霸王，皆与帝有旧。河阴之乱，乾邕乃聚兵于河、济之间，频破尔朱军。帝使人招之，遂同入朝。帝封乾邕为黄门侍郎，敖曹为散骑常侍。荣知之，奏帝曰：“此等皆曾叛乱，不宜立于朝廷。”帝不得已，并解其职，放还乡里，由是帝怀不平。

尔朱后容颜绝代，初入宫，与帝甚相欢悦。而性烈如火，又极嫉妒，六宫嫔御，皆阻绝临幸，虽王府旧人，亦不得见帝一面。时三月中旬，帝见春色甚好，带了内侍数人，步入御园游玩，在千秋亭上凭栏观鱼。有宫人进前曰：“紫华宫赵贵人见驾。”帝令人，妃再拜。帝问曰：“卿何知朕在此而来？”妃曰：“妾不知陛下在此，偶尔至园，闻帝在



亭，特来朝见。”帝赐坐，与言昔日事，命宫人置酒共酌。盖妃本旧侍，帝素宠爱，以后故，阻绝旧情，故见面依依不舍。又谓妃曰：“朕不到卿宫几年矣？”对曰：“二年。”帝曰：“朕虽至尊，动息不能自主，致令抛弃卿家。”说罢愀然。少闲赵妃拜退，帝亦回宫。哪知后已密知此事，设宴对饮，见帝默默不乐，后曰：“今日谁恼圣怀，对酒不饮？”帝曰：“懒于饮耳，无所恼也。”后曰：“陛下休瞞，千秋亭上，赵妃以言语触犯，故帝不乐，明日妾为帝治之。”帝惊曰：“赵妃系朕旧人，与之略谈数语，有何触犯，劳卿责治？”后道：“擅出宫门，一罪也；私来见驾，二罪也。妾主中宫，自有法度，陛下何得以私爱而庇有罪之人？”帝见其言词不顺，拂衣而起。后安坐不动，帝心愈恚，遂不顾而去。次日，后御九华殿，会集诸妃贵人，下令曰：“紫华宫赵贵人自恃旧宠，骄纵不法，擅入御园，私预帝宴，大干宫禁。”遂执赵妃于阶下，命即勒死，埋尸苑内。诸妃见了，大惊失色，暗暗垂泪回宫。帝闻妃死，不胜伤感，然畏尔朱权势，只得容忍。因念世隆是他叔父，或可劝谏，乃使入告于后。世隆拜见，赐坐殿下。后问：“何事至内？”世隆曰：“臣有一言上达。娘娘主持内政，执法过严，帝心不安，故命臣进见，愿宏宽仁之度，毋拂圣怀。”后大怒道：“天子由我家得立，乃心爱他人而反致怨于我，何忘恩若此？但恨我父当日何薄天子不为而偏立之？”世隆曰：“天柱若自为帝，臣亦得封王矣。”世隆遂出，复命于帝曰：“臣奉陛下之旨，劝谏一番，后自此改矣。”哪晓尔朱后因帝不悦，凶悍愈甚，目中全无天子。

帝是时外制于荣，内迫于后，日夜怏怏，不以万乘为



乐。惟幸寇盗未息，欲使与荣相持。及关、陇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谓临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无贼。”彧见帝色不悦，曰：“臣恐平之后，正劳圣虑。”帝恐余人觉之，因言曰：“抚宁荒乱，真是不易。”时城阳王徽、侍中李彧在旁，皆觉帝意，因毁荣于帝，劝帝除之。帝亦恧河阴之难，恐终难保，由是密有图荣之意。荣又奏称：“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臣恶其言，已斥遣罢退。”盖荣望得殊礼，故言之以讽朝廷。帝称叹其忠，心益恶之。乃召心腹旧臣侍中杨侃、李彧、右仆射元罗、城阳王徽、胶东侯李侃晞、济阴王暉业、尚书高道穆等入宫，密议其事。杨侃曰：“臣有三策，乞陛下自裁。”帝问：“何策？”侃曰：“密勒人马，将在京逆党尽行诛绝。发兵拒守太行山，绝其进犯之路，如有兵来，与之死战。诏发四方之兵勤王救驾，或可扫除凶逆，侥幸成功，此上策也。”帝曰：“敌之非易，中策若何？”侃曰：“前日荣请入朝，视皇后婉孌。密伏壮士宫中，赚之入内，刺杀之。即大赦，以安其党，其间或可获全，此中策也。”帝问：“下策若何？”侃曰：“任其所为，且图目下之安，此下策也。”帝曰：“卿之中策，乃朕上策，众卿以为然否？”济阴王暉业曰：“荣若来，必有严备，恐不可图。”议至日晚，茫无定见。帝命且退。众官出，至太极殿北，忽见红灯拥道，人从纷纷，遣人探视，乃尔朱世隆，坐在殿西廊下。众皆大惊，欲避不得。世隆已遣人来请相见，众臣不敢退阻，遂来西廊向世隆施礼。世隆问曰：“殿下众官，在宫议何朝政，至此方出城？”城阳王曰：“天子闲暇无事，召我等闲谈消遣。又因天柱不受九锡，欲赐以殊礼。言论良久，不觉至晚。”世隆冷笑曰：“帝欲赐天柱



九锡，自应先与我语。诸公与帝商议一日，此中自有别情。但祸福自召，莫谓天柱之刀不利也。”说罢，起身便行。众官闻之，皆失色而散。

你道世隆为何等候在此？盖早上探得诸臣入内与帝私议，必有图害之意，故等待出来，先行揭破，以挫诸臣之气。当夜归府，便即写书到晋阳，备说城阳、杨侃等数人终日在宫，密谋图害我家，大王若入朝，必须预为之备。荣得书，大笑道：“世隆胆怯，彼何人斯，而敢图我耶？”其时天穆回并州，荣以书示之。天穆曰：“长乐为帝以来，勤于为政，万几皆自主张，欲使大权复归帝室。城阳王等结党树援，为帝腹心，欲不利于大王，不可不信。”荣曰：“城阳王等皆庸奴，何敢作难？倘帝心有变，目今皇后怀孕，若生太子，我至京，废黜天子，立外甥为君。若非太子，陈留王亦我女婿也，便扶他为帝。兄意以为何如？”天穆曰：“以大王之雄武，何事不可成功？且俟入朝，相机而动。仆虽不敏，愿效一臂之力。”荣大喜。次日，复以书示北乡公主，北乡大惊曰：“王不可不虑。昔日河阴之役，京中百官皆不自保，怀恨实深，安得不生暗算？皇后深居宫中，外事不知。世隆探听得实，故来告也。妾为王计，不若且居晋阳，徐看朝廷动静。外有万仁、仲远、天光，雄兵廿万，各据一方，内有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秉理朝政，为王腹心之佐。王虽居外，遥执朝权，可以高枕无忧，何用入朝，致防不测？”荣曰：“天下事非尔妇人所知，我岂郁郁久居此者？”于是不听北乡之言，召集诸将，安排人马，带了妃眷、世子、王府僚属，亲拥铁骑五千，起身到京。正是先声所至，人鬼皆惊。哪知大恶既盈，显报将至。管教：掀天事业俄成梦，盖世威权化作灰。且待下回



分割。

高欢辞婚，重违荣意。荣不知疑，反深信而重任之。此中可知天意，亦欢才智足以服之也。孝庄受制权臣，有如汉献。但汉献尚有伏后相与诉说心事，孝庄又复为后所制，即在深宫，展动亦不自由，较之献帝更苦。独能与近臣谋议，手诛凶渠，则献帝远不及耳。尔朱荣自恃过深，漫不经意，竟为所戮，亦天诛恶人，祸来神昧者耶。



第十八回 明光殿强臣殒命 北中城逆党屯兵

话说尔朱荣离了晋阳，一路暗想：“朝中文武虽皆畏服，未识其心真假。”因遍写书信投递百官：“同我者留，异我者去，莫待大军到京之后，致有同异。”众官得书，知他人朝必有大变，尽怀疑惧，胆怯者辞官先去。中书舍人温子升献书于帝，帝初冀其不来，及见书，知其必至，忧形于色。武卫将军奚毅为人刚直，当建议之初，往来通命，帝待之甚厚，犹以荣所亲信，未敢与之言情。毅一日见帝独坐，奏曰：“臣闻尔朱荣入朝，将有变易，陛下知之乎？”帝佯曰：“不知。”毅曰：“荣有无君之心，臣虽隶其麾下，不肯助之为逆。若或有变，臣宁为陛下而死，不能事之也。”帝曰：“朕保天柱必无异心，亦不忘卿忠款。”毅退，召城阳诸臣，谓之曰：“天柱将至，何以待之？”众臣皆劝因其入而杀之。帝问汉末杀董卓事，温子升具陈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凉州人，必不至决裂如此。”沉思良久，语子升曰：“此事死犹须为，况未必死。吾宁为高贵公而死，不愿为常道公而生。”诸臣见帝意已决，皆言杀荣与天穆，苟赦其党，亦不至乱。

是时，京师人心惶惧，喧言荣入朝必有篡弑之事，又言帝必杀荣，道路籍籍，荣在途不知也。九月朔，荣至洛阳，停军城外，帝遣众官出迎。次日入朝，见帝于太极殿，赐宴内廷。世子菩提亦入见帝，宴罢出宫，还归相府。众官皆来参谒，世隆、司马子如辈进内拜见北乡公主。明日荣复入朝，帝又赐宴，欲即杀之。以天穆尚未召到，故迟而不发。



荣举止轻脱，每入朝见，别无所为，惟好试剑驰马。于西林园宴射，常请皇后出观，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见天子射中，辄自起舞，将相卿士悉皆盘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随之举袂。及酒酣耳热，匡坐唱歌，日暮罢归，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刀槊弓矢不离于手，每有嗔嫌，即行击射，左右恒有死忧。路见沙弥重骑一马，荣令以头相触，力穷不能复动。使人执其头以相撞，死而后已。狂暴之性，比前更甚。常语帝曰：“人言陛下欲图我。”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岂可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从者不过数十人，又皆不持兵仗。

先是长星出中台，扫大角。荣问之，太史令对曰：“除旧布新之象。”荣以为己瑞，大悦。其麾下将士皆凌侮朝臣，李显和曰：“天柱至，哪无九锡，安须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见机！”郭罗察曰：“今年真可作禅文，何但九锡！”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何虑天柱不应之！”世隆自为匿名书，榜于门云：“天子与城阳王等定计，欲害天柱。”取以呈荣，劝其速发。荣曰：“何匆匆，帝无能为也。俟天穆至，邀帝出猎嵩山，挟之北迁，大事定矣。”使侍郎朱瑞密从中书省索求太和年间迁都故事，奚毅知之，密启于帝。

九月戊子，天穆至洛阳，帝出迎之，荣与天穆从入大内，至西林园赴宴。酒至半酣，荣奏曰：“近来朝臣皆不习武，今天下未宁，武备尤重。陛下宜引五百骑出猎嵩山，简练将士。”帝闻其言，不觉失惊，乃曰：“近日精神未健，且缓数日行之。”宴毕，二人辞出。帝谓同谋诸臣曰：“事急矣，迟则恐无及也。”乃谋伏李侃晞等及壮士十余人于明



光殿东序，俟其入杀之。王道习曰：“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此三人者，皆荣所委任，俱知天下虚实，亦不可留。”杨侃曰：“若世隆不存，仲远、天光岂有来理？宜赦之。”徽曰：“荣腰间尝有刀，或能狼戾伤人，临事愿陛下起避之。”安排已定，专候荣入。次日，荣与天穆并入，坐食未讫，即起而去。侃等从东阶上殿，见二人已至中庭，遂不敢发。明日壬辰，帝忌日；癸巳，荣忌日，皆不朝。甲午，荣暂入，即诣陈留王家，饮酒大醉，遂言病发，连日不入。帝谋颇泄，预谋者皆惧。城阳王言于帝曰：“以生太子为辞，彼必入贺，因此毙之。”帝曰：“后孕九月，可言生儿乎？”徽曰：“妇人不及期而产者甚多，彼必不疑。”帝从之，宣言皇子生，诸人先于殿东埋伏，遣徽驰骑至荣第告之。荣方与天穆博，徽进曰：“皇太子生，帝令吾来报知。”荣犹不起。徽以手脱荣之帽，盘旋欢舞，兼殿内文武传声趣之，荣遂止博，与天穆并马入朝。帝闻荣到，面色顿异。左右曰：“陛下色变。”帝连索酒饮之。子升在殿作赦文已成，执以出，行至朝门，正遇荣自外至。问是何文书，子升颜不改色，曰：“赦。”荣不取视，遂入见帝。帝在东序下，西向坐，荣与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城阳王入，始一拜，荣忽举首见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从东户入，觉有异，即起趋御坐。帝先横刀膝下，遂迎而手刃之，荣仆地。天穆欲走，安等持刀乱斫，同时皆死。世子菩提、骑将尔朱阳观及从者三十余人，尽斩之。帝视荣手板上有数牒启，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皆在去数，因曰：“竖子若过今日，不可复制。”于是内外喜噪，百官入贺。帝登闾阖门，下诏大赦，欢庆之声遍于洛阳。遣武卫将军奚毅、前幽



州刺史崔渊将兵镇守北中城。是夜，尔朱世隆奉北乡公主，率荣部曲，焚西阳门出，屯兵河阴。

先是卫将军贺拔胜与荣党田怡等闻变，奔赴荣第。时宫门未加严备，怡等议即杀入大内，为天柱报仇。胜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当有备。吾等众少，何可轻动？但得出城，更为他计。”怡乃止。及世隆走，胜遂不从。朱瑞虽为荣所委任，而善处朝廷之间，帝亦善遇之，故中路逃还。荣素厚司马子如，荣死，自宫突出，至荣第，弃家不顾，随荣妻子出城。世隆即欲北还，子如曰：“兵不厌诈，今天下汹汹，惟强是视。当此之际，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将士离心，变生肘腋。不若分兵守河桥，回军向京，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走亦未迟，亦足示有余力。使天下畏吾之强，不敢叛散。”世隆从之，收合余众，来攻北中城。奚毅知有兵到，忙领人马出城迎敌。哪知京兵脆弱，怎敌世隆之兵，兵刃方接，三军败走。毅亲身搏战，见兵众散乱，心已慌怯，被田怡一刀斩于马下。崔渊拍马欲逃，亦被乱军杀死。世隆乘胜，遂据北中城。令将军田怡护从府眷，屯兵城内；身率诸将屯兵城外，遥对洛阳，为进击之势。朝廷大惧。前华阳太守段育与世隆有旧，遣慰谕之。世隆怒其言直，斩首以徇。

十月癸巳朔，尔朱度律将骑一千，皆衣白衣，旗号如雪，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门以望之，外兵遥望城上围绕龙凤旗旌，知是驾至，乃齐呼：“万岁枉杀功臣！”帝遣主书牛法尚谓之曰：“非朕忘恩负义，实为社稷大计。太原王立功不终，阴谋篡逆，王法无亲，已正刑书。罪止荣身，余皆不问。卿等若降，官爵如故。”度律对曰：“臣等



从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归，愿得太原王尸，生死无恨。”因涕泣，哀不自胜。群皆恸哭，声振城邑。帝亦为之怆然。又遣侍中朱瑞赍铁券赐世隆。世隆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为国，东平葛荣，南退梁军，西灭丑奴，北剪韩楼，功不在韩、彭之下。长乐不顾信誓，枉加屠害，今日两行签字，何可深信？我不杀汝，归语长乐，吾为太原王报仇，终无降理。”瑞不敢再言，归白于帝。帝乃出库中金帛，悬赏于城西门外，广募敢死之士，以讨世隆，一日得万人。以车骑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率之，与度律战于郊外。无如兵未素练，日有杀伤，不能取胜。而度律亦以所将兵少，敛兵暂退。

且说尔朱后连日不见帝驾入宫，夜来又梦见太原王浴血而立，心恶其不祥。因问宫使曰：“天子近来议事在哪一殿？”答曰：“在光明殿。”后曰：“为我去请驾来。”宫使领命而去。还报曰：“帝不在宫，与众官上城去看河桥军马了。”后大惊疑，暗忖道：“莫非吾父生逆，致有军马临城？”遂召司殿内臣问之。内臣不敢隐瞒，将太原王被害、世隆兵屯河桥报仇情事，一一奏知。后闻之，神魂飞散，放声大哭。宫女扶睡龙床，饮食不进者三日。内侍奏知，帝入宫揭帐，坐于后侧，谓之曰：“尔父将行杀逆，朕迫于救死，不得不尔。卿念父女之情，亦当重夫妇之义。”劝谕再三，后涕泣不语。帝嘱宫人小心奉侍，遂起身出宫。是夜，皇子生，下诏大赦。帝复入宫看视，后已起坐，因问河桥军马曾退否。帝曰：“未退。”后曰：“妾欲致书于母，劝其退军。”帝曰：“卿若劝得兵退，足见卿忠心为我。”后即写书，曲致申好之意。帝大喜，便遣后亲近内侍将书送去。先



到世隆军前，世隆拆书一看，大怒道：“此非后笔，乃诈为之耳。”将来人逐出营门，内待抱头鼠窜而归。帝知世隆不肯罢兵，会集群臣，共议却敌之策。众皆惶惧，不知所出。通直散骑常侍李苗奋衣起曰：“今小贼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测之危，正是忠臣义士效节之日，臣虽不武，请以一旅之师，为陛下径断河桥。”城阳王、高道穆皆以为善。苗乃募敢死之士五百人，安排火船在前，战船在后。一更时分，从马渚上流乘船夜下，约远河桥数里，将火船一齐点着，风吹火焰，烟透九霄，河流迅急，倏忽而至，河桥两旁，皆已烧着。尔朱氏兵在南岸者，望见火光烛天，河桥被烧，争桥北渡。俄而桥绝，溺死者甚众。苗将三百余人泊于小渚，以待南军接应。久之，全不见有援军到来。世隆兵至，见官军孤弱无援，尽力击之，杀伤殆尽。李苗亦身被数创，仰天大呼，赴水而死。世隆见河桥已断，亦不敢久留，连夜收兵北遁。次日，帝闻苗死，甚加伤惋，赠封河阳侯，谥曰忠烈。犹幸世隆兵退，心下稍安。乃诏源子恭将兵一万，出西道镇太行丹谷，筑垒以防之。司空杨津奏曰：“今天宝已死，世隆虽退，然其党尚多，万仁据有汾、并，仲远雄镇徐州，皆兵强将勇。天光独占关西五路，侯莫陈悦、贺拔岳之徒辅之。一朝有变，入犯最近，尤可寒心，宜各加官爵以慰之。”朱元龙进曰：“关西一路，臣愿赍敕前往，慰谕天光，就招泾、渭二州刺史，使之归顺，管教陛下无忧。”帝大喜，就命元龙赍了敕书，即日登途而去。未识天光肯受命否，且听下回细说。

尔朱荣恃功自恣，蔑视主上，其不臣之心，夫



人知之。贪富贵者欲辅之为逆，即有一二有人心者，又无才无力，不能少展一谋。孝庄独出己意，卒手刃之，此着差强人意。世隆直通河桥，满朝无能御者。幸李苗慷慨赴军，烧断河桥，世隆方畏惧而退。如李苗者，真铁中铮铮者矣。谥曰“忠烈”，宜哉。



第十九回 战丹谷阵亡伯凤 缩黄河天破洛阳

话说孝庄帝惧尔朱余党反乱，赦罪加爵，先遣朱元龙安抚关西。又闻世隆至建州，刺史陆希质闭城拒守，世隆攻拔之，屠杀城中人民无遗，惟希质走免。乃召杨昱将募士八千出东道讨之。先是高敖曹放归田里，复行抄掠，荣诱而执之，拘于晋阳。及入朝，带之来京，禁于驼牛署。荣死，帝引见，劳勉之。高乾闻帝诛荣，亦自东冀州驰赴洛阳。帝以乾为河北大使，敖曹为直阁将军，使归招集乡曲，纠合义勇，为表里形援。帝亲送之河桥，举酒指水曰：“卿兄弟翼部豪杰，能令士卒致死。日后京城有变，可为朕河上一扬尘也。”乾垂泪受诏，敖曹拔剑起舞，激昂慷慨，誓以死报。帝壮之，二臣辞去。

帝还朝，入见后。时太子生十八日，后体已健，与帝并坐于御榻之上。帝问曰：“尔家叔侄弟兄谁强谁弱？”后曰：“世隆、天光辈皆庸才，惟万仁雄武难制，又刚暴好杀。若有变动，京师诸将皆非其敌，不惟陛下不免，恐妾亦难保，窃为陛下忧之。”帝叹曰：“人事如此，未识天意若何？朕闻卿素晓天象，今夜同往一观，可乎？”后应曰：“可。”宫中自有高台一座，以备观星望气之用。于是，夜宴过后，待至三更时分，帝与后同登台上。万里无云，星月皎洁。后指谓帝曰：“此文昌星也，色甚暗，主大臣有灾；此中台星也，其光乱，主朝纲不静；紫微星，帝座也，光尚明而位已失，奈何？”帝少时，亦曾习学天文，略识星象，细视之，果然。又见东方一星，豪光烁烁，紫气腾腾，其上有云，成



龙虎状。后大惊曰：“此天子气也，不知谁应之。”看罢，长叹一声。帝亦知之，曰：“我不久矣！”相与歔歔泣下。明日，帝召司天太史问之，言与后合，心益不乐。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朱元龙过了潼关，行至泾州。是时天光、侯莫陈悦皆在泾州，与贺拔岳商议进退。闻元龙至，邀接入城相见。天光谓之曰：“汝事天柱不终，改事帝室，来此何干？”元龙因述朝廷赦宥之恩，招徕之意，欲其免生疑惧，臣附王家。天光闻之，大怒曰：“汝忘天柱大德，乃以利口诱我耶？”欲拔剑斩之。贺拔岳急起止之曰：“将军勿性急，元龙乃君家故人，有话细商。”天光会意，遂复坐下。岳曰：“天子既加恩我等，自当拱手归顺。今夜就修文表，烦兄转达便了。”因留元龙私署住下，天光退而问计，岳曰：“吾闻汾州万仁已据晋阳，必引兵向阙。俟朝廷北御万仁，吾等暗袭京师，便可得志。若杀元龙，彼必严备西路，未可长驱入洛也。吾阳为臣服，按兵不动，以弛朝廷之备。”天光、陈悦皆称善。于是厚待元龙。其实岳之意，不欲天光起兵，假言止之也。

再说尔朱兆闻荣死，自汾州率轻骑三千，进据晋阳，以为根本。闻北乡公主及世隆军至长子城，飞骑来见，询问天柱被害之由。切齿怒曰：“彼既酷害天柱，宁得复为之臣？不如另立新君，以令天下，然后举兵复仇。但元氏子孙不知何人可立？”世隆曰：“并州行事太原太守长广王暉可奉以为帝。”乃回并州，共推暉即皇帝位，改元建明，立尔朱氏为后，即兆长女也。大赦，兆与世隆俱进爵为王。于是建立义旗，传檄属郡，整率六师，为直取洛阳之计。又欲征发晋



州人马，虑欢不从，乃以新主命，封欢为平阳郡公，赐帛千段，召其同来举兵。欢不欲往，遣长史孙腾诣晋阳，致书于兆曰：“欢承太原王厚恩，待我以国士，与我以富贵，虽粉身碎骨，不足以报。辄闻大变，痛心疾首。欲兴师问罪，自惭力弱。足下风驰雷掣，举兵犯难，雪不共之仇，伸家门之怨，欲以欢为前驱，肝脑涂地，亦何敢辞？特山寇未平，今方攻讨，不可委去，致有后忧。寇平之后，定当亲率三军，隔河为犄角之势。”万仁见书不悦，谓孙腾曰：“还语高晋州，吾得吉梦。梦与吾先人登高邱，邱旁之地，耕之已熟，独余马兰草，先人命吾拔之，随手而尽。以此观之，往无不克。今晋州不能自来，当遣一将来助，庶见同盟之义。”腾还报。欢曰：“兆狂愚如是，敢为悖逆，吾势不得久事尔朱矣。如不遣将相从，彼必觉吾有异。”谓尉士真曰：“必得君去，方免兆疑。”士真领命，即日起行，来到晋阳，见兆曰：“晋州不暇随征，特命仆居麾下，稍效奔走。”兆大悦，曰：“士真来，吾无忧矣。”于是，万仁自领精骑五千为先锋，北乡公主同了世隆权主中军，度律、彦伯为后队，催起人马，即日进发。行至丹谷，有都督崔伯凤领兵守把，兆攻之，关上矢石交下，不能前进。兆令军士辱骂以激之，伯凤怒，亲自出战。方排开阵势，兆大喊一声，单骑冲入，将伯凤一枪刺死，兵众乱窜。遂乘势杀进谷口，守兵尽逃。源子恭闻谷口已失，亦率众退走。兆于是倍道兼行，一日夜行七百里，直至黄河渡口。先是半月前，渡口有一居民，梦人谓之曰：“尔朱兵马将到，命汝为狁波津令，缩黄河之水，以利其济。”梦觉，逢人言之，人皆以为妄。不三日，其人遂死。兆至河口，正因洪流阻住，无计可施，忽有一白衣人，



来至军前，高叫道：“大兵欲渡，须随我去。”兆召而问之，其人曰：“狴波津河流极浅，徒步可涉，我为引路，以济大军。”兆奇其言，便引众随至津边。其人一跃入水，俄而云雾四塞，狂风大起，良久风息，水势大退。令人试之，水不及马腹。兆大喜曰：“此天助我也。”策马竞渡，大众尽济。忽焉狂风又起，黄沙蔽地，大雾遮天，日黑如夜。兵至洛阳，城中全不及觉，遂入城，兵围大内。擂鼓呐喊，天忽开朗，宿卫人始知敌至，仓猝之际，枪不及持，箭不得发。见杀伤数人，遂皆散走。

时帝在宣政殿，正忧丹谷失守，与群臣商议拒敌之策，欲自率军讨之。华阳于鹄曰：“黄河阻隔，兆安得渡？帝不必轻出。”忽闻外面喊声如沸，遣侍者出视，无一回报。帝知有变，自带内侍数人，步出云龙门观望。见城阳策马从御街过，连呼数声不应，回头一看而去。急欲退步，贼骑已至，执帝送至永宁寺，锁于楼上。帝失头巾，寒甚，就人求之，人莫之与。兆入宫，纵兵大掠，搜获临淮王彧、范阳王诩、青州刺史李延宾等数人，皆斩之。进至后宫，后闭门拒之。兆出坐殿上，用天子金鼓，设刻漏于庭，命尔朱智虎入见皇后，假言欲立太子为帝。智虎进内，扣宫求见，述兆之言，后信之。命乳保抱出太子，至显阳殿见兆。时太子生二月矣，兆怒目视之，即将太子扑杀阶下，并乳保杀之。是夜宿于宫中，污辱嫔御妃主。次日，下令百官不许一名不到，如违立斩。于是文武皆集，俯首惟命。兆素恶城阳王，知已逃去，著各处严捉。城阳走至南山，茫无所投，想起洛阳令寇祖仁，一门三刺史，皆己所引拔，定念旧恩，必能庇我于难，遂往投之。尚有黄金百斤、马五十匹，祖仁利其财，外



虽容纳，私谓子弟曰：“闻尔朱兆购募城阳王，得之者封千户侯，今日富贵至矣。”乃假言怖之云：“风声已露，官捕将至，王不如逃于他所以待事平。”城阳惧，单骑而走。祖仁使人邀于路杀之，送首于兆。兆亦不加劝赏。一夜梦徽谓己曰：“我有黄金二百金、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觉，以所梦为实，即掩捕祖仁，征其金马。祖仁只道被人首告，望风款服，实供得金百斤、马五十匹。兆疑其故意匿半，依梦征之，严刑拷问。祖仁惧死，将家中旧有金三十斤，尽以输兆。兆犹不信，发怒，执祖仁悬首高树，以大石坠足，捶之至死。又抄扎其家赀，并其子弟杀之，方罢。

未几，世隆及北乡公主至，意兆必远接，而兆自恃功高，竟不出迎。世隆不悦，入城，安营于教场地面，乃与度律彦伯、司马子如、刘贵等一齐入朝。兆见世隆，全不加礼，责之曰：“叔父在朝，耳目应广，如何令天柱受祸？”按剑瞋目，声色俱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由是深恨之。尔朱后亦怨万仁行凶，闻其母已到京中，乘辇出宫，私自来见。对了北乡大哭，诉兆无礼，扑杀皇子，乞恩于母，欲保全帝命。北乡曰：“今日万仁必来见我，看他言意若何？”俄而兆至，北乡先称其功，克光前人之业。兆大悦，知后在此，请见。后出，兆出拜。见后忧愁满面，因曰：“后何戚戚？帝杀天柱，我本欲杀帝，特看后面，只杀其子，幽之永宁寺中。”北乡曰：“太子已死，不必言矣。但汝妹年少，况你叔父所钟爱者。今天子生死权在侄儿，切莫加害，使完夫妇之好。”兆曰：“帝既负恩于前，我岂可留祸于后？后方年少，及时另招佳婿，不失终身富贵，于帝复何恋焉？”后变色曰：“忝为帝后，而再图他适，此玷辱家



门之事，宁死不为！”后又请于兆，欲见帝一面。兆命副将二人同随行。宫女送后入永宁寺中，帝见后，失惊曰：“此何时而卿来见我耶？”泪随言下。后抱帝大哭，曰：“妾今日忍死以待陛下耳。”帝曰：“我不得生矣。卿才勇过人，非寻常之女，异日或能一洗吾冤耳。”后且拜且泣曰：“妾终不负陛下。”言未久，兆已使人催迫。后不得已，辞帝下楼。泣下沾襟，左右无不洒泪。

北乡公主知后已回宫，欲要进宫看望，又恐万仁夺去军马，更何倚赖，只得住守营中。忽报仲远、天光求见，忙即请入。你道二人何以至京？盖前此天柱死，仲远反于徐州。敬宗命郑先护为主将，贺拔胜为副将以讨之。先护疑胜党与尔朱，屏之营外，故屡战不利。及洛阳已失，先护奔梁，胜遂降于仲远，于是仲远入洛。天光从岳之计，按兵不出。后闻兆已入京，故轻骑来见，同到营中参谒北乡。北乡见后，亦令劝兆勿杀天子。二人曰：“事势如此，恐言之无益。”二人辞退。未几，各还旧任。兆屡欲杀帝。一日，得高欢书，为陈祸福，不宜害天子受恶名。兆不悦，谓司马子如曰：“贺六浑何反作此言语？”子如曰：“六浑怨天柱之难，欲大王行宽仁以结人心耳。”因亦劝兆宜从六浑之言。兆曰：“汝勿言，吾思之。”但未识兆果不害帝否，且听下回分解。

尔朱兆凶暴，更浮于荣，乃称兵犯阙，黄河无阻，天意可知。尔朱后始党父兄为恶，殊可痛恨，惟不忘孝庄，誓不改适，亦见烈性。寇祖仁受恩不知报，又复利其所有，妄希重赏，邀杀于路，真是



反复小人。梦见于兆，追金追马，捶扑而死，固所应得。虽在极淆乱时，天道终不爽也。



第二十回 救帝驾逢妖被阻 战恒山释怨成亲

话说司马子如前本党于尔朱，弃家从行。及回洛，见妻子无恙，深感朝廷宽宥之恩，顿改初志，欲救天子于难，故与兆言如此。一日，尉景来，置宴后堂，密与商之。景曰：“我来时，曾受六浑嘱咐，教我随机应变，有事来报。今君有救帝之心，不如密报晋州，令以兵来，我与尔为内应，以救圣驾。”子如曰：“吾观万仁不久将还并州，俟其去，然后可图。世隆辈无能为也。”景然之。

且说河西有一贼帅，名纥豆陵步蕃，手下精兵廿万，战将千员。其妻洞真夫人又有妖术，甚是利害。前敬宗在位，曾下诏征之，使袭秀容。及兆入洛，步藩南下，兵势甚盛。故兆不暇久留，欲还晋阳御之，将朝中事托付子如。副将张明义与子如不睦，谗于兆曰：“子如之心不可测也。前者尉景在子如家中，谈论大王过恶，至夜方散，不知谋议何事。”兆闻大怒，即召尉景问之。景性刚直，出语不逊。兆怒仗剑下阶，欲斩之，景亦拔剑相迎。慕容绍宗急起止之，曰：“大王勿怒。”喝退土真。土真出，飞马而去。绍宗私语兆曰：“尉景，六浑至亲，今大王方仗六浑为助，奈何斩其亲将？若杀之，是离六浑之心，而生一敌也。”兆悟，乃召子如问之。子如曰：“土真背后并无伤犯大王一语。”兆曰：“此将军张明义言之，几误吾事。”因亦不追尉景，景奔归晋州。兆欲行，以世隆镇守洛阳，而先迁帝驾归北。时永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帝与侍卫等五百余人，铁骑三千，半夜起发。号令严密，人无知者。次日，朝臣方知帝



去，有泣下者。欢在晋州，门吏忽报尉景至，急起接见，问：“何以仓猝归来？”景备述兆欲害帝，与之争论，将加刃于我，故单骑奔归。欢曰：“兆已起疑，必先迁驾，然后起行。”因吩咐段韶、娄昭二将曰：“此地有恒山，地险而僻。帝驾北行，必从此过。汝二人点三千人马，伏于山下。驾至，邀而截之，奉帝以归。”二将领命而去。哪知此去，不惟救驾不成，反生出一件奇奇怪怪的事来。也是魏运将终，天使六浑又得一闺中良将。

再说娄昭、段韶领了三千军士，行至恒山脚下，扎着营盘。娄昭道：“此处山路崎岖，人烟绝少，恐有寇盗出没，须要小心防备。”段韶曰：“天寒地冻，兵士行路辛苦，尤不可贪睡失事。”于是坐在帐中，设酒对酌，旁侍亲卒数人。一更以后，忽闻外面狂风大起，吹倒寨门，帐中灯烛尽灭，黑气罩地，咫尺莫辨。风定之后，灯烛渐明，帐中诸色俱在，单单不见了段、娄二人。副将、头目俱生诧异，点起火把，远近追寻，杳然不见。闹到天明，只得遣人飞报晋州。欢闻之大骇，忙点轻骑三百，带了数将，亲自前来。到得大寨，天色已晚。随命诸将各守营内，独领三百军兵，进至恒山谷口安营。当夜独坐帐中，三百军人皆执刀侍立帐外。起更以后，果然狂风又作，黑雾迷天，左右灯火皆暗，独高公桌上火焰不灭。欢凝神静坐，只见一獠牙青面之怪在帐口欲进不进，拽满弓弦，一箭射去，大喝道：“着！”那怪中箭而逃，欢即追出。俄而，灯火齐明，众皆无恙。欢乃知段、娄当夜果为妖精摄去。谓众曰：“鬼怪属阴，故夜间敢于横行。且候明日，进兵搜灭，以救二将。”于是坐守至晓，随即起兵前往。约走数里，全不见人。忽飞沙卷地而



起，众皆迷目。又乱石如雨点打下，不能前进。独六浑马上，沙石不能近身，只得弃了众军，一骑向前。又行数里，天气开朗，见一座庙宇，建在山冈之上，规模壮丽，甚是显赫。行至庙前，门上悬一大额，额书：“恒山大王之庙。”下马走入殿内，坐着一尊神道，仪从整肃，炉中香烟袅袅。回头一看，娄昭、段韶俨立在旁，容貌服饰不异生平，四体皆化为石。大骇道：“是何妖邪，弄人若此？但如何解救？”庙中又寂无人影，即欲一问，亦不可得。一时大怒，遂拾取黄泥一块，在粉墙上大书：

魏晋州刺史高，谕恒山王知悉，有部将二员，被汝摄来，变为石人。三日之内，将二人送还，万事全体。如若不从，定当拆汝庙，毁汝像，决不轻恕！勿贻后悔。

写罢，出庙上马。听见隔林有伐木之声，寻声而至。见一樵夫，呼而问之曰：“庙中是何神道？谁人供奉在此？”樵夫曰：“是山主之庙。此山有百里广大，居民无数，皆服大王管辖。大王在日，法术高强，能呼风唤雨，走石飞沙，人在百里之外，能凭空摄来，故人人畏服。去年亡过，遗下一女，号桐花公主，掌管山中事业，为此建庙在此。凡有过客，须入庙焚香祭献，方得安静过去；如有触犯，被大王摄至庙中，变为石人，永世不得超生。”高公道：“我正为此问你。我有部将二人被他摄来，化为石人，未知如何可以解救？”樵夫曰：“若要解救，须求女王。女王法术与大王一般。”高公曰：“女王何在？你去对她说，我是晋州刺史，



叫她速来见我。”樵夫大笑道：“女王一山之尊，就是皇帝也召她不动，何况一个刺史。”说罢，奔入林中去了。

六浑又气又恼，欲去求他，心上不甘；欲竟出去，此事作何处置？又乘风沙进来，走过几个岗岭，认不出旧路。看看日色将午，腹中又饥，只得觅路下山。才转一弯，忽金鼓震地，山凹内拥出一队人马。枪刀密布，剑戟如麻，引出红旗一面，大书“桐花女帅”。青鬃马上坐着一位女子，锦袍绣甲，手执双刀，生得轻盈体态，容貌如花。高叫道：“什么晋州刺史，敢来这里送死！”高公道：“只我便是。”女王道：“你莫非朔州贺六浑么？”高公道：“既知我名，何不下马投拜？”女王笑道：“我便肯了，只怕手中两把刀不肯。”高公便喝道：“胡说！”女王也不回言，舞刀直前，高公挺枪而迎。众将皆来助战，女王喝退，与欢战了数合，回马便走。高公追去，只见女王身边取出红绳三尺，望空一抛，顿时黄云起，云中一条火龙，张牙舞爪，飞下拿人。六浑见了，惊得神魂失据，口中大喊一声，似有一道豪光进起，火龙落地，云影全无。女王见火龙拿他不住，便道：“将军果是英雄，但有一言，天色已晚，将军人马俱困，欲屈到小寨，权住一宵，明日送还二将，将军能无惧否？”六浑暗想：“欲与力敌，孤掌难鸣，不如到她寨中，以好言谕之。”便应道：“我何惧哉！”

女王收转兵马，六浑挺身随行。又行数里，望见寨门，气象甚是严整。女王已下马恭候，高公亦下马，上前施礼。请至堂上，分宾坐定。茶罢，吩咐摆酒，对坐共酌。高公见她礼意殷勤，举止温柔，启口道：“敢问女王何以独处荒山？”女王道：“妾祖胡承德，宣武朝曾立功勋，授武卫将



军之职。为奸人谋害，挈家逃入恒山。此山素有强寇，被吾祖收服，遂为一山之主。吾祖去世，吾父胡十达继之。曾遇异人，传授奇术，能驱使鬼神，变易人物。妾亦得其传授。不幸上年父死，只留妾身一人，只得据守故业。手下有兵三千，一半耕田，一半打柴，诸山各有月米进奉。吾父临终时曾言：‘当代英雄惟贺六浑一人，异日相遇，汝可归附，以了终身。’方才冒犯，聊以相试。今见将军名不虚传，不忝厚颜，愿以身事。”高公道：“观汝气度，原非寻常女子。若不改邪归正，徒然埋没一生。但我已有妻室，如何屈你居下？果肯归顺朝廷，待我与你另觅良缘，庶为善策。”桐花道：“妾虽女子，亦知父母为重。况平生志气，誓非英雄不嫁。君若不弃，虽为侧室，亦所心愿。”六浑初时毫无允意，今见桐花语语出自真诚，颇生怜念。况美色在前，能不心动？遂允诺不辞。当夜即备花烛，忙排香案。寨中自有女乐，于是管弦齐作，箫鼓喧阗，交拜之后，送入房内，遂成夫妇之好。桐花年方十八，犹然处子，欢益大悦。次日起身，六浑请教段、娄二将。桐花曰：“君莫慌，妾已使人去请矣。”未几，二人至，见六浑同一美貌女子并坐堂上，茫然不解。六浑指桐花曰：“汝二人性命全亏女将救活。”遂与言结亲一事，二人进前拜贺，桐花忙即摆酒压惊。六浑又谓桐花曰：“诸将在山下等候已久，我先同二将回营，然后再来接汝。”桐花曰：“已是一家人，何不去召诸将同来聚会，然后一齐收拾起身？”六浑从之，遂遣喽囉数名，随了段韶去请。

其时奚泰，彭乐，孙腾等等了一昼夜，不见主帅回营，带了兵卒一齐赶上山来。只见三百军士整整的守在谷口，问



他山中消息，说屡次进兵都被沙石打退。窦泰道：“此时主帅在内，安危未卜，虽赴汤蹈火，亦所不顾，哪里怕得沙石。”众人听了，大家鼓勇而进。行了数里，见有数十骑跑来，段韶亦在马上。众军道：“段将军有了。”韶见诸将，亦勒马相候。窦泰问道：“主帅何在？”段韶道：“亏得主帅寻着女将，方能救得性命。如今已与主帅结为夫妇，特请公等到寨饮酒。”众人皆喜，遂同到大寨，直进堂中与六浑相见，坐下细谈委曲。俄而，桐花出见，众人看了，暗暗称异。只道山野之女，哪知风流齐整，不让闺阁名姝。皆上前施礼。少顷排上宴来，众人依次坐定，桐花另设一席相陪。旁边女乐齐奏，欢呼畅饮。酒至半酣，众人问娄昭若何变为石人。昭曰：“被摄时，茫然不觉，直至有人来请，如梦方醒。”众人又问桐花是何法术，桐花笑曰：“此术小用之驱妖除怪，大用之移天换日，驾雾腾云。至于变人为石，不过如蛮中小技，木换郗豆易睛之事，无足异者。然逆天而行，亦足以亡身，故我一心归正也。”说罢，众人大笑。宴至更深，各自安寝。明日，桐花谓欢曰：“昨夜梦父来告，庙中壁上被君写下数句，将受阴责，求君洗去，可以免罪。”六浑道：“既为一家，我亦当入庙焚香，洗去字迹便了。”又谓桐花曰：“汝寨中所蓄女子太多，皆被你父别处摄来，留下数人足矣，余俱贳发银两，送还其父母。”桐花点头称善。又遍召山中兵卒，谓之曰：“愿从者编入队伍，不愿从者，赏银十两，悉由自便。”众皆叩首愿从。于是检点仓廩府库、一应什物器皿，载归晋州。临行，又将大寨拆毁，免使后人盘踞。六浑此番获一内助，兼得无数兵马钱粮，人人皆喜。同到庙中，焚香再拜，刮去壁上字迹。只见案上供着



一箭，六浑取看，乃是前夜所射之箭，曰：“此盖交还吾也。”命收之。桐花因知高公后必大贵，故其言神钦鬼伏如此，私心益喜。

回至大营，探听帝驾远近，报言已经过去。白白里举动了一番，只得收兵回去。未至晋州，段韶、娄昭先归报知。昭君闻之，虽喜二将得还，知有妖妇同归，心怀疑惧。及六浑至，先来见曰：“君娶她人犹可，如何娶此兴妖作怪之妇？令其与奴同居，异日彼为刀锯，我为鱼肉，必致我命难保。君如娶之，愿甘退避。”六浑听了大惊。但未识两下相见，作何相待，且听下回分解。

方写高欢发兵救驾，忽入桐花公主一段。正如龙争虎斗之时，忽然鸾鹤舞空，仙音聒耳，令读者捉摸不定，行文秘妙。所谓浓淡相生，疏密相间也。最得龙门笔意。



第二十一回 尔朱兆晋阳败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话说昭君因六浑娶了桐花女，虑为害己，心甚不乐。六浑曰：“汝勿忧，彼虽山寇之女，心地却良善，人亦温柔俊雅。况有我在，岂不能制一妇人？”俄而桐花至，夫妇在堂相见。昭君见桐花容颜美丽，和气迎人，绝无凶暴之相，心下稍安。桐花见昭君面如满月，体态端严，知是正室夫人，忙即跪下拜见。昭君亦下跪答礼道：“女王是一方之尊，妾何敢当此大礼？”桐花道：“向在山中为王，今日进府，便是府中人了。夫人乃一家之主，得蒙收录，已为万幸，敢不下拜？”拜罢，逊坐。昭君道：“吾不敢有僭。”桐花曰：“夫人若此谦抑，是外我也。”六浑谓昭君曰：“序齿还是你长，竟以姊妹相称便了。”二人遂遵六浑之命。又令长幼眷属尽行相见，排宴后堂，合家欢聚。桐花自进门后，小心事主，与昭君甚是相得。尤爱高澄，澄亦以母称之。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帝至晋阳，幽于三级佛寺。万仁归，防守甚严。时建明帝在并州，兆往见曰：“今步蕃南侵，臣将讨之。陛下在此，虑有惊恐，请迁驾于长子城。俟贼乱平定，然后择日还朝。”建明不敢违，即日迁去，城远晋阳五十里。一日，秀容告急，报说步蕃以救驾为名，夺去沿边四郡。现今兵临城下，日夜攻打，秀容危如累卵。兆谓诸将曰：“秀容吾根本地，今被步蕃围困，须速救之。但彼以救驾为名，人心易惑。必先除了孝庄，使彼无名可托。”慕容绍宗力谏，以为不可。兆不听，遣人缢敬宗于三级佛寺，并陈留王杀之，其



妃亦尔朱荣女，大骂兆，兆亦逼令自杀。

次日，起兵十万，亲御步蕃，兵至秀容。步蕃知兆来，退军十里，排开阵势，发书讨战。万仁带领兵将，奋勇而来。步蕃私语洞真夫人曰：“吾先与战，佯为败走。汝伏兵于旁，从而截击，作法破之，使他片甲不留，则秀容垂手可得。”夫妇计议已定，步蕃出阵高叫道：“欺君之贼，速来受死！”万仁大怒，拍马舞枪，直奔步蕃。步蕃举刀相迎。战了数合，步蕃本事本不及万仁，看看败下阵来。万仁赶去，众将齐上，河西兵尽皆退走。追至数里，约近南山，忽然狂风大起，沙雾四塞，天昏地暗，彼此不能相见。四面喊杀之声，如有千百万人马涌出。石块如雨，当之者头破脑裂。兵士各顾性命，四路逃窜。万仁心慌，亦望后飞马而走。将至秀容，天色渐朗。只见一员女将领了数万人马，拦路截住。大喝道：“我洞真夫人在此，败将休走！”万仁此时仅有残兵百余，又怕妖法利害，焉敢恋战，夺路而走，急急逃入城内。其余跟随军士，被蛮兵杀得罄尽。十万兵马，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外边攻打又急，算来孤城难守，随即弃城而逃。步蕃得了城池，领军追赶。万仁且战且走，连败十三次，方到晋阳，闭城拒守。乃召诸将问计曰：“寇强难犯，若何御之？”参军高荣祖曰：“步蕃兵势甚大，兼有妖妇之助，以大王之雄武，尚且失利，何况帐下诸将？惟有高晋州智勇兼备，手下良将又多，大王须召之，并力而战，则敌可破矣。”兆曰：“六浑与吾有嫌，召之恐不肯来。”众将曰：“六浑素受天柱厚恩，必不以小嫌弃大义。”兆乃修书一封，遣使者二人，星夜往晋州求救。欢得书，问诸将曰：“步蕃兵逼晋阳，兆来求救，当救之否？”尉景曰：“兆乃国



贼，今败于步蕃，正宜视其灭亡，何用救之？”众将皆以为然。欢微笑道：“诸君但欲泄目前之忿，不顾后日之患。步蕃负固久矣，被他夺去并州，抚而有之，兵势益大，将来必为中国之患，是生一劲敌也。不如乘此争战方始，与兆并力灭之，可免后忧。兆乃匹夫之勇，除之甚易，不足虑也。”众皆叹服。于是，使人先去回报，援兵即至，以安兆意。遂点窦泰、彭乐、尉景、段韶等将精兵三千，往山西进发。又进谓桐花曰：“闻蛮妇妖术利害，欲带卿去，以破其术。”桐花欣然受命，领一千军为后队。欢又下令，兵行须缓，日不过三十里，或随路登玩，或停军饮酒。诸将疑之，都督贺拔过儿曰：“诸公识主帅之意乎？万仁为步蕃所困，此时犹能支持，故缓行以弊之。直待危急之其，进兵相救，其感恩方深。”众疑始释。欢闻之，曰：“过儿知吾心也。”万仁得报，坚守城池，专等高家人马到来。日久不见军至，心甚焦闷。敌兵在城下日夜辱骂，哪里耐得。此时兵众稍集，便又开兵出战。哪知洞真作起妖法，又杀得大败亏输，伤了勇将数员。乃遣使络绎告急于欢，欢辞以连日天雨，山路难行，加以汾河无桥，兵不得渡。兆得报，心甚惶急。又见步蕃兵势日增，危城破在旦夕，只得弃了晋阳，望汾河进发。探得高军已渡汾水，心中始安。迎着高军，遂与相见。兆诉以危急之状，欢曰：“大王勿忧。步蕃虽强，六浑至此，保为大王一鼓擒之。”遂进兵，兆军随后。

步蕃得了晋阳，自道无敌，命洞真镇守秀容，自领大军来捉万仁。一日，闻晋州兵马来救，大军不满五千，两军相遇，心甚轻之。下令军中曰：“今日进兵，莫放一骑得还。”欢率诸将亲至阵前观看，喜曰：“兵虽众，军阵不整，易破



也。”因命彭乐讨战，须先斩将以挫其锋。彭乐一骑飞出，高叫道：“我彭乐也。有勇者来，无勇者退。”步蕃命一勇将出敌，战不数合，斩于马下。彭乐呵呵大笑，恼了蛮将二员，双马齐出，夹攻彭乐。乐奋起神威，一刀一个，尽皆杀死。欢见对阵都有惧色，鞭梢一指，诸将枪刀齐举，冲突过来，贼兵迎住混战。彭乐乘势直奔中军，步蕃敌住，战了数合，不能招架，虚掩一刀而走。欢见步蕃欲走，忙发一箭，正中面门，步蕃翻身落马，遂擒之。高声呼曰：“步蕃已擒，余众止杀。”贼兵一闻主帅被擒，顿时溃散。大兵从后掩杀。正是：尸横遍野，流血成川。城中守兵闻败，亦相率而逃，遂复晋阳。欢与兆并马入城，大犒三军。兆谓欢曰：“晋阳已复，秀容一路尚被贼据，欲屈公前往，扫除妖孽。”欢曰：“不必吾往，吾有女将桐花足以平之。”兆大喜，便请出军。欢命桐花将后军改作前队，付以健将四员，去捉妖妇。桐花领命而往。

时洞真夫人守在秀容，忽报前军已败，夫主被擒，不胜愤怒。正欲进兵报仇，高家兵马已到。忙即设阵相迎，见对过阵上却是一美貌女子，身披绣甲，手执双刀，坐在马上，左右排列数将。洞真道：“女将何名？”桐花应曰：“吾乃高晋州麾下女将桐花是也。你敢是步蕃之妇洞真么？”洞真欺她柔弱，便道：“今日你我相遇，不用他人助战，单是二人，各显本事如何？”桐花笑答道：“使得。”彼此纵马向前，一个举刀便砍，一个使剑相迎。剑来刀往，约有三十回合，洞真战桐花不下，便道：“且住，停一回再战。”桐花道：“由你。”只见她回至阵前，口中念念有辞，桐花知她作法，便亦默念真言，哪知狂风起而即止，沙石全不走动。



洞真见法不灵，愈加愤怒，拍马向前曰：“来！来！来！我与你再战。”桐花不慌不忙，便与交兵。战到酣处，回马便走。洞真方欲来赶，桐花取出红绳一条，望空抛起。忽见火龙一条，身长三丈，向洞真身上扑来。洞真心慌便走，已被火龙缠住，跌下马来。众将齐上，把挠钩拖住。贼兵无主，一时大溃，遂乘势夺转秀容城。余众或降或逃。所失城池，尽行恢复，遣使并州告捷。万仁大喜，诸将入贺。

不一日，桐花回军，解到洞真夫人。欢命取出步蕃，一齐斩首。兆斯时疆土复完，深感六浑之力。桐花请于欢曰：“妖寇已平，吾欲先归。”不见万仁而去。次日，万仁设宴，酬劳诸将，并请桐花相见。欢辞已去，兆遣人追送珍宝以劳之。兆感欢甚，密语欢曰：“我昔日与君交情本深。今又救我于危难之中，足征爱我良深，但将来各处一方，恐被他人离间，欲与君结为兄弟，共立盟誓，患难相扶，君意何如？”欢曰：“此六浑之愿也。”遂共订盟，相得益欢。

一日，兆与欢共猎南山，见饥民满道，晚而归饮，酒至半酣，欢因言民穷宜恤，愿王少留意。兆曰：“正有一事，欲与弟商。向来六镇之人，各立一人为主，后被葛荣吞并。天柱杀荣，乃借其军，共有四十余万，流入并、肆二州。因荒乱不能存活，大小反了二十六次。我已诛杀过半，尚谋乱不已。亡去为盗者，不可胜数。吾弟高见，若何治之？”欢曰：“此等反乱，皆由无人管领所致。大王宜选腹心之佐，统领其众，使不失所。若有谋叛，罪归主将，则自然服矣。”兆曰：“弟言甚是，但无人可胜其任。”贺拔允曰：“大王手下诸将，统了数千人马，尚不能整顿，况二十万之众，岂易言治？臣意能当此任者，非六浑不可。”欢恐兆



疑，大怒曰：“天柱在时，奴辈伏处有如鹰犬。今日天下事取舍在王，允何得妄言？可斩也！”兆曰：“吾意亦然，弟当为我统之。”欢佯为逊谢。兆付箭一支，曰：“全以相委，以此为信。”宴罢，欢出，恐兆酒醒反悔，宣言于众曰：“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听受号令。”还营，建牙旗于阳典川，分列部分。六镇之兵素恶万仁残暴，乐欢宽仁，一闻此令，无不毕至。居无何，欢又使刘贵请于兆曰：“并、肆频岁荒旱，降户掘田鼠而食，而无谷色，徒污境内。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之后，更受处分。”兆从其议。慕容绍宗进谏曰：“闻大王以三州六镇之兵尽受六浑节制，大事去矣。今天下汹汹，四方纷扰，人怀异望。六浑雄才盖世，遽以二十万众付之，譬如蛟龙借以云雨，后不可制，王必悔之。”兆曰：“无害，有香火重誓在，六浑必不负我。”绍宗曰：“亲兄弟尚不可信，况香火兄弟耶？”时兆兄弟叔侄皆相疑忌，故绍宗以此动之。兆不语，绍宗遂退。而兆之左右平日皆受欢金，因称绍宗与欢有隙，故尔谗害。晋州闻之，得毋携贰其心乎？兆怒曰：“吾与六浑，盟言未干，绍宗何得便来离间？不治其罪，六浑之心不安。”遂收绍宗囚之。遣人通知六浑，催其速发。六浑乃集六镇之人，各给口粮路费，陆续起发，半月兵行始尽。然后别了万仁，一路唱凯歌而回。

斯时，欢以三千人破了步蕃四十万之众，威振山西，人人悦服。沿途之民，皆顶香相送。行至滏口，忽见一支人马，旌旗浩浩，剑戟森森，望北而来。相遇之际，各问来历，乃是北乡公主同了尔朱皇后回到晋阳去的。欢命停军一旁，让他过去。军兵过完，却有一群马匹，形体高大，矫健



异常，约有三百余骑，在后赶着走。欢思军中正少战骑，北乡女流，何用此马。便唤彭乐、段荣二将赶向北乡告借，如不许，则夺之以归。二将知北乡必不肯借，也不去通知，竟杀散管马军士，掠取以返。北乡闻之，大怒道：“高欢吾家旧人，何敢强夺吾马？”欲回军追讨，奈军无良将，恐敌他不过，于是遣人飞报万仁，令他领兵前来，问罪于欢。但未识北乡何以回北，六浑夺马之后，又生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细述。

尔朱兆与高欢素有嫌隙，因步蕃之乱而求之。诸将欲坐视成败，高欢别有深谋，应救以结其心，而兆之存亡皆在欢手掌之内，所谓智深勇沉者也。至得六镇二十万众，收拾人心，归之掌握，如蛟龙得水，不可复制矣。尔朱兆以盟誓虚言，信为不相背负，真小儿之见，宜乎欢之易视之也。



第二十二回 立广陵建明让位 杀白鹞高乾起兵

先是北乡公主在京，终日营中闷坐，因念孝庄北去，皇后独处宫中，全无依靠，将来建明入都，更不得自主，不如同归晋阳，母女相依，后乃从之而来。哪知路遇高家军马，被他夺去马匹，即报知万仁。万仁怒道：“六浑去未多时，如何便生反念？”乃释绍宗之囚，召而问之。绍宗曰：“彼未出吾境中，犹是掌握中物，大王速点人马，紧紧追上，擒之以归，方免后患。”万仁听了，忙点铁骑三千，出了并州，星夜赶来。赶到漳河津边，六浑才渡浮桥过去。万仁亦欲上桥，说也奇怪，顿时河流涌下，洪波冲起，浮桥尽坏。忙即退下数十步，把马勒住，高叫：“六浑且停人马，尚有话说。”欢见兆来，知为马故，便走至岸边，隔水问曰：“大王何以至此？”兆指欢曰：“我以尔为腹心，如何全无信义，擅夺我家之马？”浑下拜道：“欢之借马，非有他故，为备山东盗耳。王信公主之言，亲自追来，欢不辞渡水而死。但恐此众便叛，反贻大王忧耳。”兆闻欢言，乃大悦曰：“我国知尔决不相负。乍闻公主诉汝无礼，不得不怒，故来问汝。”此时河流已退，兆乃轻马渡水，与欢共坐幕下，陈谢并无疑意，拔刀授欢，引颈使欢砍之。欢大哭曰：“自天柱之薨，六浑更何所仰？但愿大家千万岁，以伸力用耳。今为旁人构间，大家何忍复出此言？”盖大家者，天子之称。欢欲愚之，故以此相称耳。兆益信欢为诚，投刀于地，复斩白马，与欢为誓。索酒酣饮至醉，宿营中。欢闻帐外行动声，走出，见尉景执刀而来。欢拉至后帐，问欲何



为？景曰：“万仁在此，是欲授首于我也。杀之为敬宗报仇，为万民除害。及今不杀，更复何待？吾已伏壮士于帐外。”说罢欲走。欢啗臂止之曰：“汝莫乱为，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吾兵饥马瘦，不可与敌。若英雄乘之而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骁勇，凶悍无谋，可玩之股掌之上，异日除之何难？”景乃止。旦日，兆归营，复来召欢，设宴以待。欢将上马往，孙腾牵欢衣曰：“兆心叵测，公奈何以天下仰赖之身，试之不测之渊？”欢笑而止。兆见欢不来，复大怒，隔水肆骂，欢不顾而去。时兆有心腹将念贤，管领降户家属，别为一营，随欢东行，凌虐降户。欢伪与亲善，解其佩刀观玩，乘间杀之。镇兵感悦，益愿附从。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万仁驰归晋阳，北乡及后已归旧府。兆来见，说起孝庄已经缢死，并陈留王夫妇，亦赐自尽。母女变色，然权在他手，只好暗暗深恨而已。兆见疆土已宁，择日送建明帝入洛，发书世隆，令率百官邙山迎驾。哪知天光在洛，已与世隆密议，以建明为元英之弟，帝室疏属，又无人望，恐人心不服，欲更立亲近，以为社稷之主。有广陵王恭者元诩之子，好学有器度，正光中，为给事黄门侍郎。以元叉擅权，托暗病，居龙华佛寺。敬宗时，有谗于帝者，言王蓄异志，佯为暗嗓子哑，干能出声了病。恭惧，逃于洛山，执之至京，系治久之，以无状获免。行台郎中薛孝通与王有旧，说天光曰：“广陵王高祖犹子，夙有令望，沉晦不言，多历年所。若奉以为主，必天人允协。”天光言之世隆，世隆以为然。惟度律属意南阳王宝炬，乃曰：“广陵口不能言，何以治天下？”世隆等亦疑其实暗，因使尔朱彦伯潜住敦谕，且



胁之。王曰：“天何言哉？”世隆等闻之，皆大喜，遂定迎立之议。建明帝至邙山，世隆先为之作禅文，使泰山太守窦瑗执鞭，独入行宫，启建明曰：“天人之望皆属广陵，愿陛下行尧舜之事。”袖中取出禅文示之。建明惧不敢违，遂自署。窦瑗回报，群臣上尊号于广陵，广陵奉表三让，然后即位。大赦，改元普泰，是为节闵帝。黄门侍郎邢子才为赦文，叙敬宗枉杀太原王荣之状。帝曰：“永安手剪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故逢成济之祸耳。”因顾左右，取笔自作赦文，直言：朕以寡德，运属乐推，思与亿兆同兹大庆。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闭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为明主，望致太平。次日，诏以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代称王，盖递为冲挹。自秦以来，竞称皇帝，予今但称帝，亦已褒矣。加世隆仪同三司，赠尔朱荣相国、晋王，加九锡。世隆使百官议荣配飨。司直刘季明曰：“人臣配飨于君，必与君一心一德，生为良辅，死得共食庙中。今太原王荣若配世宗，于时无功；若配孝明，亲害其母，若配庄帝，为臣不终。以此论之，无所可配。”世隆怒曰：“汝应死！”季明曰：“下官既为议首，依礼而言，若有不合，剪戮惟命。”世隆见其言直，亦不之罪。不得已，以荣配高祖庙廷。又为荣立庙于首阳山，因周公之庙而为之，以荣功可比周公也。庙成，具太牢往祭，百官俱集。俄而，云雾四合，雷雨大作，火焚其庙，泥像皆为齑粉，世隆败兴而回。诏到并州，兆以不与废立之谋，怒不受诏，欲发兵讨世隆。世隆惧，遣尔朱彦伯往谕再三。兵虽罢，怒世隆不已。

先是，敬宗命将军史件龙、杨文义领兵守太行岭。万仁南向，二人率众先降。至是欲封二人为千户侯。帝曰：“忤



龙、文义于王有功，于国无勋。”竟不许。仲远镇滑台，用其下为西兖州刺史，先用后奏。诏答曰：“已能近补，何劳远闻。”人皆服帝之明敏。然是时天光专制关右，兆奄有并、汾，仲远擅命徐、兖。世隆居中用事，贪淫无忌，生杀自专，事无大小不先白，有司不敢行，天子徒拥虚位。又欲收军士之心，泛加阶级，皆为将军，无复员限。自是勋贵之官大致猥滥，人不复贵。仲远在外，贪虐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诬以谋反，籍没其妇女财物，投男子于河，如是者不可胜数。东南州郡自牧守下至士民，畏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恶尔朱氏，而冀其速亡矣。

再说幽州行台刘灵助，自谓方术足以动人，推算尔朱氏将衰，乃起兵自称燕王，声言为敬宗复仇。且妄述图讖，云：“刘氏当王。”由是幽、瀛、沧、冀之民多从之，进取博陵、安国二城。兆使大都督侯渊讨之。又兆以高乾兄弟有雄才，现居冀州，灵助反，亦防其作乱。遣监军孙白鹞至信都，托言调发民马，民户须自送纳，欲俟高乾弟兄送马而执之。乾闻白鹞来，谓诸弟曰：“万仁无端调发民马，令民户自送，其意未必不为吾弟兄而然。”敖曹曰：“刘灵助反于幽州，祸乱四起，吾弟兄何不招集乡勇，举兵应之？”乾曰：“然，但必得此人合谋，方能成事。”敖曹问何人，乾曰：“前河内太守封隆之避尔朱之势，弃职家居，为人慷慨好施，甚得众心。其父封翼素以忠义自矢，吾当自往说之。”乾至隆之家，隆之接入，直至内堂逊坐，两下说起国家多故，互相嗟叹。隆之曰：“敬宗被杀，万仁益横，君岂忘帝河桥相送时乎？”乾见说，悲不自胜，因曰：“吾素怀复仇之念，惜无同志相助。此来特与君谋，欲同集义勇，袭



据信都，以为进取之计。君能有意乎？”隆之曰：“吾有父在，须先禀命。”话犹未了，只见屏风背后走出封翼，向高乾曰：“吾有此心久矣，足下果能为国复仇，莫患吾父子不从，虽赴汤火，亦不辞也。”相与订定日期，各去打点行事。隆之家素豪富，僮仆不下数百，门下多武勇之士，起事甚易。乾与敖曹素有旧旅，一呼毕集。至期，敖曹先率数十骑突入，把持城门，余众尽入。封隆之从中亦起。冀州兵将素畏敖曹骁勇，莫敢来敌。杀入府署，执下刺史元嶷，白鹞闻乱欲逃，擒而杀之，一城慑服。乾等欲推封翼行州事，翼曰：“和集乡里，我不如皮。”乃奉隆之行州事，为敬宗举哀，将士皆缟素，升坛誓众，移檄州郡，共讨尔朱氏。刘灵助闻冀州举义，遣使来招乾。将结为外援，劝隆之受其节度。忽报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将兵五千，来袭信都。敖曹不暇擐甲，领十余骑进击。乾恐有失，遣五百人往救。未及赶上，敖曹已交兵，杀其勇将数员，羽生败走。盖敖曹马槊绝世，所向无前，故能以十余骑退五千兵也。由是敖曹之勇著于四方，今且按下不表。

再说高欢自离漳河，往山东进发。兵至壶关，关口有大王山一座，地势阻绝，中有一寺极大。宣武时，有术士言寺中应有天子宿其处六十日。魏主闻之，命毁其寺，不许人入山居住。后有朔州贼兵令贵据此山为巢穴，招集兵马，掠取四方，兵精粮足，官军莫敢讨。欢兵至，此时正忧粮乏，欲取其资，以济军用。引兵攻之，贼众拒守甚严，不得进。乃以弱卒诱之，交兵辄走，贼乘胜追下。伏精骑于旁，截而击之，遂擒令贵，余众皆降，尽收其钱帛粮米。令贵有妹灵仙，美而勇，欢纳之为妾。屯兵山中六十日。及闻高乾据冀



州，乃引兵东出，声言欲讨信都。信都人皆惧曰：“欢若来，非尔朱羽生可比。新破步蕃，兵威正盛，何以御之？”高乾谓隆之道：“高晋州雄略冠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会。今日之来，必有深谋，吾当轻马迎之，密参意旨，无庸惧也。”乃将十余骑迎欢，潜谒欢于滏口。欢见乾至，大悦，握手问曰：“公山东豪俊，今来何以教欢？”乾曰：“尔朱酷逆，痛结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奋。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倾心，若兵以义立，则倔强之徒不足为公敌矣。鄙州虽小，户口不减十万，谷秸之税，足济军资。愿公熟思其计。”乾意气激昂，言辞慷慨，欢恨相见之晚，遂与同帐而寝。次日，乾拜别，谓欢曰：“愿公速来为主，吾与封隆之封府库以待。”欢谢曰：“诺。”乾回报隆之，人心始安。

先是，河南赵郡太守李显甫喜豪侠，集族姓数千家于殷州西山，有五六十里之地。显甫卒，子元忠继之。家素富，多出货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责，乡人甚敬之。时盗贼蜂起，路梗不能行。有经过赵郡者，投元忠救援。元忠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名氏，贼自退避。”行旅皆赖以无恐。及葛荣反，元忠率乡党，作垒以自保。坐在榭树下，前后斩违命者三百人，众率遵其约束。贼至，辄击却之。葛荣既平，朝廷以元忠能保护一方，就拜南赵郡太守。好酒，落拓不羁，故无政绩。及尔朱兆杀敬宗，元忠弃官归，谋举兵讨之。会欢东出，元忠谓其党曰：“吾将迎之。”众曰：“欢平日党于尔朱，今来欲复冀州，迎之何为？”元忠大笑曰：“此非诸君所知也。吾将与欢共灭尔朱。闻吾至，欢必倒屣以迎也。”于是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往。但未识元



忠遇欢作何言论，且俟下回再讲。

尔朱兆凶暴，而一无智虑，轻言轻怒，有如小儿，宜欢玩之股掌之上也。天下大器，不可轻视，乃忽立建明，忽立广陵，有如儿戏。沐猴而冠，焉能成事？刘季明配飧之论，侃侃凿凿，不为挠屈，无愧刚直，宜世隆之卒无以难也。



第二十三回 假遣军六镇愿反 播流言万仁失援

话说李元忠迎着欢军，便向辕门请谒。欢以元忠素有好饮之名，疑为酒客，未即接见。元忠下车独坐，酌酒擘脯，旁若无人。谓门者曰：“素闻公延揽俊杰，今国士到门，不吐哺辍洗以迎，其人可知。还吾刺，勿通也。”门者以告，欢遽见之，引入帐中，设酒相酌。觞再行，元忠取素箏鼓之，悲歌慷慨，歌阕，谓欢曰：“天下形势可见，明公犹事尔朱耶？”欢曰：“富贵皆因彼所致，安敢不尽节？”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岂兄弟已来否？”时乾已见欢，欢给之曰：“从叔辈粗何肯来？”盖乾与欢同姓，故称从叔。元忠曰：“虽粗，并解事。”欢曰：“赵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孙腾进曰：“天遣此君来，不可违也。”欢乃复留与语。元忠慷慨流涕，欢亦悲不自胜。元忠因进策曰：“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岂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相委。冀、殷既合，沧、瀛、幽、定自然帖服。惟刘诞性黠，或当乖拒，然非明公之敌。时哉！时哉！不可失也。”欢急握其手而谢之曰：“君如有意，欢之大幸也，敢不如命？”元忠密约而去。欢至山东，约勒士卒，民间丝毫无犯。时小麦方熟，欢过其地，恐马伤麦，亲率士卒牵马步行，百姓大悦，远近闻之。皆曰：“高晋州将兵整肃。”民得安堵，益归心焉。军乏粮，求粮于相州刺史刘诞，诞不与，有车营租米万石，欢命军士取之，诞不能拒。进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开门纳之，奉以为主。时敖曹在外掠地，闻乾与隆之以冀州相让，心大不服，曰：“大



丈夫何事畏人？吾冗懦怯乃尔。”遗妇人服以辱之。欢曰：“彼未知吾心也。”欲遣人谕之未得。

时欢子高澄年十岁，随军中，谓父曰：“儿请招之。”欢许之。左右曰：“公子年幼，敖曹粗勇，去恐有失。”欢曰：“敖曹虽粗，未必敢害吾子。澄虽幼，颇聪明晓事。且不遣澄去，不足以结其心也。”遂命十余骑随往。澄见敖曹，以子孙礼下之。敖曹曰：“公子来此何意？”澄曰：“敢问君家举义，为君乎？为身乎？”敖曹曰：“吾志灭尔朱，以复君仇也。”澄曰：“若然，公之志即吾父之志也。何不同心协力以靖国家，而分彼此为？吾闻识时务者为俊杰，令兄能识之，而公反笑以为怯，何也？吾父今日不命他人来，而遣吾来者，欲申明己意耳，愿公熟思之。”敖曹见公子聪明才辨，气度从容，不觉为之心折。曰：“敬闻命矣，愿从公子同归。”便并马而回。欢大喜，谓敖曹曰：“吾方与子共济大事，子乌得自外。”敖曹再拜曰：“顷见公子，已知公心，敢不尽力？”欢爱其勇，署之为都督，宠任逾于旧人。尔朱兆闻欢已得冀州，兵势日盛，恐后难制，密奏帝加以重爵，召之入京，而后图之。帝乃发诏，封欢为渤海王，征其入朝。欢受王爵，不就征。

再说侯渊进讨灵助至固城，渊畏其众，欲引兵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副将叱列延庆曰：“灵助庸人，假妖术以惑众。大兵一临，彼皆恃其符魔，岂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不如出营城外，诈言西归，灵助闻之，必自弛纵，然后潜军击之，往则擒成矣。”渊从之，出屯城西，声言欲还。次日，简精骑一千夜发，直破其垒。灵助败走，斩之。初，灵助起兵，自占胜负，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



尔朱氏不久当灭。”及灵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捷闻，加兆天柱大将军。兆辞天柱之号，曰：“此叔父所终之官，我不敢受。”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兆乃悦。兆狂暴益甚，将士俱有离心。镇南将军斛律金东奔于欢，劝欢起兵以讨尔朱，欢素知其智勇，引为腹心。有尔朱都获兆疏属，为兆别将，忧兆残暴，灭亡不久，率千骑出并陁，托言巡视流民，东附于欢。欢见人心归附，乃召孙腾，娄昭、段荣、尉景于密室中，谓之曰：“今四方喁喁，皆望吾举义，以除尔朱之虐，为百姓更生，我不可以负天下之望。然镇户暂得安居，必先有以耸动其心，方可举事，卿等知之。”众皆会意而退。乃诈为万仁书，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使人辕门投递，宣布于众，众皆忧惧。又诈为并州兵符，征发迁户讨步落稽，限即日起发。欢发万人将遣，孙腾、尉景为请宽留五日。至期，又将发，孙、尉二人复请再宽五日。又五日，欢令于众曰：“此行再难缓矣。”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众皆号恸，声震郊野。欢乃谕之曰：“与尔俱为失乡客，义同一家。本期终始相聚，不意在上征发乃尔！今直西向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吾何忍见尔等之无辜而死也？”众皆叩头求救，欢曰：“为之奈何？”众曰：“惟有反耳！”欢曰：“反乃急计，然当推一人为主，谁可主者？”众皆曰：“惟大王可为我主。”欢曰：“尔等皆我乡里，久后难制，不见葛荣乎？虽有百万之众，曾无法度，终自败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毋得凌汉人、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然，能不为天下笑？”众皆跪地，顿颡曰：“生死惟大王命。”乃椎牛飧士，建义于信都，然亦未敢显言叛尔朱也。未几，李元忠起兵逼殷州，尔



朱羽生闭城拒守。欢阳为之援，令高乾率众救之，暗使人授意元忠。乾至，元忠败走，乃轻骑入见羽生，相与指划军事。羽生信之，出城劳军，因擒杀之。元忠进据其城，乾持羽生首谒欢，欢拊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广阿。欢于是移檄州郡，抗表罪状尔朱。其略曰：

外拥强兵，虐政遍行四海；内持大柄，凶威上逼九重。豺狼结队，弑君之罪已彰；虺蜴成群，篡国之形渐兆。一门济恶，六合痛心。不加斧钺之诛，难期社稷之安。今臣兵以义举，谋由众定。旌旗所指，逆贼咸除；军旅来前，奸党尽灭。上固天位于苞桑，下救万民于水火。云云。

世隆见之，大惊失色，乃匿其表不上。

且说魏司空杨津，家世孝友，缙麻同爨。门内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津弟兄四人，皆位居三公。孝庄帝诛荣，杨侃预其谋。尔朱兆入洛，侃惧祸逃还乡里，居华阴旧宅。津与兄顺留洛阳，天光守雍州，忌之，杀侃，尽灭其族。致书世隆，世隆遂诬杨氏谋反，遣兵围其宅，无少长皆杀之。闻者无不痛恨。津子毒，字遵彦，年十八，好学多才，时适在外。及归，城门已闭，投宿亲戚家，得免于难。次日闻变，星夜逃走，念当世英雄，以便贺六浑可倚以报仇，遂来冀州。正遇欢出，叩首马前，哭诉家难。欢方起义，正欲收揽人望，知毒为名家子，遂留入府中。毒进讨尔朱之策，皆合欢意，甚敬待之。

尔朱兆闻羽生死，大怒，自将步骑二万，出井陘口，来



攻殷州。元忠畏之，弃城奔信都。兆遂进据殷州，而未敢遽与欢战，求济于仲远、度律。初，二人闻欢起兵，皆笑曰：“此子寻死耳，一鼓可以擒之。”得兆书，相会进兵。欢知兆到，谓众将曰：“今日不得不与战矣。”孙腾以朝廷隔绝，劝欢另立新君，以申号令，庶将士心坚。欢从之，遂立渤海太守元朗为帝，改元中兴。封欢为待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高乾为侍中，敖曹为骠骑大将军，孙腾为尚书左仆射，封隆之为吏部尚书，余皆进爵有差，立澄为渤海王世子。一日，忽报仲远、度律共有十万人马来助万仁。又报世隆遣将军斛斯椿、贺拔破胡、贾显智领兵三万前来，兵势甚盛。欢乃纵反间之计，宣布流言以疑之。言世隆与度律、仲远谋欲杀兆，又言兆与欢暗中通谋，欲杀度律等。当是时，兆军屯于广河山前，仲远、度律营于阳平县北，相去数里。闻流言，各生疑惧，徘徊不进。度律曰：“万仁已与六浑相恶，岂复一心？但我疑可释，而彼疑不解，奈何？”仲远因遣贺拔胜、斛斯椿往释其疑，劝谕再三。兆疑稍解，乃领轻骑三百，与二人同至仲远营。仲远、度律接入帐中，坐方定，未及交言，万仁颜色顿异，手舞马鞭，长啸凝望。忽疑仲远等有变，即起趋出，上马而去。仲远复使椿与胜追之，万仁执二人以归。仲远、度律大惧，各引兵回。万仁归营，欲斩破胡，乃数其罪曰：“尔杀卫可孤，罪一；天柱亡而不与世隆同来，罪二；反为朝廷出力，东征仲远，罪三。吾欲杀汝久矣。”喝令推出斩之。胜曰：“可孤为国大患，吾父子诛之，不以为功而反以为罪乎？天柱之死，以君诛臣，胜宁负王家，不负朝廷，不以为忠而反以为罪乎？今日被执，生死惟命。但大敌在前，王家骨肉成仇，自古及今，未有如



是而不亡者也。胜不惧死，只恐大王失算耳。”兆见其言有理，乃舍之。二人归，见诸军皆去，遂亦还洛。

欢闻之大喜，遂进兵与万仁对垒。将战，欢谕诸将曰：“今日之战，胜则进而有成，败则退亦难保。两路虽退，万仁兵众且强，未易破也，众将勉之。”段韶曰：“大王勿忧，所谓众者，得天下之心；所谓强者，得人之死力。尔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害百姓。大王以顺讨逆，如汤沃雪，何强众之有？”欢曰：“未识天意若何？”韶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万仁自矜其勇，失将士心，智者不为用谋，勇者不为用力，人心已去，天意可知，又何疑焉？”三军闻之，胆气益壮。欢使韶领千骑，先犯其锋。韶便一马当先，直冲过去。正遇敌将达奚承贵。两下交锋，段韶手快，一枪刺死承贵，众兵呐喊，齐赶入阵，奋力乱杀。兆在后军，知前队有失，忙催人马赶上。见一少年将，甚是勇猛，大喝一声道：“何物小子，在此横行？”段韶也不回言，提枪便刺。万仁大怒，随手架开，舞动神枪，连刺几下。段韶不能抵敌，回马便走。万仁喝道：“败将休走！”拍马赶上。只见一支兵横冲过来，当先一将，乃是窦泰，接住万仁便战，韶亦回马夹攻。万仁有万夫不当之勇，岂惧二将。斯时，欢率大军齐进，呼声动地，两下纷纷混战。库狄干见二将战万仁不下，亦来助战。六镇人平日受万仁凌虐，深恨切齿，今日相遇，巴不得杀个罄尽。故人人戮力，各个致死。欢军士无一以当百，兆兵大败。万仁见大众已溃，心慌意乱，只得夺路而走。三将不舍，追至十里外方歇。万仁逃脱，收集残兵，不及三分之一。山东不敢久停，急急逃归晋阳。欢俘甲士五千，收资粮器械无数。诸将人贺，欢曰：“万仁虽未授



首，亦足破其胆矣。然兵以利用，今当乘此锐气，进取相州，以张形势。”诸将皆曰：“惟大王命。”盖相州即邺城，帝王建都之地，故欢急欲取之。但未识此行成败若何，且听下回再述。

高欢处处以收拾人心为务，其器量原是不凡，至起事之初，何等郑重，何等慎密，自能成一局面。若尔朱兄弟叔侄，无非以暴虐用事，一莽之夫，全无算计。万仁有一绍宗而不能用，凶暴粗率，自取灭亡，虽皆挟天子以令诸侯，其相去远矣。